



布老虎传记文库·巨人百传丛书

英雄探险家卷

哥伦布

普彦一编著

Columbu

辽海出版社 ●

引 言

哥伦布，一个多么熟悉、多么响亮的名字！

在西方，哥伦布几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许多地方，包括河流、城镇、学校、广场、街道……都以他的名字命名。大至一个国家，如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远至探索太空奥秘的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据统计，单是在美国，以哥伦布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就在 30 座以上，包括其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至于散布各地的雕塑、纪念碑等就无计其数了。

在美国和加拿大，还有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都将 10 月 12 日定为“哥伦布日”，作为对哥伦布在美洲登陆的纪念假日。这一天是哥伦布 1492 年首次登上美洲的日子。在美国，按照统一休假法案把这个纪念日改定在每年 10 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因此在美国的有些日历上就出现了两个“哥伦布日”。

哥伦布在美国也有被冷落的地方，那就是纽约曼哈顿的“哥伦布广场”。名为“广场”，其实不过是林立的高楼间的一块面积不大也不显辉煌的空地。虽以哥伦布的名字命名却没有什麼特别的纪念他的标志。1996 年 8 月的一天，当笔者寻踪来到这里时，惊讶地发现聚集在这里的竟然绝大部分是华人，有的还是一家三代：老年人坐在长椅上聊天，一位中年妇人推着坐在轮椅上的父亲漫步，小孩在场中嬉戏，年轻人踏着旱冰鞋穿梭其间。我的猜测是可能这里离“中国城”（ChinaTown，即所谓的“唐人街”）很近的缘故。他们来这里显然不是为了凭吊哥伦布，只不过是把这里当做休闲的场所。呜呼！讲求实利的本土美国人似乎把这个地方连同那段历史整个地遗忘了。

哥伦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究竟做了些什么事？世人如何看待他？他的身世充满了疑问。为什么有的人尊崇他为英雄，百分之百的赞美；有的人指斥他为恶棍，显露出极度的敌视？1982 年，联合国就是否纪念哥伦布的决议进行辩论，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家的代表极力赞成；而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却坚决反对，认为没有必要纪念一个十足的殖民主义者；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代表则主张纪念“红头发埃里克”，据说这位 10 世纪末的挪威航海探险家创建了欧洲人在格陵兰的第一个居民点。于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向中国读者，尤其是青少年，介绍哥伦布其人其事，探讨人们对他的如此截然相反评价的原因。

总 序

郭锬权

一个对人类充满美好遐想和机遇的 21 世纪正悄无声息地向我们走来。21 世纪是竞争的世纪，是高科技知识爆炸的世纪。竞争的关键是人才，人才的关键是素质。素质从哪里来？有人说， $3(\text{语文、数学、英语}) + X = \text{素质}$ 。素质=传记人物的 EQ 情怀。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翻阅《巨人百传丛书》书稿，不难发现多数巨人的伟业始于风华正茂、才思敏捷的青少年时期，我们的丛书记录着以下巨人们创造的令人赞叹的辉煌业绩：美国飞行之父、16 岁的莱特兄弟已是多种专利的小发明家；诺贝尔 24 岁首次取得气体计量仪发明专利；爱迪生 29 岁发明电灯；居里夫人 31 岁发现钋、钋、镭三元素；达尔文 22 岁开始环球旅行并伏案构思巨著《物种起源》；克林顿 46 岁出任美国总统；比尔·盖茨 28 岁成为全球电脑大王，并评为 1998 年度世界首富；普希金 24 岁开始创作传世之作《叶甫盖尼·奥涅金》……读着巨人们的一本本使人激动不已的奋斗史，他们追求卓越的精神和把握机遇的能力，使人肃然起敬，这一切对今天的青少年朋友无疑具有启迪、教育和诱惑力。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编撰了这套丛书。获悉《巨人百传丛书》即将付梓，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钰琳先生、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庆刚先生、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康岫岩先生和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曹天任先生先后寄来了热情洋溢的信，对丛书出版寄予殷切的期盼和高度评价。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钰琳先生说：“我们高兴地向广大青少年朋友推荐《巨人百传丛书》。在世纪之交，能有这样的精品丛书陪伴你，是智慧上的愉悦。”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庆刚先生说：“每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人物，都蕴藏着一部感人至深的故事。”

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康岫岩先生说：“高山仰止。巨人是人类的精英。世纪伟人南开中学最杰出的校友周恩来以及毕业于南开中学的四十多位院士校友和各界杰出校友们的业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曹天任先生说：“仔细阅读这套丛书，犹如看到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感受他们的理想、信念、胸怀、情操，这将帮助你学习做人，学习做学问，学习做事业……”

有必要说明的是，《巨人百传丛书》的读者对象为初、高中学生和部分大专学生，因而在传主和传主内容的选择上有针对性的考虑，如果有挂一漏万或不足之处，敬请学界原谅。

1998 年 6 月于盛京

哥伦布

第一章 树立宏愿

1 是谁发现了美洲

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这一论断几乎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在许多国家都有人对哥伦布的美洲“发现权”提出疑问或挑战。其中包括中国人、阿拉伯人、印度人、非洲人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人等。关于谁先到达美洲的问题更有不同的说法。中国学者连云山先生经过考证，在他的著作《谁先到达美洲》（1992，7）一书中提出，早在一千五百八十多年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旅行家、翻译家、地理学家东晋高僧法显就曾到达美洲，比哥伦布早一千多年。他还提出了一个论点，即真正有资格称为发现美洲大陆的人，是印第安人，其他如法显和哥伦布只能称为到达美洲，而没有资格称为发现美洲。

哥伦布不是第一个在美洲登陆的欧洲人，这是《大美百科全书》（1985）的论断。据该书称，在10世纪末和11世纪初，就有从挪威、冰岛或格陵兰的探险家在纽芬兰居留过，而且他们还在北美洲大西洋沿岸的其他地方登过陆。还有证据表明，几乎与哥伦布的第一次航行同时甚至更早一些时候，英格兰西部的渔民就曾到达过北美洲的一些地方。

历史学家的普遍看法是：印第安人的祖先从亚洲出发，穿越白令海峡到达美洲，然后逐渐散布到各个地方。根据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最早的移民的遗骸以及新近从太平洋沿岸的土著人母体遗传基因中发现的线索，科学家证明，最早的美国人是在2~4万年前从西伯利亚经由陆上或越过冰桥迁徙而来。

还有的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先民或跨越陆桥或东航越过太平洋到达西半球成为现在所称的美洲印第安人。他们提出的论据有：中国先民的工具、陶器、饰物、舞蹈建筑等与印第安人的极其相似；美洲秘鲁等地的印第安人举行的太阳膜拜仪式场面与在广西等地发现的铜鼓上镌刻的图案十分近似；印加太阳神殿的建筑方法和格式与中国史前时期的太阳神庙也十分相似。围绕这些问题，学者们还在继续研究和争论。（ChinaDaily， March 18， 1998）

尽管如此，人们普遍认为，哥伦布的航行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探险活动。发现新大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惊人的地理大发现。哥伦布的航行使大西洋和印度洋取代封闭的地中海而兴起，根本改变了东西两半球相对隔绝的状态，全球一体化的格局开始形成。就连断言哥伦布不是第一个在美洲登陆的《大美百科全书》（1985）也承认：“早期的北方航行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在哥伦布发现西印度群岛以后随之而来的是大范围的迅速定居。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这种观点显然也是有局限性的，它只着眼于“定居”（即殖民）的角度看待这一事件。但哥伦布的发现远远超过殖民活动的范畴，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只是在哥伦布远航美洲以后，人们在一种新的宇宙观和价值观的刺激和鼓舞下，海外探险才突破了传统的区域范围并终于实现了两个世界的汇合，将世界联成一个整体。1984年7月，墨西哥的一批著名的历史学家提出建议，将传统的“美洲的发现”改为“两个世界的相遇”，后来又有“两个世界文明汇合”

的提法。围绕是否提“发现”的问题，在墨西哥以至整个拉丁美洲开展了论战。有人认为用“两个大陆相遇”取代“地理大发现”这个学术界长期沿袭下来的术语是不科学的，因为两块大陆不是自发地、无缘无故地相遇，而是在欧洲人到美洲后才汇合的。既然人类都居住在地球上，你不去发现他，他就会发现你，这是客观规律。“相遇”也有主动与被动之分，不能回避发现者与被发现者的区别。有人赞同将“发现”改为“远航”或“首航”；也有人认为“发现”只是反映了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哥伦布的发现粉碎了中世纪狭隘封闭的地域观念，促使欧洲人把目光投向新的地平线。在他首航成功不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人迹罕见的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得到开发，环球航行得以实现，西行到达亚洲的航路得以开通。哥伦布的功绩是不能抹杀的。美国一位研究哥伦布的权威学者萨缪尔·伊利奥特·莫里森这样评价说：“自从奥古斯都·恺撒以来，引导历史潮流的首屈一指的人物当推哥伦布。”

2 哥伦布的出身

关于哥伦布的出身，曾有过种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他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人，有人说他是加泰罗尼亚裔犹太人，还有人说他是希腊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曾经为如何分享这一光荣而争论不休。有 16 个城市声称哥伦布在他们那里出生。但现在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哥伦布是意大利热那亚人。这一点也为哥伦布本人所肯定。他出生于 1451 年，但确切日期不详，据推测在 8 月 25 日到 10 月末中间的某一天。有一份 1470 年 10 月草拟的文件称：多米尼克·哥伦布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公证人面前宣称他当时 19 岁。热那亚是意大利西北面地中海岸边的一座城市，靠山面海，风光旖旎。哥伦布就出生在这座城市东门附近的蓬提切罗街 27 号。初生的哥伦布有一双清澈明亮的蓝眼睛，头发金黄，逗人喜爱。他的教名是意大利文：Cristoforo Colombo（克里斯托弗罗·哥伦波），Colombo 的意思是“鸽子”。他的祖父乔万尼·哥伦布经营毛纺织作坊，1429 年住在旧热那亚城以东五英里处的昆特镇。他的父亲多米尼克·哥伦布在 11 岁左右到一间呢绒作坊当学徒。大约在 1445 年与苏姗娜·枫丹纳洛莎结婚，妻子是纺织工的女儿，三十来岁才生下长子哥伦布。在哥伦布之后还生有二儿一女。哥伦布的父亲除了纺织而外，还经营过一家酒店。多米尼克属于热那亚的中产阶层，是毛纺织工业行会的成员。起初，他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很会盘算，生意兴隆。他的作坊里只有一两台呢绒织机。一开始没有雇佣过帮工和学徒，后来也只是雇佣一两个帮工。父亲从行会买来生羊毛，母子们把羊毛梳洗干净，然后再纺成线，织成毛料。虽然后来哥伦布和他的儿子费南多以及某些传记作家都曾牵强附会地试图把他的远祖往贵族的身份上挂，但可以肯定地说，他的家庭成员及近亲都是社会地位不高的平民百姓。费南多在为他父亲写的传记中称哥伦布曾经在帕维亚大学读过书，这种毫无根据的杜撰遭到普遍

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北部濒临地中海与法国接壤的一个地区，曾经单独立国。现为自治区，首府在巴塞罗那。

的否定。从古至今似乎都有这么一种风气，某人有了一点名气以后，或别人吹捧，或自我标榜为某某“名门”之后。

从 1470 年开始，哥伦布的家庭逐渐陷入困境。1470 年 9 月，多米尼克和一个叫基洛拉莫·德·博多的人发生经济纠纷而面临仲裁以致下狱。这显然是一桩冤案。后来发布的一个文件宣称：因为某些原由，奉热那亚市长和法官之命将多米尼克·哥伦布收监，事后并未查出该多米尼克有犯罪行为，法官下令其取保释放并保证在需要时随传随到。同时对其处以一笔 25 金币的罚款。事后不到一个月，哥伦布代表其父亲在一份法律文书上签字，承认归还在酒店经营中所欠的一笔债务。多米尼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把他妻子作为嫁妆带来的一块土地出售抵债，由此又引发了翌年和妻弟之间的法律纠纷。多米尼克在经济上每况愈下据推测和他酗酒有关。人们也许认为酒店老板必定贪杯。1472 年他欠债 140 里拉。1473 年他卖掉在奥里维利的房子。不久又将第理托的房子出租，搬到离热那亚海岸好几英里的萨沃纳居住，这时他已不再经营酒店。后来连这里也待不下去了，只好到女儿家栖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老多米尼克身染重病，去世时骨瘦如柴，“犹如衣橱中的一具骷髅”。

哥伦布青年时期没有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从小就在家帮助父母清洗梳理羊毛。但他似乎没有一点想要继承父业的愿望，对布料和织机一点也不感兴趣。家道中落和父亲经商的可悲结局激发了他离家出走闯荡世界的决心。他喜欢写字看书。他的家离港口码头很近，那里的见闻引起了他对航海的浓厚兴趣，也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知识。他以后也主要是在社会实践中通过刻苦自学增长才干的。他虽然出生在意大利，但从来没有用意大利文写作过。意大利的方言种类繁多，他所出生的热那亚属利古里亚地区，那里的方言一直没有书面的文字。他讲的热那亚方言，就连意大利其他地方的人也很难听懂。他遗留下来的文字，例如他写给兄弟和热那亚同乡的信件，全是用西班牙文写的。在这些文字材料中，他也使用过许多葡萄牙文的拼写方法和妙语警句。这足以说明他后来到了葡萄牙又学会了用葡萄牙文阅读和写作。他的西班牙文名字是：Cristobal Colon（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哥伦布先后用过的签名有：Colombo, Colomo, Colom, 和 Colon, 这最后一个名字是他特别乐于使用的，他的兄弟无论是在西班牙或是在西印度群岛都常用 Colon 这个名字。有人根据这一事实和哥伦布的性格特征推断他可能是出身于定居在热那亚的西班牙一犹太裔家庭，因为 Colon 是从犹太通用的名字变化来的。值得注意的是，哥伦布本人从未用过英语化的 Colombus（哥伦布）。近年来一些论著以更多更新的材料证明哥伦布的犹太血统。研究表明：哥伦布在意大利居留期间一直讲西班牙语，西班牙显然是他的原籍，大批西班牙犹太难民为躲避宗教裁判所的迫害逃到热那亚定居，哥伦布的家庭当属其中之一。哥伦布成年后经常参加那里的犹太人集会，结识了其中不少航海家和天文学家。

中国近代变法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 1899 年 12 月在首次启程去新大陆途中写过一首诗：《20 世纪太平洋颂歌》，称赞哥伦布发现美洲。

利古里亚是意大利北部濒临地中海的一个地区，面积 2090 平方英里，热那亚为其首府。

宗教裁判所：中世纪罗马天主教审判异端的宗教法庭。

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咄哉世界之外复有新世界，造化乃尔神秘藏！阁龙（哥伦布）归去举国狂，帝者挟帙民赢粮。”梁用“阁龙”指代哥伦布是借用的日文的译音，而日文的译音显然是从 Colon 来的。

哥伦布的家庭对他后来的事业说不上有什么帮助。但他的幸运是出生在欧洲历史上文艺复兴达到巅峰的时期。而这一运动在意大利的发端又比在其他欧洲国家早约一个世纪。这一运动的先驱者有诗人但丁（1265—1321），彼特拉克（1304—1374）和薄丘伽（1313—1375）。几乎与哥伦布同时诞生的有达·芬奇（1452—1519），在他 20 来岁时诞生了哥白尼（1473—1543）和米开朗琪罗（1475—1564）等一大批天才人物。欧洲在经历了一千多年愚昧的中世纪的黑暗年代以后，一大批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对希腊、罗马的文学、哲学、政治、历史、地理、天文、数学、神学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他们愈益深刻地认识到本国文明的局限，由此产生了摆脱思想桎梏、追求自由并极力扩展人类活动空间的强烈愿望。他们的思想、言论和传世之著作开时代风气之先河。所有这些都在哥伦布的思想逐渐趋于成熟的过程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3 初圆航海梦

热那亚自古以来就是地中海岸边的一个重要港口。由于地中海特殊的地理位置——西端与大西洋沟通，东北与黑海相连——从热那亚出发经地中海可航行到英国、法国、挪威，甚至靠近北极区的冰岛。这在当时的地理历史条件下可以说是四通八达到世界各地了。这种环境造就和培育了热那亚人对航海的重视和爱好。

意大利和一些西欧国家历史上并不像后来那么统一和完整，而是分裂成若干城邦或公国，为了扩张和吞并而相互争斗，小小的热那亚共和国在历史上曾多次被外来入侵者攻占，战事频仍。发展航海业，控制制海权是生命攸关的事情。热那亚人从小就渴望着到海上去冒险，以为那里有无穷的财富。男孩们几乎个个都想当水手。而当时的水手可以说是“半个海盗”。年轻的哥伦布在这种氛围中成长，自幼便对航海有着特殊的兴趣。1501 年，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我从小置身海上，为的是在海上航行，且一直坚持至今”，“四十年来，我一直干这一行，走遍了一切可以航行的海洋”，“这种职业，似乎使所有干这一行的人，都产生了一种想知道世界奥秘的心情。”童年时代，他经常在热那亚港的码头上流连忘返，目不转睛地观看挂着各式各样风帆的船只进出港口。来自不同国家和地方的水手、渔民、商贩来来往往，到处都听到不同的口音和语言，意大利语、卡斯蒂利亚语、希腊语、法兰克语……小哥伦布在这种环境中感到一种特别的满足。据他本人晚年自述说，他第一次下海参加航行是在 1461 年，那时他才 10 岁。这一时间是不确切的，对此，他自己就有几种自相矛盾的说法：1461 年，1465 年（14 岁），1469—1470 年（18 到 19 岁），等等。尽管哥伦布的大部分青年时代（从 15 岁到 23 岁）都是在他父亲的纺织作坊中工作，他也经常有机会在贸易活动十分发达的地中海沿岸航行，采购羊毛和酒类。

20 岁过后他参加了去马赛、突尼斯的远航。有人认为哥伦布是“海盗出身”，这种说法引起过一番争论。但在《英国大百科全书》（1964）

中确有这么一段文字：“无论如何，1472—1473 年间，他曾在为安茹王国勒内二世 服役时当过海盗。”有一种说法是：1470 年他在一艘海盗船上效力。根据当时的惯例，这种船一边打仗，一边做生意，一边抢掠财物。这艘船被安茹王国勒内二世所租用，被编入海军舰队，参加安茹王国和阿拉贡王国 的战争。1474—1475 年，哥伦布转到热那亚大商人兼银行家黑人保罗的船队工作，航行到过热那亚当时的殖民地——希沃思群岛中的希腊岛，以及地中海东部一带，还到过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冰岛和北海。

4 拉古什海战九死一生

哥伦布继续不断到各地航行，经验越来越丰富，驾船技术日臻熟练。他从来没有为寻找航海机会而伤脑筋，邀请他出航的船长和船主一个接着一个。他的弟弟巴托罗缪一直对他十分崇拜，到处跟随着他。但他弟弟的特长似乎不在船上，他对绘画制图十分入迷。当他了解到葡萄牙的里斯本聚集着世界各地的绘图能手以后，他就赶往那里去了。

1476 年，哥伦布时年 25 岁，在葡萄牙拉古什附近海面上发生的一场战斗，戏剧性地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哥伦布从希沃斯群岛回到热那亚不久，参加了热那亚出动的一支武装护卫舰队，护送一批珍贵的货物去北欧。这支舰队由一艘武装军舰、三只大帆船和一只小船组成。小船为佛兰德人所有，船名“贝查拉”，由哥伦布任船长。船上乘客大多数是热那亚附近的居民。当时地中海各国相互敌视，关系紧张。护航舰队的主要任务就是防备葡萄牙和法国的阻拦和抢劫。1476 年 5 月 31 日，船队从诺利出发向西航行，经直布罗陀海峡沿葡萄牙南部海岸前进。两个多月以后，8 月 13 日，在拉古什海域快要到达圣·文森特海角时，突然遭到一支葡法联合舰队的攻击。葡法联合舰队由 13 艘战舰组成，装备精良，占有绝对优势。热那亚船队坚持顽强抵抗，战斗十分激烈，持续了一整天，海面上浓烟翻滚，火焰腾空。将近黄昏时，三只热那亚船和四只敌舰均被击沉。哥伦布驾驶的“贝查拉”号船中弹起火，他负伤落水，幸好抓住了飘浮在海面上的一条船桨，经过长时间的奋力挣扎，泅水前进，在漂流六英里之后才在拉古什附近的海边爬上了岸。虽然哥伦布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他的处境极其狼狈，衣衫褴褛，身无分文。于是从拉古什流落到里斯本，幸好被居住在那里的一位热那亚同乡收留。后来又和已经在那里经营书店并绘制地图的弟弟巴托罗缪会合，从此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

5 里斯本——转折点

15 世纪，葡萄牙的里斯本是欧洲航海活动的中心城市，是一个文化和科学高度发达的地方。如果把当时还没有被“发现”的美洲大陆去掉，

安茹王国是法国境内的一个古代公国，勒内国王二世是其最后一任统治者，他死后该公国又被并入法国王朝的版图。

阿拉贡王国是西班牙境内的一个古代公国。

葡萄牙就是地球的末端，真是所谓“天涯海角”了。海上向外开拓扩张是西欧人当时梦寐以求的事业。葡萄牙在这方面具有领先优势，它有很多有利条件：比西班牙早近两个半世纪完成收复失地的战争，从而实现了国内的统一；有许多天然良港；在与北非摩尔人长期的海上征战中锻炼了一批技术超群的海员。但使它不能忍受的是它向东扩展的道路被西班牙强大的卡斯蒂利亚王国 隔断，必须另寻出路。享有“大航海家”声誉的葡萄牙亨利亲王（1394—1460）在 1422—1462 年间为葡萄牙的航海扩张活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魂牵梦绕的愿望是把基督教扩展到非洲进而把摩尔人从北非赶出去，前往非洲大西洋岸的几内亚进行象牙、黄金和奴隶贸易。他相信科学，重视实践，还在青年时期，就曾大胆设想过经海路沿当时还不为人们所知的非洲西部海岸南下，然后向东前往印度、中国和日本。亨利于 1418 年在欧洲西南端离圣文森特海角不远的萨格雷斯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所闻名遐迩的航海学院。碰巧的是几十年后哥伦布在海战中负伤也是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泅水上岸的。这所学院吸引了大批地中海沿岸的探险家、航海家和天文学家。还有为数众多的地理学家、绘图家、建筑家、翻译家，甚至航船上的舵手都慕名而来。他们当中有基督教徒，也有穆斯林和犹太人。亨利资助一个又一个的探险队沿非洲海岸航行，1434 年和 1441 年他的船队先后到达了西撒哈拉博哈多尔角，从那里掠回一批非洲人到葡萄牙作奴隶，从此开始了大规模贩卖奴隶的罪恶勾当。他的下属改进了指南针，研制了 1440 年后普遍航行于大西洋的三桅快帆船。在他的全力支持下，早在 1419 年，葡萄牙人就发现了马德拉群岛。亨利亲王曾先后派人去亚速尔、马德拉和佛得角群岛，建立了深入大西洋探险的前哨阵地。西班牙当然不甘示弱，要与葡萄牙人比个高低。为争夺加纳利群岛，葡、西两国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较量。1479 年，西班牙国王先发制人，派遣船队占领了加纳利群岛，造成既成事实，迫使葡萄牙同意与其签订协议，明确规定这些岛屿归属西班牙。作为交换，西班牙放弃了非洲的几内亚。但是，葡萄牙人仍然保留着马德拉群岛、亚速尔群岛、佛得角群岛作为自己的殖民地。之后，西班牙将其西南部的塞维利亚港逐步建成为与非洲进行奴隶贸易和其他商品交易的中心，其南部沿海省份——安达卢西亚的海外贸易也相应地有了极大的发展，从而逐渐开辟了通往非洲的航线。葡萄牙并不示弱，由于其先进的航海技术和装备，在海洋霸权的争夺上有时还占上风。西班牙在放弃几内亚的同时抓紧时机派出了一支由 35 条快帆船组成的庞大船队满载黄金从那里抢运返国，但被葡萄牙人拦劫，船上黄金被掳掠一空。葡萄牙王室连续不断地向自己的臣民颁发特许证，鼓励人们到海外去寻找和占领任何一个岛屿。西、葡两国的争夺把航海业推到了空前重要的地位。1471 年，葡萄牙人到达了赤道线以南的地方，1484 年到达了刚果河口，1486 年，巴特罗缪·狄亚斯（1450？—1500）发现了好望角，1497—1498 年间，伽马（1460？—1524）绕好望角航行到达印度。16 世纪初，葡萄牙还在远东占领了印度的果阿，并与中国、缅甸、泰国、马来半岛

指非洲西北部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的混血后代，属穆斯林种族。摩尔人于公元 711 年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入侵西班牙；西班牙人反抗摩尔人的战争持续了七个世纪。

西班牙的一个区，范围从北边的比斯开湾一直延伸到安达卢西亚，原为独立的王国。

建立了商务联系。中英鸦片战争以后又趁机占领了中国的澳门。一位生长在海外的华人朋友在到葡萄牙旅游以后回国内探亲，她十分气愤地说：“小小一个葡萄牙竟然占领了中国的土地（指澳门）！”显然她对这段历史缺乏了解，不足为怪。我们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回答她的疑问，那就是：“落后就要挨打，无论国家大小”。可以告慰这位朋友的是澳门很快将要回归祖国了。1998年5月22日，'98里斯本世界博览会在葡萄牙里斯本开幕，主题是：“海洋——人类未来的财富”。是的，海洋再也不是少数列强的势力范围了，中国也不再是那时的中国。中国馆是这次博览会上占地面积最大的馆之一。葡萄牙在这次博览会上用现代化的声光技术，再现了他们500年前航行到达日本的热烈场面。五百多年前他们没能留住哥伦布，从而把发现美洲的荣耀让给了西班牙人，但他们仍不放过这次世界博览会的机会展现他们昔日的功绩。

哥伦布的弟弟巴托罗缪早先就在里斯本参加了热那亚人同乡会，在那里的一家海图编制所工作。哥伦布来到里斯本与其弟会合后逐渐得到当地热那亚同乡的信任。以后，兄弟俩自己办起了一家经济效益颇佳的制图所。通过与许多船长和海员的频繁接触，广交朋友，向他们打听和请教各种疑难问题，获取第一手资料，借以绘制、修正和校订海路图乃至世界各国的地图。在里斯本，哥伦布在他弟弟结识的一个书商家里，阅读了大量有关地理、历史、宇宙、星相等类书籍。他当时的一位朋友称他为“书迷”，说他“极其聪明”，“在宇宙志学和地图绘制技术上才华出众”。与此同时，他还学习了葡萄牙文、西班牙文和一些拉丁文。在不断阅读和写作过程中，后来他对拉丁文的掌握达到了相当熟练的程度。他的天才和勤奋弥补了他所受学校教育的不足。

1478年，哥伦布28岁，已近“而立”之年。他虽年轻，但已有丰富的航海经验，也有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他是一个“身材和面庞都让人感到愉快的青年，身高中等偏上，四肢粗壮，眼睛有神，面庞上的其他器官端端正正；头发橙黄色，面色微红，有几点雀斑；非常健谈，机敏，聪明，精通拉丁文，熟知宇宙志学；高兴时非常和蔼，生气时异常暴躁”。他的儿子费迪南在为他写的传记中这样描写他：“身躯健壮，身高中等偏上，脸长，颧骨高，肥瘦适中。鹰钩鼻，眼珠淡蓝，皮肤白皙，激动时脸色泛红。年轻时头发金黄，但到30岁便全白了。个人的饮食和衣饰方面十分克制节省。在生人面前，谈吐谦恭礼貌，与家人谈话和蔼亲切，但保持着令人愉快的适度尊严。对宗教事务极其严格，遵守斋戒规定。在他谈论教规仪式时表露出的神态很有可能被当做是一位修道会成员。”

关于哥伦布头发的颜色其说不一，还有人说他是红头发，对此不必深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年轻时的哥伦布很有几分“帅气”，显然是他的英俊外貌打动了一位姑娘的芳心。

在里斯本，哥伦布经常去一个座著名的修道院做弥撒。修道院里的修女的丈夫或父兄作为骑士团的成员正在东部前线与异教徒作战。这座修道院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修女们十分注重德性的修养和贞操的保持，

在社会上享有极高的声誉，自然成了一些雄心勃勃的海员们追求的对象。也就是在这里，哥伦布结识了费莉帕·佩雷斯特雷洛·伊·莫尼斯小姐。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两人产生了爱慕之情，不久就结了婚。婚礼在里斯本圣·雅克骑士修道院的小教堂里举行。结婚是哥伦布生活的重要转折点，为他打开了跻身上流社会的大门。婚后，哥伦布住进了莫尼斯家宽大的府第，让其弟弟单独经营他俩合伙的制图所。

莫尼斯出生于贵族家庭，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和上层有广泛的联系和交往。莫尼斯本人是里斯本大主教的堂妹。莫尼斯的母亲伊萨贝拉·莫尼斯是皇室的远亲。父亲巴托罗缪·佩斯特雷洛原来就是亨利亲王属下出色的航海家，是他发现了圣港岛并被任命为该岛首任总督以示嘉奖。圣港岛属于马德拉群岛中之一个，距离主岛大约 30 英里。巴托罗缪·佩斯特雷洛在马德拉群岛其他地方还拥有地产。他于 1475 年去世，但其总督职务是世袭的，现在由他的儿子即莫尼斯的弟弟接管了权力。哥伦布和妻子、岳母起初居住在里斯本。他从岳母那里得到了大量岳父遗留下来的航海资料和海图，进一步丰富了航海知识，也更加激发了他想要发现和开拓新的岛屿的热情。后来哥伦布夫妇迁居圣港岛。这里环境幽雅，林木葱郁，庭园里种满花草，院内处处可见高大挺拔的棕榈树，确实是别有一番风情。婚后生活甜蜜温馨，使他这个长期过着漂泊生活的“流浪者”心灵上得到了一丝安慰。他俩惟一的儿子迭戈 1480 年就在那里出生。哥伦布在此居住了二三年，一边从事商业活动，一边利用那里特殊的地理位置仔细观察研究西北信风的特点。同时，他大量时间都埋头于他岳父书房里的书籍和地图中。妻子对他十分关心体贴，也支持他的航海理想。在他阅读的过程中，妻子进进出出都放轻脚步，有时还帮助他查找需要的资料，和他一起讨论疑难问题。

除了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外，无论婚前婚后，哥伦布都十分重视参加航海实践活动。1477 年，他随一条葡萄牙商船航行去了冰岛和爱尔兰。1478 年，一位住在里斯本的热那亚商人委托他驾船去马德拉群岛购买食糖运往热那亚。1480 年以后，哥伦布再度多次出海。后来，在王室御医和一位朋友的帮助下，他被介绍给葡萄牙未来的约翰二世——约翰王子。这次见面时间很短，但他给王子却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后来就任命他为一艘皇家帆船的副船长，沿非洲海岸线去几内亚，到达了葡萄牙国王在黄金海岸建立的贸易站和圣·乔治·德·米纳要塞。在去非洲航行的过程中，哥伦布花大量时间详细记录了海岸线上的各个细节，在他的地图上补充了许多说明。

帆船回到里斯本，带回黄金、象牙、香料、胡椒，还有一批奴隶，收获很大，但哥伦布似乎并不满足。宁静舒适的家庭生活并没有泯灭哥伦布的雄心壮志。他的心就像大西洋冲击着圣港岛的波涛那样躁动难平。

6 西航之念

欧洲和亚洲是连成一片的，即所谓的欧亚大陆（Eurasia）。它包括从葡萄牙到堪察加半岛，从挪威到马来亚这一大片陆地。西班牙和葡萄牙处在这片大陆的最西边——远西，而中国和日本则处在这片大陆的最

东边——远东。这东西两端的距离是如此之遥远，路途是如此之艰险，在哥伦布以前时代，很少有人能穿越它从一端平安地到达另一端。意大利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1254—1324）是少数完成这一壮举的杰出人物。但据现有资料，在意大利以西的国家，即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哥伦布以前，迄今未发现有人到过远东。西哥伦布却立志于走一条和马可·波罗方向相反的路线，经海上从远西到远东。

自古以来，有关欧洲西边的大洋就有过种种的传说：8世纪，七位西班牙主教带领一批基督教徒来到大洋中一个叫做安蒂利亚的岛上居住，以逃避西班牙的征服者——摩尔人的迫害。这个安蒂利亚岛可能是根据柏拉图所描写的一块已经消失的大陆——阿特兰蒂斯——演化而来。1455年印制的一幅大西洋地图上明明白白地画上了安蒂利亚岛，这张地图至今完好地保存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另外还有6世纪传教士布伦丹乘牛皮筏从爱尔兰出发，经过冰岛、格陵兰，横渡大西洋到达纽芬兰的传说。“七城之岛”是传说中直布罗陀海峡以西的一个岛。8世纪初，摩尔人击败基督教徒以后占领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七个主教一起逃到大西洋中一个遥远的小岛上建造了七座基督教的城市。哥伦布从小就被这些神奇的故事所吸引。

据估计，哥伦布在从葡萄牙去冰岛的航行途中即已萌生向西航行前往东方的想法。1477年2月，他到达冰岛，即当时的“图勒”岛（意即极北地区）。他的儿子费南多后来曾经摘录哥伦布的一封信说明此次航行的收获：“1477年2月，我航行到图勒岛以远100里格的地方，这里的南部距离昼夜平分线是73度，而不是有人所说的63度，而且其位置也不在托勒密所说的西半球，而是在西半球界线之处很远处。英格兰人，主要是布列斯托尔人，带着他们的货物来到这面积和英格兰不相上下的岛屿经商。当我到达该岛时，海面尚未结冰。潮汐涨落达26英寻⁻。”

另外，他妻妹的丈夫曾经告诉他，说在圣港岛外发现了雕刻粗糙的木块的残片，雕刻明显地不是用刀完成的，木片被强劲的西风刮过来。又有人告诉他说在大西洋里捡到的特别粗大的甘蔗和许多明显不是生长在旧大陆的植物。海浪还把两具尸体冲到了亚速尔群岛，这些人的脸型与欧洲人和非洲人都不同，显然来自大洋西边。

哥伦布在马德拉岛居留期间，一天，一艘被风暴袭击得残破不堪的小船靠了岸。船上还有5个幸存者，他们受饥饿和疲惫折磨已经濒临死亡的边缘。哥伦布把他们带回家，悉心照料他们，但已于事无补，他们一个个先后死去。那艘船的舵手是一个来自韦尔瓦的西班牙人，名叫阿隆索·桑切斯。他临死前断断续续告诉哥伦布说，他们的船从西班牙出发时船上有17人，目的地是英格兰，是一次贸易航行。船进入公海后遭遇强劲的东风，28天中连续被刮向西边。后来桑切斯和他的船员猛然看见一些小岛，便在那里登岸寻找淡水和木材。返航的路程倍觉艰辛，逆风和巨浪使他们完全不辨方向。桑切斯在叙述这一段经历时已经极度虚弱，对那些岛屿的位置已说不清楚。他只依稀记得岛上有一些赤身裸体

里格：古代长度单位，一里格合3.18海里。历史学家们经过反复研究认为哥伦布所用的里格为2.67海里。
一英寻合1.829米。

转译自：TheHistorians'Historyof theWorld，London，TheTimes，1908年版，第146页。

的土著人。他还应哥伦布的请求支撑着虚弱的身子画了一张简单的示意图，此事对哥伦布印象至深。

也就是在 1481 年，一个名叫马丁·贝汉姆的德国人来到里斯本。此人博学多才，在航海术、地理学、制图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约翰国王任命他为一个专门委员会的顾问，要他深入钻研航海技术。他编制的海路图比以往的精确，他改进了造船术和航海仪器，其中包括以铜质星盘代替此前一直使用的木质星盘。哥伦布与贝汉姆的会见使他受益良多，此后不久，他就把西航的梦想逐渐变成了略具雏形的计划了。

1483 年，哥伦布从黄金海岸返回不久，他的妻子——费莉帕在里斯本因肺病溘然去世，对他的感情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对西航计划的专注使他从丧妻的悲痛中逐步得到解脱。

一种圆环状带刻度和指针的仪器，原为测量天体高度的观象义，哥伦布等人用其测定在海上航行时所处的纬度。

第二章 初次受挫

1 黄金和香料的诱惑

在里斯本，哥伦布读了马可·波罗的游记而对东方心向往之。现今保存在塞维利亚城哥伦布图书馆中一本拉丁文的《马可·波罗游记》留有哥伦布的亲笔批注二百六十多处。有人说，这位新大陆的发现者如果不是手里拿着“游记”，至少也是头脑和心胸里装着这本书开始他的远航的。后来哥伦布曾引用过马可·波罗对东方动植物群落的描述，证明他确实发现了“印度”。他甚至把他西航的发现计划称为“印度事业”。所谓“印度”，指的是东亚大部分地区，其中包括印度、中国、日本、缅甸、印度尼西亚、摩鹿加群岛等地区。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说的“契丹”指中国，“西潘古”指日本。

15 世纪，从中世纪进展过来的欧洲工商业迅速发展，很快就以农业经济和易货贸易发展为新的资本主义时代，这时黄金成为主要的流通手段——货币。欧洲年轻的君主们过着奢侈的生活，他们穿戴金银珠宝，特别喜爱东方的香料。与黄金同等重量的香料可以卖到与黄金相同的价格。社会上层追求豪华和财富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人人渴望发财。一种最吸引人的行业就是和亚洲贸易。意大利各大城市，首先是热那亚和威尼斯，就是靠与东方的中介贸易而兴盛起来的。东方的香料：胡椒、丁香、肉桂、姜、肉豆蔻，成了富人喜爱的调味品。在冷藏技术发明以前，香料还是人们保存食物不可或缺的东西。他们为少许香料不惜花费巨款。阿拉伯和印度的化妆品，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锡兰和摩鹿加群岛等地的金、丝绸、棉布、药物、漆器、染料等等在欧洲有大量需求。马可·波罗关于西潘古的描述在欧洲广为流传：“据有黄金，其数无限……金多无量，而不知何用……君主有一大宫，其顶皆用精金为之……宫廷室内地铺金砖，以石代板，一切窗棂亦用精金……亦饶有宝石珍珠，珠色如蔷薇，甚美而价甚巨，珠大而圆……”

恩格斯说过：“15 世纪末封建制度受金钱从内部破坏和腐蚀到什么程度，可以从当时风靡西欧的黄金狂明显地看出来。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求黄金；黄金是把西班牙人赶过大西洋到美洲去的那种神秘咒语，白人刚一踏上新发现的海岸，头一件要求就是黄金。”

哥伦布在 1503 年寄自牙买加的信中说：“金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可见，黄金是哥伦布冒死西航东方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看，可以说是先进的东方，落后的西方。欧洲人对东方的一切都怀有强烈的求知欲。除了珍贵的商品外，亚洲人具有高超的航海和造船术，有火药和大炮。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交流和贸易十分便利，有三条商路可通：一条路是从中亚由陆路沿里海、黑海到

转引自《世界通史》，苏联科学院主编，第 4 卷上册，三联书店，1962，第 98 页。

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18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151 页。

《世界通史》，第 99 页。

小亚细亚，骆驼队可顺利通行；另一条是先由海运至波斯湾，然后经过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到地中海东岸叙利亚一带；还有一条是先由海路到红海，再由陆路到埃及亚历山大港。东西方的贸易在红海以东由阿拉伯商人控制，而地中海的贸易则由意大利商栈垄断。

可是到了 1453 年，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之手，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占领了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隔断了上述三条古老商路，也就隔断了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国家（包括热那亚和威尼斯）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香料之路，东方进口的商品：丝绸、香水、香料和挂毯价格急剧上涨。

欧洲人迫切需要另寻前往东方的通路。

2 托斯卡内里的书信和地图

1474 年，哥伦布同意大利佛罗伦萨一位博学的宇宙志学家保罗·托斯卡内里通信，更加坚定了他西航去印度的决心。托斯卡内里原先就有过西航前往东方的构想。哥伦布向他多次写信请教，后者鼓励他西航的计划。为了说明西航到达印度的可能性，托斯卡内里赠送他一幅新绘制的世界地图。这张地图部分根据于古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托勒密的地心宇宙体系，部分根据于马可·波罗的叙述。在这张地图上，亚洲东部海岸被画在非洲和欧洲西部海岸的前面，两个海岸之间只有很小一块海洋，而西潘古、安蒂利亚等岛屿都在这个海洋里面。

哥伦布收到托斯卡内里的地图和信件后大受鼓舞，因为托斯卡内里是当时公认的最杰出的宇宙志学家。这些信件和地图一直是哥伦布证明自己主张正确的重要依据，在他后来的几次航行中他总是把它们带在身边。

哥伦布相信，只要按照托斯卡内里赠送的地图，沿着北纬 28° 的航线一直向西航行就可到达马可·波罗所说的“大汗”版图内的“蛮子省”和西潘古岛屿——那些富足之地。

托斯卡内里有一封十分重要的信，是 1474 年 6 月写给葡萄牙一位宫廷牧师马丁·费迪南的。这封信被密藏在一间叫做“地图室”的屋子里。哥伦布利用他妻子的亲戚在宫廷中的关系，看了这封信。那封信写道：

我知道，这条道路的存在是基于已被证实的学说，即地球是圆形的。尽管如此，为了便于完成这个事业，我寄给国王陛下一幅我亲手绘制的地图。在这幅地图上标明了我们的海岸和岛屿。从这些海岸和岛屿出发，你们应当不停顿地向西航行。那地图同时也标明了你们要抵达的地区。你们必须在远离极地和赤道的地方停下来。那地图还表明为到达盛产香料和宝石的国家你们要行驶的路程。您不必感到惊奇，我把生产香料的国家称作西方，而人们通常把这些国家称作东方，因为人们一直向西航行，向大洋的彼岸和地球的另一半的西方就可以到达东方的国家。可是，如果您沿陆路行进，经过我们这一半地球，那么“香料之国”将在东方……

托斯卡内里在信中还说，从里斯本起西行共有 26 个等分，每个等分

奥斯曼帝国又称土耳其帝国（1299—1919），幅员辽阔，极盛时横跨亚洲西南部、非洲东北部和欧洲东南部，崇奉伊斯兰教，攻占君士坦丁堡后立此地为首都。

相当于 250 海里，总计为 6500 海里。从安蒂利亚岛到西潘古共有 10 个等分，即 2500 海里。托斯卡内里说他的地图标明了西航的出发岛屿和一定会到达的地方，也标明了航行时在北极和赤道之间应当偏移的程度。鉴于哥伦布事实上是从加纳利群岛出发的，可以设想托斯卡内里所说的“出发岛屿”也就是加纳利群岛，他计算的纬度是第 28 纬度线，正好是这些岛屿所处的位置。在这一纬度线上，1 度大约等于 50 海里。如果人们接受哥伦布的说法：赤道上 1 度为 $56\frac{2}{3}$ 海里的话，可以判断托斯卡内里采用了马可·波罗书中对西潘古的定位描述：“公海中朝西离大陆 1500 海里的一个岛屿。”这一距离等于托斯卡内里的六个等分，余下的十个等分则是安蒂利亚岛和里斯本之间所处所在的子午线上的距离了。

在里斯本，哥伦布还深入钻研了红衣主教皮埃尔·达利的一本著作《世界的形象》。这也是哥伦布多年来随身必带的一本书。书中断言，欧洲与亚洲之间的海是狭长的，从摩洛哥到亚洲东岸的海路在顺风的情况下只用几天就可渡过。书中留有哥伦布的亲笔批注 898 处。这本书现在也保存在塞维利亚。

哥伦布逐渐形成了他对地球和世界地理的基本认识：

1. 地球是圆形的；2. 远西（西班牙）和远东（“印度”，即亚洲）之间陆地距离很长；3. 西班牙和“印度”之间海洋距离则很短；4. 一经度的长度是 56 海里，这里所谓的“海里”并非阿拉伯单位，即 1975.5 米，而是意大利单位，即 1477.5 米。如果是阿拉伯单位则这个数字就相当精确了。意大利单位则使他计算的赤道长度少了大约四分之一。哥伦布计算的西班牙和“印度”之间的陆地距离为 828 经度，给海洋距离只留下了 78 经度。这些错误造成的结果是：加纳利群岛到印度的距离大约是 3900 海里，恰巧接近于到美洲的距离。

18 世纪法国著名的地理学家让·巴吉斯塔·安维里这样评论说：“一个极大的错误导致了一次极其伟大的发现。”

3 基督的使者

虽然哥伦布从托斯卡内里的书信和地图中，从达利的《世界的形象》一书中学到了许多，但他依然把他认识的形成功归于先知以斯拉的启示。他少算了从加纳利群岛到“印度”的距离。碰巧的是，这一错误又大致和以斯拉所说的地球是由六分陆地一分海洋组成的论断相符。哥伦布可以说是一个中世纪衰落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过渡型的人物，他保留了中世纪骑士的护教传统，又带有近代新兴资产阶级强烈的进取冒险精神。

哥伦布把发现美洲归功为上帝的启示。1502 年，在他第四次航行到达美洲以后写给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和王后伊莎贝拉信中仍然这么写道：

《世界探险史》〔苏〕约·波·马吉多维奇著，屈瑞云海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42 页。

Esdas 或 Ezra，以斯拉，《圣经》的作者之一，“是一位精通上帝法律的学者”。《圣经·旧约》中译本，1979 年版）。

见《圣经》以斯拉著作第 42 和 27 节。

“无论是理念，或是数学，抑或是地图，都于我无用。只有先知以赛亚的话现在才完满实现了。”

哥伦布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坚信上帝赋予了他一项神圣的使命，将“耶稣的光辉”带到那些尚待发现的地方。他自认为，他是上帝的使者，他本人的名字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就有“基督(Christ)信使”的涵义。他在第四次美洲航行日记中这样写道：“陛下，您们都是天主教徒。诸位贵族王公都是虔奉神圣的基督教信仰，并推动其传播，都是穆罕默德派与其他偶像崇拜的异端的仇敌；决意派遣我，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前往印度，谒见诸君王，访问各地城市及其风土人情，旨在使他们皈依我们神圣的信仰……”“在我们的主面前，我希望这次航行将给基督教带来莫大的利益，因为现在它已经给基督教带来了利益。”也是在1502年，哥伦布致信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说他是“圣三位一体和神圣基督教的光荣，希望主能够把他的圣名和福音传遍宇宙”。

每做一件庄严的事以前，他总要说：“以圣三一的名义，我将去做此事”或“这事将要实现”或“愿这事实实现”。在他写的每一份文件开头，他总要写上这样的字句：“天父基督，圣母玛利亚敬请一路照料我们”。有时，他用的誓言是“我以圣·费南多的名义起誓”。当需要肯定重要事情的真实性时，特别是当他给国王和王后写信时，他总是说：“我发誓此事是确实的。”他严格遵守教堂的斋戒规定，经常忏悔和交心，像教堂执事和僧侣一样地遵守教规，憎恶亵渎上帝的言论和虚伪的誓言。他特别忠诚于圣母玛利亚和圣父。他对神赐的利益显现出特别的感激之情。他经常说上帝对他就像对待大卫那么好，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句口头禅了。每当黄金或贵重物品送到他面前，他总要走进礼拜堂，跪到地上，并要求旁边的人和他一样做，口里一边说：“让我们向主表示感谢，他赐福予我们，我们有幸获得发现这么多财宝的机会。”“他极其热忱地向上帝顶礼膜拜；他努力使印第安人皈依耶稣基督，把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扩展到每一个地方。他特别忠诚于这么一种希望，即上帝赋予他帮助夺回圣地的神圣使命……他是一个有伟大精神、崇高思想的人，自然可以承担大任，这从他的生活、行动、著作和言语中是显而易见的。他有耐心和耐性……他很快忘记伤害，他所求于别人的不过是要那些开罪他的人最终能认识自己的错误后与他和解。在他所遭受的无数苦难和厄运中，他总是十分坚定和克制，对天父深信不疑。我从他本人那里，还从1493年与他一起返回伊斯帕尼奥拉岛定居的我的父亲那里，还从陪伴他为他效劳的人那里了解到，他对国王和王后是一贯忠贞不渝的。”

以上一段话是巴特罗缪·德·拉斯·卡萨斯(1474—1565)在《西印度群岛史》一书中对哥伦布的描述。此人是多米尼克派教士、历史学家，同情拉丁美洲印第安人。他18岁时在街上目睹哥伦布从美洲凯旋的盛况，对其十分敬佩。他的父亲和叔父曾随同哥伦布进行第二次航行到

Isaiah，以赛亚，公元前八世纪犹太地区希伯来人的先知。

《哥伦布航海日记》，孙家堃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基督教)三位一体(即圣父、圣子、圣灵合成一神)。

David，大卫，古以色列国国王，定都耶路撒冷，据基督教《圣经》载，系耶稣的祖先。

达美洲。1502 年，他自己也到了西印度群岛并被委任为当地的第一任教士，他在那里生活多年，目睹西班牙人对印第安人的种种暴行，激起印第安人的反抗。他从 1527 年起开始收集资料，撰写《西印度群岛史》，直至 90 岁，详细记录了在那里的所见所闻。

哥伦布的宗教热情是和欧洲基督教的扩张精神分不开的。欧洲基督教具有宇宙神教性质，从一开始就宣称是世界性的宗教。欧洲在哥伦布生活的时代从整体上说是基督教的世界。虽然当时的欧洲在政治上并不统一，基督教本身有罗马天主教和希腊东正教的分歧，但他们有着悠久的十字军东侵的传统。15 世纪西欧的海外扩张从一定的意义讲是这种传统的延续。上帝与金钱可以说是促使欧洲人开始其海外事业的主要动机。自从十字军东征失败以后基督教徒被迫离开圣地，以致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的陵墓和他的诞生地都落入异教的土耳其人手里。这使他们日夜不安，一心要想收复失地。在上述拉斯·德·卡萨斯对哥伦布的赞扬中特别提到了这一点。还有一种说法是：哥伦布发现美洲不是偶然的，而是上帝有计划的安排。他自己感觉到是上帝直接授予他这一毕生为之奋斗的使命。

4 壮志难酬

为了实施前无古人的“印度事业”计划，哥伦布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就他个人来说，他太穷了，没有能力承担这么大笔费用。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哥伦布都无所作为。空有计划而不能采取行动无异于“纸上谈兵”。在当时，这样的“事业”只能由某一个王权国家才承担得起。如果真是发现了新的岛屿，王室也就获得了新的领地，发现者也可因自己的功劳得到王室授予的荣誉和赏赐。

他首先想到的是他已居留多年、已有一定人缘关系、而且素以航海闻名于世的葡萄牙。但当时在位的葡萄牙国王阿尔丰索已近晚年，又忙于与西班牙的战争，无暇顾及这庞大的西航计划。此外，他当时十分热衷于非洲沿岸的航行；为此，人们给他取了一个“非洲人”的绰号。葡萄牙人想要霸占整个非洲沿岸。60~70 年代他们到达几内亚湾并通过赤道，将非洲一些海岸命名为“象牙海岸”，“奴隶海岸”，“黄金海岸”，“胡椒海岸”。1470 年，阿尔丰索任命了他的儿子——未来的约翰二世——负责远征与发展事务。也就是这位王子，后来在与哥伦布见过短暂一面以后，派他去了非洲的圣·乔治·米纳要塞。当时人们对深入南半球的航行都还心存恐惧，更不用说西航进入无边无际的“黑暗海洋”，去寻找那些传说中的虚无缥缈的岛屿和陆地了。

1481 年，年轻的约翰二世继阿尔丰索登上了王位，时年 25 岁。约翰二世在葡萄牙历史上享有“完美国王”的美名，身材修长，五官匀称。头发金黄，但到 37 岁时，须发中已出现缕缕银丝。这副仪表增加了他的威严，发怒时更加令人感到可畏。他是大航海家亨利亲王的侄儿，很可能从其叔父那里继承了航海的热情。他一直想开辟绕道非洲前往亚洲的

指基督教徒在教皇的号召下 11~13 世纪为从穆斯林手中收复圣地耶路撒冷举行的多次军事远征。

航道。1488 年，巴托罗缪·迪亚士 到达好望角，绕过该角进入印度洋，到达东非海岸，因船员出于对前途的恐惧拒绝继续航行不得不返回里斯本。

约翰二世的登基对哥伦布来说无疑是天赐良机，于是哥伦布向这位国王呈上了他的计划：向西航行，沿途发现新岛屿，再到达“西潘古”。约翰二世设有一个专门的咨询机构——“数学委员会”——从事航海技术的研究。这个机构由三人组成：国王的两名犹太籍御医罗德里戈和比西尼奥，另一位是先后任休达和维赛乌主教的卡斯蒂亚籍教士奥尔蒂斯。罗德里戈和比西尼奥都是葡萄牙国内最有才能最有名望的天文学家和宇宙志学家。奥尔蒂斯不仅是主教，而且也是科学家。

哥伦布获准晋见约翰二世，这是在王子办公室里的一次单独召见。哥伦布当时是 27 岁，中等偏高的个子，长方脸，鹰钩鼻，颇有几分帅气。因为终于有了机会当面向国王陈述自己的理想，他穿上了一身崭新的漂亮衣服，一双蓝色的眼睛闪烁着兴奋的光芒。王子没吩咐他坐下，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着他。关于他的情况，王子虽然见过他，但了解不多，从他的大臣和密探那里听说了许多，他也并不完全相信。他似乎想要亲自考察那些人告诉他的话是否真实。

王子询问了他的出生地方，他的水手经历，他读过的书，会使用的语言，甚至于宗教信仰，最后才问到他的计划。

“哥伦布向葡萄牙国王提出了自己的计划，他准备做的事情如下：走西路向南极或南方航行，将能发现大片土地、岛屿和大陆，这些地方非常繁荣，富有金银、珍珠和宝石，以及无数的人口；从那条路走，就可以到达印度的国土，就可以到达西潘古这个大岛和大汗的各个王国。”

哥伦布发现王子思维敏捷，博学多才，倾听他说的每一句话，注视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尽管哥伦布对自己的计划信心十足，但在很多细节上也只能是含糊其辞。面对着威严高大的国王的咄咄逼问，“可以想象到当时他那带有雀斑的脸皮被憋得通红的情景，可以想象到他的蓝眼睛如何不断眨巴的情景，可以想象到他那如同雷声轰鸣但又模糊不清的陈述。

“但是，这种情景正好反映了他的自信。他愈是难于表达自己的幻想，这种幻想在他那充满想象的眼睛里就愈加清楚；对他的信念怀疑愈多，他的信念在这些怀疑中就更加坚定。”

哥伦布提出，如果国王给他提供舰只和人员，他将开辟一条直接向西跨越大西洋到达印度的航路，这比绕道非洲去印度的航路更短。他以丰富的想象力描述了亚洲的范围，特别强调了他第一个要到达的岛屿——西潘古——的巨大财富。关于此次国王召见哥伦布的情况，哥伦布的次子费南多和葡萄牙的历史地理学家约翰·德·巴罗斯的叙述有所不同。

据费南多说，国王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哥伦布的介绍，但对于实行这一计划要耗费大量金钱则认为不可取。因为葡萄牙正在进行的经非洲

巴托罗缪·迪亚士（1400？—1500）葡萄牙航海家，发现好望角。后来在一次海上航行中丧生。

《哥伦布评传》第 145 页。

《哥伦布评传》第 137 页。

开辟印度航线的计划尚未完成。旷日持久，耗资巨大，不宜另有新的大规模的举措。但哥伦布的论据充分，对国王确有吸引力。分歧产生在谈判条件上。哥伦布性格高傲，要求事成以后国王授予很高的荣誉头衔。按费南多的说法，他的父亲希望在他身后给他的家族留下一份和他的功劳相称的高尚名誉。

而巴罗斯则认为国王受了哥伦布的蒙蔽，他说：“看到这位哥伦布是个炫耀自己本事的夸夸其谈的人物，看到他所说的西潘古岛全是假设和幻想的东西，国王不大相信他的话。”巴罗斯又补充说：“尽管如此，鉴于他不断请求的劲头，国王让他去见休达的主教唐·迭戈·奥尔蒂斯，梅斯特雷·罗德里戈和梅斯特雷·何塞·比西尼奥，这些人懂得哥伦布所说的宇宙志问题和他的发现。由于哥伦布所讲的东西都是他个人的想象和马可·波罗已经讲过的有关西潘古岛的情况，这几个人很自负，都不相信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的话。”但是，哥伦布的论辩对约翰二世的确产生了效果，他把此事移交给“数学委员会”。但该委员会的结论是：哥伦布的计划纯属子虚乌有。国王对此结论并不满意，召集了一批学识渊博的人参加的国务会议，亲自听取他们的辩论，以便决定是否接受哥伦布的建议，开辟新的航线，或者是继续延伸原来的航线。正当此时，葡萄牙远航船队沿非洲海岸航行不断取得进展的消息传来，葡萄牙人大喜过望，以为由此前往印度已指日可待了。在这种情况下，会议批驳了哥伦布的计划，指出他对航线距离和航行时间的计算均有错误。哥伦布估计的距离是2400海里（4400公里），需要的航行时间大约一个月。而约翰二世身边的谋士们认为他们的计算更加准确，距离是1万海里，需要四个月的航行时间。这样的远航在当时的条件下被看作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结果是哥伦布的计划遭到拒绝。

哥伦布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向葡萄牙国王要“价”过高。他提出：首先，他要求国王封他为佩戴金马刺的骑士。第二，哥伦布要求得到贵族的称号，人们要称他为唐·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他的继承人姓名前面也要冠上唐这个尊称号。他还要求得到海洋统帅的头衔，拥有与卡斯蒂利亚的海洋统帅们同样的优越地位或特权、优惠和权利。此外，哥伦布还要求任命他为他所发现的所有岛屿和陆地的终身副王和总督。他要求的物质利益是：在上述他的领域之内，国王得到的所有金子、银子、珍珠、宝石、金属、香料和其他任何有用的东西，十分之一归他所有。最后，他要求授权他对此项事业的所有费用负担八分之一的份额，事成之后据此得到八分之一的收益。

眼见国王约翰二世仍对哥伦布的计划颇为动心，这时一位深受国王信赖、名叫卡尔扎地格利亚的博士给国王出了一个阴险狡猾的“一箭双雕”的主意：暂不通知哥伦布关于拒绝他的计划的决定，使其在悬念中等待答复；与此同时，秘密派遣船只按哥伦布指出的方向航行，以此验证其航行方案是否有合理的根据。这样做，既可充分利用其计划可能带来的好处，而又不致让葡萄牙王室因和哥伦布这样出身卑微的人进行谈判而降低威信。于是，哥伦布被要求提供详细的航行计划，包括标明航

《哥伦布评传》第147~149页。

当时加在西班牙人名前表示身份高贵。

线的海图和有关文件，供国务会议审核。当这一切资料都弄到手以后，一艘三桅快帆船出发了。公开的目的是向佛德角群岛运送补给，暗中得到的命令是按哥伦布提供的航线开行，以确定其可行性。从佛德角群岛开航以后，该船才向西行几天就遭到狂风巨浪的袭击，船长们丧失了继续前进的勇气，赶紧返航。回来以后，他们反过来嘲笑哥伦布的计划“荒唐”。

哥伦布得知事情真相后，明白自己上当受骗，大为恼怒，一气之下拒绝了约翰二世国王重开谈判的一切提议。此前，他的妻子的逝世已经使他和葡萄牙宫廷的联系中断。他决定离开这个如此不讲信义的国家，到别的地方去谋求支持。他必须避开国王约翰手下的暗探，这些人是无孔不入的。他秘密离开里斯本。

1484年年末，哥伦布带着只有5岁的儿子迭戈离开里斯本。他从陆路向南走，然后在紧靠韦尔发和巴洛斯的地方越过国境，进入西班牙，他对这一地区很熟悉。走陆路是为了掩人耳目，因为葡萄牙人估计他作为一个水手可能会乘船离开。他必须提防约翰国王可能对他的阻挠；还必须躲避债权人逼债。就像许多别的伟大事业家一样，在追求自己目标的奋斗过程中，他早已陷入穷困潦倒、负债累累的境地了。

第三章 二次受挫

1 流落西班牙

哥伦布带着儿子离开里斯本以后，不停地赶路，来到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交界处的丘陵地带。一路上，为了避免葡萄牙国王的密探们的追踪和堵截，他尽量绕道而行。时值冬天，阴雨连绵，寒风刺骨。哥伦布身披黑呢宽斗篷，怀抱儿子迭戈，骑马飞奔。他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瓜迪亚纳河和尚萨河的交汇处，然后继续沿着瓜迪亚纳河南行。这条河是葡萄牙阿尔加维和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分界线，那里离韦尔瓦市已经不远了。

他来到瓜迪亚纳河入海口处，把马留在一个葡萄牙的村子里，然后带着孩子乘船摆渡过河。这时天气转晴，从阿尔加维吹来的西南风带着暖意，哥伦布长期以来的忧郁心情似乎也被这阵阵和风吹散。

进入安达卢西亚以后，有了更多的安全感，因为他已经在国境线的这边了。

哥伦布又买了一匹马，然后直奔韦尔瓦而去。现在他不必着急了。到了韦尔瓦以后，哥伦布见到自己妻子的两个亲姐妹，十分高兴。她们和她们的丈夫都非常亲热地接待了他。这两个姐妹对费莉帕怀有深厚的感情，对她的病逝感到十分悲痛。她们表示愿意照料迭戈，负责他的教育，哥伦布尽可放心地去为他自己的事奔波。

孩子舍不得和爸爸分手，说他愿意呆在爸爸身边，喜欢和他在一起。哥伦布对迭戈说，你跟着我跋山涉水，跑遍了这一带的城乡，吃了这么多苦，该留在一个安定的地方住下来了。迭戈听从了父亲为他作的安排。

1485年初，哥伦布来到西班牙。当时这个王国正进入一个新的蓬勃发展时期。1469年，原阿拉贡王国费迪南王子和原卡斯蒂利亚王国伊莎贝拉公主结婚后，两国正式合并采用西班牙国名，由两人共同执掌朝政。费迪南和伊莎贝拉被称为“天主教徒国王”。他们对国家的一切方面实行改组，极大地强化了王室的权力，限制上层贵族的势力，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为了巩固基督教的权力，国王得到教皇的授权，建立了宗教法庭，任命了宗教法庭的大法官，又实现了宗教的统一。国力大大增强。

哥伦布起初在—批西班牙贵族中四处奔走，开展游说，希冀得到他们的支持。这些贵族都是豪门大户，财力物力雄厚，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中实行着几乎是独立王国般的统治。他首先拜访了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此人占据了西班牙南边加的斯半岛最富裕的封地，控制着圣卢卡尔港周围的大片地区。他完全有能力资助哥伦布西航的计划。哥伦布与他多次详谈，有声有色地描绘了远航亚洲可能带来的光辉美好的前景。西多尼亚有一段时间确实动了心，但这位脑满肠肥的公爵傲慢而又多疑，他不相信这个宏大计划的可能性，认为哥伦布所说的一切不过是这个意大利空想家的幻梦而已。哥伦布失败了。

之后，哥伦布求助于梅迪纳·塞利公爵。此人对他的接待十分友好周到，一直照料他的住宿和饮食，从各方面保护他。公爵住在离加的斯港不远的圣玛利亚港，在西班牙南部地区享有盛名。公爵听取了哥伦布的建议以后命令满足哥伦布的一切要求，公爵拿出了大量的资金，建造

三艘帆船，准备了一年的食物，配备了海员和其他一些必须的物品。塞利公爵以十分坚决的态度支持哥伦布。

1485年3月，费南多国王和伊莎贝拉王后在塞维利亚度过冬天后，移师科尔瓦多，准备发动一场消灭摩尔人的春季攻势。大封建主和王公贵族们，包括梅迪纳·塞利公爵都集合了自己的队伍参加进攻。到4月份，战争取得辉煌胜利，相继攻占了好些地方，但决定性的胜利似乎还遥遥无期。梅迪纳·塞利公爵这时无暇顾及哥伦布和准备西航的事。

梅迪纳·塞利公爵家族素有忠心耿耿遵从国王的传统。公爵后来可能觉得这样重大的事情应当报告国王，这样崇高的事业可能带来的荣誉应当属于国王，不能由他独享，便给王后伊莎贝拉写信，恳请她关注此事。王后回信表示同意，命令哥伦布前去见她。哥伦布带着公爵的一封信前往当时王室所在地——科尔瓦多。在哥伦布随身携带的公爵致王后的信件中，公爵表示：如果国王批准实施此项计划，他愿意负担一部分费用，并愿将他的圣玛利亚港作为装备船队的港口。

当哥伦布赶到科尔瓦多时并未见到国王和王后。他们当时正集中精力准备对摩尔人发动新的攻势。王后指示：有关哥伦布的事由卡斯蒂利亚王室司库阿隆索·德·金塔尼利亚负责处理。

1486年1月20日，哥伦布将他的西航计划送交卡斯蒂利亚王家枢密院，这个日子算是他正式“效力”王家的开始。

西班牙的国王和王后是流动性的君主，戎马倥偬，在对摩尔人的连年征战中，他们不断地迁移住地，他们的宫廷和军队大本营自然要跟着迁移，造成王国财政的空虚。

金塔尼利亚当时最担心的是王室和国家财源的枯竭。在反对摩尔人的长期圣战中，国家的财产，包括国王个人的财产以及封建领主提供的财产，到1486年冬都已耗尽。因此，当他听到哥伦布说东方有大量的金银财宝可以获得时，他自然不会无动于衷。金塔尼利亚对哥伦布持同情态度，他知道哥伦布十分贫困，他命令给哥伦布提供资助，可以说是他保证了哥伦布的衣食住行。为了打通关节，使哥伦布的西航计划得以实施，金塔尼利亚安排哥伦布去见红衣主教门多萨。

唐·佩罗·冈萨雷斯·德·门多萨是西班牙的红衣主教，权势显赫，人称“第三国王”。哥伦布见到这个人物以后很快就有了机会晋见国王和王后。

2 国王和王后赐见

1486年春，4月末或5月初，科尔瓦多阿尔卡萨宫，哥伦布第一次见到了天主教徒国王——唐·费迪南和唐娜·伊莎贝拉。这座宫殿至今还屹立在科尔瓦多·瓜达尔基维尔河畔，保存完好。

他们三人年龄相差不多：费迪南34岁零2个月，哥伦布不到35岁，王后刚满35岁。费迪南国王五世身材不算很高，但五官端正，目光锐利。他的日常生活简朴，喜爱体育活动，长期的戎马生涯，锻炼出一副强健的体格。王后身材却相当高，金黄的头发，湛蓝的眼睛，美丽而端庄。她性格坚强，喜怒不形于色。喜欢读书，博学多才。

据说，国王和王后不像一般的夫妻生活在一起。他们是两位君主的

联姻。国王在同伊莎贝拉结婚前后，有过各种爱情纠葛，有了好几个私生子女。王后对此并未自寻烦恼。国王的众多儿女中有两个女儿在马德里附近的奥古斯丁修道院里当修女。她们一直到王后去世后才得知国王是她们的生父。而王后是在国王之前去世的。国王和王后都掌握有同样分量的王权，甚至各有自己的国务委员会。尽管如此，他们有着共同的观点和利害关系，他们相处融洽而且互相尊重，目标和行动都完全一致。所有的皇室命令都由两人共同签署。全国通用的货币上镌刻着两人的肖像。皇家印章的图案上是象征卡斯蒂利和阿拉贡王国的两支紧挽着的手臂。

5月1日，哥伦布来到两位国王的面前。他向端坐在王位上的国王和王后深深鞠躬致敬。阿尔卡萨宫是一座摩尔式的宫殿，建筑风格独特，前厅里有许多色彩斑斓结构严密的拱顶和立柱，初来乍到，恍如进入迷宫一般。阳光穿过高大的落地窗户透射进来。室外的花园里林木葱郁，不时传来悦耳的鸟鸣。宫殿里，气氛庄严肃穆，寂静无声。来到这样的场所，哥伦布突然犹豫起来。他感到，他将要向国王和王后说的话可能过于苍白无力。他谈到印度，谈到西潘古的巨大财富、香料、金银、珍珠、绸缎、瓷器，玉石铺的桥，黄金盖的屋……谈到只要驾船向西去就会运回无数珍宝。国王和王后专心地听着，丝纹不动。

在谈话过程中，哥伦布走近国王和王后，在他们面前的桌子上展开了一幅随身带来的地图，详细说明了他将要航行的路线。

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仍然是海洋的竞争对手。由葡萄牙人发现的加纳利群岛在1478年两国的协定中已明确规定为西班牙人所有，这里是他们后来远航美洲的桥头堡。葡萄牙人仍然保留着马德拉群岛、亚速尔群岛、佛德角群岛，另外还得到了几内亚。两国都在努力地进行海洋上的扩张，明争暗斗还在继续。

哥伦布讲完，国王和王后对他的讲解似乎很满意，向他赞赏似地点了点头。他向国王和王后深深地鞠了一躬，双手卷起地图，退着离去。王后在他离开之前说，他们将要指派专人接见他。

1486年5月上旬，国王和王后下令成立了一个“专家委员会”，审议哥伦布的计划，专家委员会设在萨拉曼卡，是当时西班牙最高学府的所在地，也是学术活动的中心。那里专家云集，资料和地图齐备。

当时，西班牙是欧洲最好的宇宙志学和天文学中心之一。萨拉曼卡大学的教授队伍中，有当时最负盛名的犹太人天文学家——阿布拉哈姆·萨库托。这所大学是最早在课堂上介绍哥白尼学说的基督教院校。委员会由天文学家、宇宙志学家、航海学家与哲学家共同组成。萨拉曼卡的执政马尔多纳多博士，也是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委员会中还包括学者、文人和航海家。

主持这个委员会的是埃尔南多·德·塔拉维拉修士。他是王后的忏悔牧师，也是她在处理政务和战争决策时所最倚重的大臣。他对国王极其忠诚，工作兢兢业业，富有献身精神。

成立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听取哥伦布的进一步阐述，评判其重要性以及可行性。待各种疑问得到澄清、事情有了眉目之后，再向陛下进行全面汇报。但不知何种原因，直到1490年，委员会都未置可否。

哥伦布不得不长久地等待，他怎么也没有料到这一等就是五年，从

1486 年到 1490 年。

3 向专家委员会答辩

西班牙萨拉曼卡省的省会——萨拉曼卡城，当时是西班牙最高学府所在地，学术活动的中心。那里有一座圣·斯蒂文多明各会修道院，宽敞的大厅庄严典雅，是人们向往和崇拜的地方。专家委员会成立以后一直没有动静，今天要在这里开会，审查哥伦布提出的向西远征到达东方的建议。

在哥伦布正式提交建议准备进行答辩以后，他就被安顿在这座修道院里，受到殷勤的款待。饮食和住宿都使他觉得十分舒心。他在西班牙颠沛流离的日子里难得有这样的好时光。但他对即将举行的专家委员会可能产生什么结果仍然忐忑不安。眼前物质生活的优裕并不能抹去他心中的疑虑。

宗教和科学当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在西班牙这个国家。知识的宝库被封闭在寺院里，教授的席位完全由修士们占据。除了世袭的贵族而外，神职人员的控制不仅限于教堂，而且几乎扩展到整个国家，包括宫廷里的显要职务。文艺复兴开始以来人们注意了对知识的追求，但仍掺杂着大量的宗教因素。在这一点上，西班牙超过所有其他基督教国家，表现了特别的宗教热忱。刚刚建立起来的宗教法庭对任何异端学说都要进行严厉追究和审判。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次宗教界德高望重的长老们的会议在圣·斯蒂文修道院的大教堂里举行了。出席会议的有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和其他类学科的教授，还有教堂的显贵和修士。他们环坐在高高的主席台上，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听说这个叫哥伦布的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水手、冒险家、妄想狂，看看他今天会给我们胡诌些什么。

哥伦布衣着简朴，站在这些表情严峻的权威面前，丝毫没有显露出一点胆怯，他对自己的建议十分有信心，早已成竹在胸了。他深知今天的答辩关系到他魂牵梦萦的“印度事业”的成败，决定着他今后的命运。

哥伦布充分发挥了天赋予他的才能，用洪亮的嗓音，以雄辩家的口吻侃侃而谈，详尽地阐述了他的理论。他吁请会议赞成他探寻新世界的宏伟事业。

哥伦布话音刚落，学者们引证了一连串《圣经》的段落向他提出问题：创世纪、大卫诗篇、先知预言、信徒书信、福音教训……宗教的理论和哲学的观点混淆在一起。考察其论点与《圣经》的条文或与某一位先哲的论述是否相违背，地理科学被搁置到一边，数学的运算完全被置诸脑后。

哥伦布关于在南半球存在着一个与北方对应的地区——一个相反的极地的说法，遭到了权威们的猛烈抨击。学术和愚昧的竞争围绕着这一命题针锋相对地进行。有人引用《圣经》权威的著述批驳哥伦布地圆说的理论。

在这次专家委员会上竟然有人提出令人觉得极其可笑的问题：“难道会有人愚蠢地相信真有什么相反的极地吗？如果真有，那里的人走路不会是脚朝天头朝地吗？世界上真有那么个地方，在那里一切事物都会

颠倒过来吗？树枝会朝下长，雨雪会向上落吗？”有的学者认为这样的提问打中了哥伦布的要害，于是采取了一种哗众取宠的轻率态度，接二连三地将他们自己的荒谬设想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

有的学者态度比较严肃认真，他们引证圣奥古斯丁的论述，认为相反极地的学说与他们信仰的基础是不能调和的。如果肯定在地球的反面确实存在着可能居住的陆地，那就可以肯定那里生活着的人不是亚当的后代，因为地球这边的人不可能跨越隔断两极的海洋到那边去。这与《圣经》明确宣告一切人都共有一个祖宗完全违背。学者们引用了《圣经·旧约》中的诗句：“我的灵啊，要颂赞上帝……你铺张穹苍，如搭帐篷。”说明古代牧羊人的帐篷的天幕是用兽皮做成的，天就好像一张展开的大兽皮，兽皮就像一座帐篷遮盖着整个大地，因此大地应该是平的。

哥伦布本人对宗教非常虔诚，但在答辩过程中他逐渐察觉自己可能面临着因为鼓吹离经叛道的异端学说而有被起诉和审判的危险。

也有一些学者承认地球是球形的学说，也承认人在地球的那一半可以居住。但他们认为这边的人不可能达到那里，因为一路上生存条件极其严酷。即使能够到达，但地球的圆弧太大，至少需要三年时间才能渡过。在这么长的时期中因为不能保证给养的运送，人们也会饥渴而死。也有学者认为即使侥幸成功地到了“印度”，也不可能原路返回，因为地球作为一个圆形体路途渺茫，也不会有顺风推动船只返航。哥伦布面对种种奇谈怪论，而且这些论调又出自宗教权威和大学教授之口，可见其答辩的难度。

但哥伦布的答辩是强有力的。说到关于《圣经》大地形状的描述时，哥伦布指出，《圣经》的著作者们在满怀激情地写作过程中不是作为宇宙志学者从技术的角度论述的，他们运用了形象比喻，用对所有人都能接受和理解的语言写作。哥伦布说，他对于宗教长辈们怀有深深的敬意，但他们的论点不应当做哲学命题采取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的态度来对待。哥伦布勇敢而且成功地提出了他和古代先哲们不同的观点，因为他深入地研究了宇宙志学的各个方面。他以自身的航海经历说明地球的两半都可以生活和居住，因为他本人就到过在赤道线以南的几内亚的圣·乔治·拉·米纳，发现那里不仅有航路可通，还有大量居民，有大片果树和牧场。

当哥伦布站在专家委员会的委员们面前时，他不过是一个极其普通、极其寻常的海员。答辩任务的艰巨、气氛的严肃使其不安。但他的信念使他对将要完成的重大历史使命充满信心。同时他又是一个热情奔放、能言善辩的人。他那一双闪烁着智慧光芒的眼睛、动人的语调、庄严的神态和高昂的激情使他的言辞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在整个答辩过程中，他也充分运用了他多年搜集和制作的各种地图、图表，还有他通过艰苦的自学积累起来的理论和实践的知识。

哥伦布在萨拉曼卡大学面对专家委员会的答辩可以说是成功的，但也是激烈而又艰苦的。有的委员对他缺乏理解，有的人讲的话深深地刺

圣奥古斯丁（354—430），基督教哲学家，拉丁教父的主要代表，罗马帝国北非领地希波（今阿尔及利亚的安纳巴）教区主教。

圣经《创世纪》中说，亚当是上帝在创世中按照自己的形象造出的第一个人，人类的始祖。

伤了他的心。会议一开始，主持人埃尔南多·德·塔拉维拉修士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要求他先谈他自己、他的家庭，上过什么学等等。这明显的是要羞辱他。卑微的出身，几乎是一片空白的学历。在这个大学殿堂里，面对着学者们的威严气势，这样的提问显然是想从一开始就要压服他，让他无地自容。

但哥伦布并没有屈服，而委员会也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4 四处求援

1487年初春，西班牙王室离开萨拉曼卡，前往科尔瓦多，在此准备对摩尔人开展决定性的围剿。塔拉维拉作为忏悔牧师跟随王后左右，他同时也是王后处理战争问题的顾问。在萨拉曼卡举行的国务会议听取了哥伦布的答辩以后也因王室的迁移而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哥伦布又陷入苦苦等待的煎熬之中。

此后几年，哥伦布浪费了许多时间出席各种会议，企盼对他的申请给一个答复，但都没有什么结果。他切身体会到西班牙人因循守旧、拖拉敷衍的衙门作风。西班牙是一个多山的国家。为了追随王室的军事行动，他跟着长途跋涉，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因为战事的变化莫测，有时会议被突然取消，有时中途被打断，有时议而不决。王室只关心处理和军事直接有关的紧迫问题。只是在战争的间歇和偶尔的一点闲暇时间，国王和王后才能分心来考虑哥伦布的建议，但也只停留在嘴上说说而已。

哥伦布被这样的拖延弄得精疲力竭，他开始考虑到别处去寻求支持，1488年，他写信给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重提当年的申请，请求赐予接见，要求在他到里斯本后不因从前的债务遭到拘捕。约翰二世1488年3月20日给他回信，邀请他回葡萄牙去，保证他不会受到任何民事或刑事的起诉。他还收到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一封信，邀请他到英国去，保证支持他的计划。大约与此同时，1489年初，哥伦布的弟弟巴托罗缪结束了自己的制图业务，开始一次长途旅行。他先到英国与国王亨利七世谈判，没有成功。他再到法国，赢得了国王查理八世之妹安娜·德·贝奥热的同情。通过她的介绍，巴托罗缪与法国国王见面，有了联系。但法国国王对横渡大西洋的计划却不表示支持。哥伦布兄弟的这些举动虽然秘密进行但外界已有传闻，又因为哥伦布当时经济上十分拮据，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王室不得不采取一些优惠措施将哥伦布留住。冈萨列斯司库在一件备忘录中划拨了一笔钱——一年1.2万马拉维迪给哥伦布，支付他接受王室召见时所花的一切费用。西班牙女王发布了一道命令，规定沿途地方当局要为哥伦布准备食宿。这时女王的行宫设在巴札附近一所设防的兵营中。这座摩尔人的城市已被西班牙军队包围。

在此期间，为了生活，哥伦布在塞维利亚设立过一个“制图家兼书商哥伦布兄弟事务所”，经营制图和售书业务。间或他也得到迭戈·德·戴萨修士的资助。此人是多米尼克派僧侣，是萨拉曼卡国务会议上支持他的惟一人。

在此期间，他也饱受各种嘲笑和欺侮。连无知的儿童也被教唆取笑他。每当他路过，顽童们总是把手指着额头，叫他疯子。1490年快要过

去了，仍无结果。他于是坚决而又强烈地要求西班牙王室做出决定性的答复。鉴于这种情况，皇室下令由费南多·德·塔拉维拉召集科学家再举行一次会议，指示必须就哥伦布的建议作出一个结论。塔拉维拉故意拖延，直到 1490 年底才写出呈送女王的报告，否定了哥伦布的建议。报告认为：从西向东横渡大西洋的计划“没有根据”，“难以办到”，所提议的前往亚洲的航行，即使能够回来也需要三年时间，能不能回来还值得怀疑。大洋比哥伦布想象的要辽阔得多，许多地方不可能航行等等。

第四章 巧逢知己

1 哥伦布的罗曼史

在西班牙等待国王们对西航计划批复的五六年是哥伦布一生中最难过的日子。即使在他的理想实现以后，在“印度”被他发现以后，每当他回忆起那段岁月来，也难免黯然神伤，创痛难平。他是一个高傲自负而又极其敏感的人，深信自己的远大抱负一定能成功，但经常遭到别人的挖苦讽刺。使他感到极端屈辱。

朝廷因为对摩尔人的战争，不断地从一个城市迁移到另一个城市：塞维利亚、圣卢卡尔、埃尔波多、科尔瓦多、萨拉曼卡、穆尔西亚、马拉加。哥伦布毫无选择余地，冒着严寒酷暑跟着长途跋涉，来回奔波，翻越崎岖的山岭，经历各种磨难。他在经济上也已陷入困境，没有钱这么不断地长途“旅行”。

有时候专家委员会准备听取他的说明，但又因军事行动的开展而被取消或推迟。有时候，他要参加一些单调乏味、议而不决的会议，白白浪费时间。他还要耐着性子和西班牙人的衙门作风周旋。

在万般无奈之际，他盘算着到别处去寻求支援。1488年，他写信给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请求他赐予接见，发给护照，保护他到里斯本后不因当年的债务未了而遭到拘捕。他重提了当年的申请。在这之前，葡王几次派密使到西班牙与哥伦布见面。第一次是在他前往圣玛利亚港的船厂了解梅迪纳·塞利公爵下令制造的快帆船的情况以后，在返回的路上，一个骑马人朝他疾驰而来，向他传达葡王要他回去的旨意。第二次是在一周之后，这位密使又在拉比达的教堂里会见他。哥伦布对他的答复是，要国王亲笔写信来，他才能作出决定。这种秘密联系一直延续到1485年春夏之交，那位密使第三次来到科尔瓦多，带来了盖有葡王印鉴和由他亲笔签名的信件，保证将给他以朋友的待遇。他后来又收到了约翰二世1488年3月20日给他的信，邀请他回葡萄牙去，保证他不会受到任何民事或刑事的起诉。在那封信中，葡王称他为“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我们的特殊朋友”；他还在信中说：“至于你因为这是件冒险的事，出于某种您所不得不考虑的原因而对我们的司法有所顾虑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此信向您保证，您可以来去自由，决不会因任何民事原因或其他性质的罪名而受到逮捕、拘留、控告、传讯或起诉。”哥伦布最终没有接受葡王的邀请，可能因为他十分了解这位国王暴戾严酷的性格：对他认为的敌人手下决不留情。他不敢贸然前往。

在此期间，为了维持生活，哥伦布在塞维利亚设立过一个“制图家兼书商哥伦布兄弟事务所”，经营制图和售书业务。

哥伦布能在西班牙这么长期呆下去，也应归功于他在宫廷中的一些朋友。他经常得到迭戈·德·德萨修士的帮助。此人是塞维利亚大主教，后来又担任宗教法庭总法官。在1487年间，哥伦布经常得到王室金库的接济和此人有很大的关系。哥伦布与德萨一道随同王室到了科尔瓦多。在这里，1487年5月5日，哥伦布接受了3000马拉维迪，7月3日收下

另外 3000,8 月 27 日收到 4000, 以此作为他前往王室所在地马拉加城的旅费。8 月 18 日, 马拉加城刚刚从摩尔人手里夺回来。这些开支在王室账簿中有明确的记载:“ 5 月 5 日, 给外国人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 3000 马拉维迪, 他在这里是准备为陛下效力的; 此项开支有阿隆索·德·金塔尼利亚的便条, 有(帕伦西亚)主教的批准。——皇家金库出纳弗兰西斯科·冈萨雷斯·德·塞维利亚账本。”“ 8 月 27 日。本月 27 日, 根据主教的便条, 陛下的批示, 给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 4000 马拉维迪, 让他去皇家前线。加上 7 月 3 日给他的另外 3000 现在是 7000 马拉维迪。这些数目都是奉命给他花费的。”“ 10 月 15 日。在 8 天之内, 给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 4000 马拉维迪。根据主教的便条, 陛下传令给他这些钱供他开销。”

在科尔瓦多期间, 哥伦布自己租了一间房子住, 房主人是一个参加过对葡萄牙作战的老兵。他对哥伦布十分友好热情, 经常酒菜款待。科尔瓦多有一批热那亚侨民, 他们常在一起聚会, 哥伦布也去参加他们的活动。1486 年, 他在这里认识了迭戈·德·哈腊纳, 并到他家里做客。他认识了哈腊纳的堂妹贝特丽丝·恩丽克丝, 姑娘年纪很轻, 二十来岁, 身材娇小, 妩媚动人。她是一个葡萄园主的孤女, 没落贵族家庭出生, 他们的住地距离很近, 经常有见面和谈话的机会。她对哥伦布的远大抱负十分钦佩, 对他目前困难的处境十分同情。他们之间爆发了炽烈的爱情的火花。贝特丽丝·恩丽克丝抚慰了哥伦布那颗受伤的心。

哥伦布和他原来的夫人费莉帕的关系也是融洽与和谐的。费莉帕对他的西航计划十分了解, 非常同情。在哥伦布埋头于书籍和地图的探索中时, 她常常和他一起讨论, 有时还帮助他查阅她父亲遗留下来的资料。但他们之间的婚姻总带了那么一点利益关系的成分, 即哥伦布与她结婚从内心的深处来说是要攀附上流社会乃至宫廷, 借以实现他的抱负。但与贝特丽丝的关系则感情多于理智, 虽然哥伦布当时年纪不轻, 已经 36 岁。他们没有正式结婚, 但他们相处甜蜜温馨, 在各种流言蜚语中伤中, 他感到和贝特丽丝在一起内心才有安宁。哥伦布在往来奔波时, 曾经将贝特丽丝带到韦尔瓦去。她在那里同小迭戈和哥伦布前妻的两个姐妹在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

1487 年 8 月 15 日, 贝特丽丝生下了费南多——哥伦布的第二个儿子。费南多长大成人后为哥伦布写了传记。哥伦布第一次远航归来后再没有与贝特丽丝·恩丽克丝保持关系。有人就此事批评哥伦布不能算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因为基督教徒必须恪守基督教“十诫”, 其中有一诫是不许奸淫, 不能姘居, 后来一些为他写传记的笃信宗教的作者也觉得此事难于下笔。哥伦布和贝特丽丝·恩丽克丝断绝关系后仍然一直负责她的供养。他在临终前的遗嘱里还把她托付给他的财产和封号的继承人——大儿子迭戈, 要他对她妥善关照。他在遗嘱里写道:“ 贝特丽丝·恩丽克丝是我儿子费南多的母亲, 应该升格使其与她的地位相称, 以便她过上受人尊敬和富足的生活。因为我在许多方面亏待了她, 我这样做是为了从我心上卸下沉重的包袱, 使良心得到安宁。心灵的愧疚使我痛苦不堪。” 哥伦布还一直把费南多和与前妻合法婚姻生的儿子迭戈同等对

待。哈腊纳家的后人和哥伦布家合法婚姻所生子女之间保持了几代良好的情谊。

哥伦布认为贝特丽丝·恩丽克斯是“我很对不住的人”，宣称为她做事“可以解脱我的良心，因为这事给我的心灵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此事的原因不便写在这里”。哥伦布热爱并敬重贝特丽丝·恩丽克斯，有他的语言和行动作证。哥伦布在第四次起航前写信给他的儿子迭戈说：“你要把我的爱带给贝特丽丝·恩丽克斯，你要像爱你的母亲一样爱她。”哥伦布给贝特丽丝·恩丽克斯 1 万马拉维迪补助金（这些钱是国王们奖给他第一个发现大陆的奖金中的一部分），在他的遗嘱中非常注意保证她什么也不缺。当哥伦布出发进行第一次如此冒险和如此无成功把握的远航时，他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都托付给了她。哥伦布一直重用贝特丽丝的堂弟迭戈·德·哈腊纳，此人是他第一次远航船队的纠察长。对于一个像哥伦布这样生性多疑的人来说，这个如此重要的职位，是一种完全信任的表示。贝特丽丝的弟弟佩德罗，在哥伦布的第三次远航中被委任为三艘船的船长之一。

2 在拉比达修道院

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地区有一个港口城市——帕洛斯，在离城大约两英里的地方，在宽阔的廷托河岸边一座高高的山坡上，耸立着一个名叫拉比达的修道院。帕洛斯是一个繁忙的港口城市，廷托河流入大海，每天有大量的船只进出或停靠。拉比达修道院从建立之日起和海员就有密切联系。每天还要接待和周济一批又一批过往朝圣的教徒和乞丐，施舍饮食甚至安排住宿。

1491 年的一天，天气炎热。黄昏时分，修道院门口簇拥着一大群人。在离人群略远一点的地方，站着一个衣衫简陋但相貌出众的中年人。他身材魁梧，须发斑白，双眼炯炯有神。腰间挂着一个文书袋，手中牵着一个男孩。从外貌看像是一位漫游的学者。当人群逐渐散去，中年人走近看门人要了一点水和面包，让孩子充饥。此人就是哥伦布。父子俩刚要离开时，修道院院长胡安·佩雷斯·德·马奇纳神甫踱出修道院正好碰见他们。院长出于对他们的怜悯说：“我的孩子，黑夜就要降临了，前面的道路崎岖难行。这孩子看似十分疲倦了，何不在此歇息呢？我们有房间可留宿。”

哥伦布略为迟疑，随即同意，心想明晨赶路不迟。他告诉神甫他有要事在身，此前曾去韦尔瓦看望亲戚，准备将孩子寄养在那里，但孩子不愿意长期与他分离和姨妈们住在一起，只得又把他带在身边。院长问了他的名字和职业。哥伦布报了姓名，自称是海员兼地图制作人。院长接着说：“哥伦布先生，此刻我要到小教堂那边去。既然你是一位地图制作人，你可能会对我们的图书馆感兴趣，安东尼奥神甫给你带路，过一会儿我也去那儿。”

哥伦布到了图书馆，发现那里挂在墙上铺在桌上的是各式各样的大幅地图，还有表示地球和天空位置的球形仪以及各式航海图书和工具。哥伦布好奇地问：“这些东西是谁制作的呢？”安东尼奥告诉他是院长和其他神甫的作品，他们全都热心钻研航海术。他们为帕洛斯港和别地

的水手绘制海图。在图书馆里，哥伦布发现了一幅修道院院长亲自绘制的地图，图上画有欧洲和非洲的西部海岸，还有大西洋中已知的许多岛屿。哥伦布立即被这幅地图所吸引，全神贯注地研究起来，连安东尼奥离开房间他也没有察觉。而他的儿子这时已经在院长的座椅上睡熟了。

哥伦布本来打算只在拉比达修道院过一夜，但后来却接受胡安·佩雷斯神甫的邀请在那里居留了好几个月。开始一段时间他的谈吐有些保留，话很少。他过去所遭遇到的种种挫折可能是造成这种封闭心态的原因。但胡安·佩雷斯神甫的同情和关心使他敞开心扉，渐渐地开始抒发胸臆。见到佩雷斯神甫是这么一位心地善良的老人，拉比达修道院有这么良好的环境，从那时起，哥伦布就决定把他的儿子迭戈留在这家修道院恳求照应了。神甫在此次遇见哥伦布以前同样有西航探险的想法，今日得见哥伦布，经过多次长时间的深谈，发现两人的观点十分接近，真是“英雄所见略同”。神甫在帕洛斯还有许多航海界朋友，他把这些人请来和哥伦布一起讨论有关西航的种种设想。

来人中有一位名叫马丁·阿隆索·德·平松，是帕洛斯最有钱的船主。此人一家几代都是水手，航海探险久负盛名。他身材不高，但肩宽体壮，皮肤黝黑，络腮胡须修剪得短而整齐。他衣着考究，带着金耳环，这是当年的水手流行的装饰。他来看望哥伦布的次数最多，停留的时间最长。俩人经常在一起比较研究各种地图，开列设备清单，构想未来可用的船只。他的来访显然是院长有意安排，让他们俩人结识。

胡安·佩雷斯神甫从前担任过王后伊莎贝拉的忏悔神甫，以他的德行和智慧赢得了王后的极大尊敬。王后从不会拒绝听取他对任何问题的建议。自从退休来到拉比达修道院以后，他从未轻易利用过他的这种优越地位。但此刻正当其时了。哥伦布就要动身离开西班牙到法国去。必须赶在他动身以前再一次将他的申请呈送国王。这一次，佩雷斯神甫决定施展自己的影响，尽一切力量促成此事。

佩雷斯神甫得到消息：国王和王后此时正率领大军重重包围摩尔人盘踞的格拉纳达，一场决战就要在那里进行，摩尔人对西班牙几百年的占领即将结束。佩雷斯坚信，有这样一个大好时机，国王和王后陛下会再次乐意听取哥伦布的建议。平松完全赞同佩雷斯的看法，并且表示，如果计划批准，他将乐意提供金钱和船只作为支持。

为了铺平道路，佩雷斯决定先行一步，让哥伦布在修道院静候佳音。他只带了一小袋面包和一瓶水，当天夜半就骑着驴子朝格拉纳达方向出发了。

3 女王来信

佩雷斯神甫出发后几个星期，住在拉比达修道院的哥伦布一直处在紧张的期盼和焦虑之中。他每天都走到路边观望等待，盼望着路上有佩雷斯神甫差遣回来的信使的身影。他也经常到港口去和海员们交谈了解各种情况，回到修道院的第一件事总是询问有关佩雷斯神甫的信息。他也经常去拜访平松。为了排解心中的郁闷，有时带着迭戈沿着海滩长时间散步。

一天大清早，信使终于来了。他骑着快马一直冲进修道院院里。当

时修士们正鱼贯进入小教堂作弥撒。哥伦布跟在他们后面进去。他心急如焚，恨不得马上知道信的内容。但他只有等到弥撒仪式结束后才拿到信，迫不及待把火漆封印拆开。

第一封信是王后的秘书写的。信中说，卡斯蒂利王后陛下收到了拉比达修道院院长的信，还听取了他的陈述。王后对这一建议持同情态度，但因事关重大她不能一个人独自作出决定。她保证将尽一切努力在国务会议上提出这一事项，让委员们重新审议。为此目的，她邀请哥伦布先生立即进宫面见君王。得知哥伦布目前经济拮据，她特地委托信使为哥伦布带来一袋钱作为旅费，并请他订作一套晋见国王时穿戴的服装。

真正使哥伦布感受到极大鼓舞的是第二封由佩雷斯院长写来的信。信中详细告诉了有关他和王后长时间谈话的内容。佩雷斯充分相信事情能够成功。他提醒哥伦布带齐他所设计的远航计划的一切详尽资料。读到这里，哥伦布不禁仰天大笑。这岂不是易如反掌：多年来，他已将有关远航的数据资料牢记于心。他用作记录的原稿因为长期反复使用已经揉得皱巴巴的了。佩雷斯院长还要安东尼奥神甫陪伴哥伦布上路，要神甫一直将哥伦布带进宫廷。此外，院长本人还有要事向安东尼奥神甫嘱托。

哥伦布找了一个裁缝，制作了服装，完成了旅行的各种准备。然后，哥伦布和修道院的朋友们一一告别，和儿子几乎是难舍难分。在一场弥撒仪式结束以后，哥伦布和安东尼奥便出发了。

4 来到圣菲

西班牙皇家大本营设在格拉纳达西边几英里处的圣菲。这里原来是一个只有几间土屋的摩尔人的小村庄。在西班牙人围困格拉纳达期间，这里已扩大成为一个城镇。成千上万的士兵踏着整齐沉重的步伐日夜不停地从这里出出进进。满载辎重的大车把马路碾出一条条粗大的车辙。在城郊外，各项工程正在繁忙紧张地进行，街垒、厨房、仓库，到处搭起脚手架。周围簇拥着一群群商人和随营后勤人员。在这些繁忙的人群前面，挤满士兵的营房密密麻麻布满了整个格林拉达平原。人吼马嘶，军号声此起彼伏，篝火扬起的烟雾铺天盖地。再往前是一道防卫木栅栏和一道深挖的战壕。在这里，听不见人群的喧嚣声，一切归于沉寂。对面半英里之遥就是那被围困的城市，没有一点动静，只见一面绿色的伊斯兰教旗帜在阿尔罕布拉塔楼上飘拂，这里就是摩尔人的首领包德第尔的要塞和宫廷。

哥伦布和安东尼奥到达后，见到了佩雷斯院长。他们十分高兴，互致问候。佩雷斯将哥伦布安顿在皇家住所中歇息，委托皇家总司库阿隆索·德·金塔尼亚拉照料他。他是哥伦布在宫廷里难得的几个朋友之一；他对哥伦布计划的远航深信不疑。另一位宫廷中的朋友是阿拉贡王国总司库路易斯·德·桑坦吉尔。两人对哥伦布的到来都表示热忱欢迎。但他们说，他必须等待，因为国务会议一直忙于处理格拉纳达的战事。

又是一次难耐的等待。在此期间，哥伦布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目睹了格拉纳达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

第五章 一波三折

1 战场上的多余人

摩尔人进行了最后一次拼死突围。黎明时分，他们从三个城门往外突击，骑兵猛扑过来，马蹄扬起的烟尘遮挡了人们的视线。等西班牙人发觉敌人突围而吹起警报号角时，摩尔人已经冲开了栅栏，放火焚烧了西班牙人的一些营帐。包布第尔皇帝跨着一匹黑马，呼喊口号飞奔而来。他挥舞着短弯刀，跃过战壕，紧跟在后面的是一大群战车。这边，西班牙人赶紧集合起队伍，奋力反击。摩尔人终因寡不敌众又退回城里。之后一整天，在前沿阵地零星的交火接连不断。当晚，一批被俘的包着头巾的摩尔士兵被绞死，悬挂在栅栏这一边的绞架上，在夜风中晃悠悠。

费迪南国王抓紧战斗的空隙，布置了最后一次对围城的攻击。军官们身着铠甲来来往往，忙于调兵遣将。将士们个个情绪激昂。哥伦布像一个影子似地在皇室行宫附近闲逛着，不知所措。有谁顾得上理会这个空想家呢？满载着加农炮弹的大车手叱责他挡路，宫廷随从和一群小伙夫粗暴地把他推攘到路边，认出他以后还把手举到前额上挖苦他：“这个疯子又来了！”哥伦布偶尔瞥见一眼国王，也只是在他来去匆匆时。一群男爵聚集在国王行宫的大门边等候着。国王出来，跨上马，由一大群骑手簇拥着出行，前面号角开道，身后旗帜招展，朝着前沿阵地奔驰而去。

格拉纳达城长期被围困，弹尽粮绝，平民百姓渴望和平。包布第尔终于派出了他的传令官高声宣布投降。加农炮停止轰击，黑云般笼罩着天空的烟雾慢慢随风散去。

就这样，一场延续 800 年的战争结束了。1492 年 1 月 22 日，在阿尔哈布拉塔楼的城墙下，集合了西班牙最威武雄壮的骑兵队伍。前沿是传令官和鼓手，稍后是军队的元帅们和宗教界的领袖。他们当中有西班牙红衣主教唐·佩德罗·冈萨雷斯·德·门多萨，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滕迪利亚伯爵。后者将接管摩尔人在格拉纳达的拉朗布拉宫。几乎全西班牙的公爵、伯爵、男爵都聚会在这里，他们排列在标志着他们身份和地位的各式旗帜下面。国王和王后穿着镶着金色图案的猩红锦缎袍服，骑着铺有紫色呢毯的骏马，威风凛凛地挺立在象征卡斯蒂利和阿拉贡王国的绣花锦旗下。城楼那边传来一阵凄凉低沉的号声。这边立刻有高亢的号声回应。这时包布第尔出现了，他从城墙被炮弹轰开的一个缺口处出来，身着白色羊毛无袖长袍，骑着那匹黑马，步伐沉重而缓慢，后面跟随着稀稀落落的随从，行走在一块布满灌木、仙人掌和荆棘的荒地上。西班牙国王、王后表情严峻地接受了他交出的宝剑和城门的钥匙。人们凝神屏息，整个场面寂静无声，只有迎风招展的旗帜发出猎猎的响声。在阿尔哈布拉最高的塔楼上，一面绿色的带着银色新月的伊斯兰教旗帜被扯落下来，紧接着一面红十字基督教旗帜在那里升起。突然间，欢呼声、号角声、礼炮声以排山倒海之势猛然掀起。人们禁不住齐声高呼万岁，持续了整整十多分钟。最后，全体在场的人，上自国王，下至士兵，一起跪到地上，开始祈祷，感谢上帝的恩德。

在格拉纳达市区有一座精细的雕塑，表现的是哥伦布晋见女王伊莎贝拉的场面，至今保存完好。

2 国王和王后再度召见

格拉纳达攻下以后，摩尔人被赶出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从他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王室终于从连年不断的征战中解脱了。哥伦布心想，现在国王和王后总该有精力和时间再一次听一听他的申请了。他去见他的朋友阿隆索·德·金塔尼利亚，提出面见国王的要求。这位皇家总司库答应将此事禀报皇上。第二天哥伦布穿上他在帕洛斯做好的礼服，奉召进宫，向国王和王后当面陈述。

胡安·佩雷斯、路易思·德·桑坦吉尔和安东尼奥陪同哥伦布进宫。宫殿的前厅里挤满了人，男男女女，他们带着一件件申请书，围成一个个小圈子低声谈话，等候着国王赐见。这里还有宫廷的负责接待的各种官员。不多久，一位传唤官叫到哥伦布的名字，他赶快跟着进入宫殿的厅堂。

费迪南和伊莎贝拉端坐在国王和王后的御座上，周围是顾问和王室成员。费南多·德·塔拉维拉是最受国王信赖的宠臣，最近荣任格拉纳达主教大人的要职。他坐在仅次于国王陛下的显要位置上。旁边是宫殿的公证官员。殿堂里光线略显暗淡，温和肃静。许多人聚集在这里，他们身上的衣服似乎和墙上挂着的五彩缤纷的壁毯融合为一体了，分不清哪里是墙，哪里是人。屋顶天窗上的一束光线照射在一个卫兵的金属头盔上，又反射到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不停地晃动着。

一个小个子执事官从桌边立起身来，宣读一张公文：“热那亚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先生恭请国王和王后陛下，派船寻找他说海外确有而尚未发现的土地。”小个子官员完成了他的例行公事后便坐下了。

王后面带微笑向哥伦布点点头。这时国王说话了：“我想，对哥伦布先生，我们大家都是熟悉的了。据我所知，他的建议书几年前已经由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过了，是这样的吗？”

哥伦布鞠躬回答说：“是的，陛下，那是在萨拉曼卡”。

“委员们否定了你的建议，理由是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你的理论。事情是这样的吗？”

哥伦布朝塔拉维拉那边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

国王又说了：“先生，既然你再次把这个建议呈递到我们面前，我想今天你将提出新的证据支持你的论点。你对上次会议上对你的建议的研究有什么看法？”

“陛下，我发现他们的研究确有偏颇。”哥伦布说，“我相信委员们都是知识渊博的大学问家。但是似乎他们的学问越高，偏差越大。他们的结论是错误的，我不同意他们的判断。”

“对此，主教大人有何高见？”国王侧身问道。

塔拉维拉耸了耸肩说：“陛下，对于哥伦布先生刚才讲的话我要说的是，我邀请来研究哥伦布先生的建议的人都是首屈一指的大学者。我敢担保：我们听取哥伦布先生的答辩时所采取的态度是公正的，是不带任何偏见的。哥伦布先生对他的计划过分看重，他不同意我们的结论是

很自然的事情。我很抱歉，但是如果他能提出新的证据来……”说到这里，塔拉维拉再也没有说下去了。

国王以询问眼光看着哥伦布问道：“先生，你能够吗？”

一刹那间，哥伦布不知道说什么好。沉默了片刻，他慢慢说道：“我该说的都说过了，我现在能够说的是几个旅行家的故事，几则海外奇闻。这些年来除了寻求这些证据我还能做什么呢？除了你们已经听我讲过的，我没有另外的证据了。别的任何人也不会有，除非人们去海洋的那一边。陛下，请赐给我船吧，我一定会给你带来足够的证据。”

周围响起了一阵窃窃私语声，有人甚至笑出声来。国王显出不悦的神态。他用手指敲着椅子的扶手说：“我们不怀疑你本人的真诚，先生。但是刚才主教大人的话你已经听见了。没有新的证据，我认为，重新开始对这个建议的咨询没有充足的理由。”

这时候，王后开口说话了。

“国王，”她说“可能，哥伦布先生关于他没有进一步的证据的说话失之草率。他的建议最初就被否决，但他并没有放弃他的信念，说明他有坚强的信心。另外，他在这里也有许多相信他的朋友赞成他的计划。这些人的看法也值得考虑。如果说，恒心本身不能作为任何证明，至少可以再听一听他的申辩。”

国王面带微笑看着王后说：

“王后，我乐意接受你的建议。当然，如果哥伦布先生愿意说，我们也愿意听。”

哥伦布向国王和王后深深鞠躬后又开始说了。起初缓慢，逐渐加快了速度。开始平静，逐渐激昂。“我说的话都是真实的。他们已经考察过的证据仍然是我现在所能提出的惟一的证据。但是，陛下，我愿意以我的生命担保这些证据。你看见了我呈献的地图，那不单是我一人绘制，还有许多有学问有经验的人参与绘制，他们都是对神秘的西边的大洋作过研究的了不起的权威。我将按照这些地图的航线穿越海洋登上印度之岸。我要重申，我这样做是以我的生命担保。不仅以我的生命，还以我这么多年来费尽心血树立起来的信誉。”哥伦布接着说：“我只能作这样的保证。只要国王和王后陛下赐给我三艘船，我敢承担任何风险。如果上帝赐福，我一定能发现我所说的岛屿和陆地。那时候西班牙将要获得的财富可以与她战胜摩尔人的胜利相媲美。”

国王打断他的说话：“西班牙是胜利了，但她还不富有。对异教徒的战争使国库空虚。你说你只要求得到三只船，而对于一次需要一年或许更长时间的远航来说，你实际上要求得到的不仅是船，还有人员、给养、武器等等。这笔钱从何筹措呢？”

“从印度，陛下！”哥伦布忍不住高声说道：“在那里，一个省的财富比整个欧洲的所有国库还要多！这已经由马可·波罗和其他许多走过东方的旅行家所证实。他们在那里亲眼看见过黄金铺屋，珍珠遍地。印度的王子们乘坐的大象身上铺着镶有宝石的丝织挂毯。哪一个欧洲国家舍不得用三艘船的代价换取那些无尽的宝藏？我要说的是第一个西航到达印度的人，那怕有一千艘船也载不完他在那里发现的宝物。我保证给西班牙带来这些东西。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的计划并未保密。现在人们到处都在谈论它。并非我一人在研究西航的计划。很可能现在在

葡萄牙、法国、英国已经在准备船队即将进行我在这儿所提建议的航行了。几年之后，大西洋很可能会变成一条顺利通行的繁忙的海路。不用很久，可能是别的某个人，而不是我，会驾船开通这条航路。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上帝对我的傲慢的惩罚。多年来，我朝思暮想的是：第一个把西班牙的国旗插到印度的土地上。”

“我还有一点要补充。这间宫殿里铺着价值连城的印度地毯。从事这种贸易的商人从中获取极大的利润。他们也不是直接从印度人那里买来的。他们垄断了对远东的贸易渠道。因此，你虽然把异教徒赶出了西班牙，你还得从他们的市场上按他们的要求的价格购买商品。当你的船只从穆斯林的地盘返航时经常遭到他们的抢劫和攻击，我们的船员被卖作奴隶。你愿意忍受这样的屈辱而不愿意为我的探险赐给三艘船吗？”

宫殿上所有的人都被哥伦布的话吸引住了。即使那些抱有成见的人也被他的雄辩所感染。哥伦布讲话结束以后，全场无声。人们凝神屏息，等待国王开口。但国王此时仍然犹豫不决。他轻轻地咳了咳，似乎是要清理一下嗓子，然后他环顾周围，眼光停留在格拉纳达的主教大人——塔拉维拉的脸上。显然国王觉得哥伦布的话有道理。这时，在场的人打破沉寂开始低声交谈起来。国王问哥伦布是否带着有关远征的文件和资料，尤其是有关成本的预算。哥伦布掏出两份写得满满的羊皮卷，说明这些资料都在上面，其他的材料现在放在他下榻的住所里。

国王于是说：“那么，先生，如果你把这些材料今晚交给我的秘书，我将指示国务委员会在一两天内开会，我将要他们仔细讨论你所希望的事情。”

哥伦布这时觉得满意了。紧张的神态开始放松，流露出一丝喜悦的表情。参加会议的佩雷斯院长和在门口等候的安东尼奥神甫都为这次晋见取得的进展而欢欣鼓舞。

但是乐观情绪并没有维持多久。几分钟以后，情况就有了变化。哥伦布刚要退场离开时，塔拉维拉主教开口说话了：“哥伦布先生陈述了他探险需要的条件，但是没有讲他个人有什么要求，在此事提交国务委员会以前，我们需要知道哥伦布先生要求得到什么样的报偿，假定探险成功的话。”

对此，国王马上表示同意，全场的人留下来等待哥伦布说话。他略为迟疑后提出自己的要求：

“陛下，我的要求是：第一，赐封爵位和海洋统帅头衔；第二，如果探险成功，我要求获得在所发现的土地上的世袭总督职务；第三，我要求得到这些地方全部收益的十分之一。”

话声刚落，全场为之愕然。谁也没有料到他会有这么高的要求。哥伦布讲完以后发现自己笼罩在一片深沉的寂静之中。这时连一根针落到地上似乎也能听见。过了一会儿，还是国王说话了：

“哥伦布先生，你不能把你的条件调整一下吗？”

“陛下，这些条件是合理的。”哥伦布说。这就是他的性格：要么不要，要么全要！要么不争，要么争到底！也许就是这种坚决而又僵硬的态度使对手真正明白了他的建议的价值。

这时，在场的一个人满脸通红的肥胖官员抑制不住吼叫起来：

“什么合理，荒唐透顶！漫天要价！无耻！一个疯狂的冒险家还不

明白他在西班牙王室面前的地位？一个热那亚偏街小巷的纺织匠，有什么了不起？他还想当统帅，得到爵位！他卖过地图，什么时候生意人得到过爵位？这样狂妄，应该用鞭子狠狠抽他一顿！”

“陛下，”哥伦布面向皇帝高声说道，“西班牙将从谁手中获得她的帝国？从一个纺织匠的手中，一个由她任命的海洋统帅的手中。”

国王面带愠色，耸耸肩说：

“很好，先生。国务委员会将研究此事。”

召见到这里结束了。哥伦布向国王和王后深深鞠躬后迅速退出了宫殿。此时已近黄昏，街上到处是闲逛的士兵，战争结束后他们无所事事。在宫殿的大门口，哥伦布与佩雷斯和安东尼奥神甫相对无言，只是告别而已。三人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局。

3 愤然离去

哥伦布会提出这么高的条件使众人吃惊。显然，他的计划不可能被国务委员会通过。海洋统帅的称号在西班牙是最高的头衔之一，何况条件中还包括他到达印度后可能从那里获得的财富。难怪他激怒了西班牙王室。但是哥伦布并不打算降低他的要求，没人能说服他。他的朋友也没料到他会如此仓促地提出这么些条件。他说他的要价是公平合理的，就他能为西班牙带来的好处而言，他的条件再加一倍也不为过。

两天以后的一个晚上，王后的亲密朋友哥伦布的坚定支持者莫雅女侯爵给佩雷斯神甫带来了紧急信息：国务委员会宣布反对哥伦布的计划。但她又说，希望并未完全破灭。王后仍然支持他，如果他能降低条件，可望重新审议。成功的把握不大，但可以试试。

佩雷斯院长同意再作最后一次努力，便由安东尼奥陪同立刻前往哥伦布的住所去。

到了哥伦布住所前面的街道上，他们从远处看见他已经穿戴整齐，把零星物品装进一只口袋里，正在往一匹驴子的背上放，看样子真是要走了。等他们走近，哥伦布对佩雷斯说：

“我正说要来看望你，向你告别呢。”

“你到哪儿去呀？”院长高声说道，“你不应该走，还不是时候。你应该再等几天。”

“我等得已经够久了。我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现在和西班牙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我要到法国去。朋友们，我很抱歉，但我从心底里感谢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我知道你们认为这一次是我的过错。毁掉了你们为我辛苦安排的良好机会。我为此再一次向你们表示歉意。原谅我吧。我再也不能让你们为我的计划浪费精力了。几个月以前我就计划着去法国，我早该走了。”佩雷斯院长想要说话，但哥伦布根本就不听了，“不，不，神甫，你也说服不了我。我很高兴我现在可以走了，再也没有那些难耐的等待，再也不用去央求权贵了。到了法国，我会更加努力，一切重新开始。神甫，为我祝福，让我走吧。”

别无他法。他什么也听不进去了。他跪到地上，让胡安·佩雷斯神甫为他祝福，为他的未来祷告。过后，他站起身来和佩雷斯、安东尼奥先后拥抱，然后跨上驴子。这时他说：

“等我到了契丹，我要把大汗宫殿顶上的金凤凰给你送来！”说完放声大笑，骑着驴子走了。在他就要转过街角时佩雷斯神甫突然喊道：

“你准备从哪一条路走？”

“从科尔瓦多，”说完挥了挥手便消失在远处了。

佩雷斯转身对安东尼奥说：

“他还没有走远，我们得把他弄回来。安东尼奥，快，去找莫雅侯爵夫人，告诉她哥伦布刚才动身走了。我到桑坦吉尔那里去。你请侯爵夫人尽快也到桑坦吉尔家去，我在那里和她见面。就说事情紧急。”

莫雅侯爵夫人一直在等待，见到安东尼奥以后便赶紧去桑坦吉尔家了。

路易思·德·桑坦吉尔是哥伦布的事业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他会做生意，很有钱，是一批商界人物的首领，深受国王信任和器重。有了他和侯爵夫人莫雅的周旋，事情还可能挽回的余地。看来，只有绕过国务委员会才能办成事。一批哥伦布的支持者将尽一切可能说服王后，请她下令，将哥伦布从路上召回来。

希望是渺茫的，但是也就只有这一次机会了。当哥伦布向王室开始提出申请时，他的支持者们一直都是十分坚定的，他们也没有付出太多的代价；哥伦布这一走，他们才意识到所遭受的损失有多大。桑坦吉尔行动迅速，哥伦布离去不过一小时，在他家里就有五六个朋友聚会在一起商讨对策了。

关键在于王后，她本来是卡斯蒂利惟一的君主，以后和费迪南平分秋色，共治天下。如果她愿意，她完全可以独立决断。桑坦吉尔这一批人商议结果，决定当晚立刻见她，告诉她哥伦布正在离开西班牙前往法国的路上。如果意识到哥伦布的计划可能被法国国王采纳，王后一定会立即采取措施。

然而，此刻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王后肯定早已回到她的寝宫。如果推迟到明晨才禀报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这时，侯爵夫人想出了办法，她自告奋勇决意夤夜求见王后。

她刚一出发，桑坦吉尔家的客人们一个个披上斗篷，立即行动。他们跟在侯爵夫人后面，穿过洒满月光的街道，来到王后宫门前。他们围着卫士长解释说有紧要公事。卫士长对这批大人物也不敢怠慢，只好放行。他们进宫以后在宫院夜间暗淡的灯光下不安地等待了一刻钟左右，才看见莫雅侯爵夫人高兴地内从内宫出来，说：

“王后还没有歇息，同意接见你们。”

4 朋友焦急

第二天天刚亮，一个戴着皇家臂章的信使骑着快马从圣菲出发，奔上了去科尔瓦多的大道。他身揣命令，要赶上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召他回来面见王后。这一次还是上次那个骑马带信到拉比达修道院去的信使。可是这一次他的任务不像上一次那么容易了。科尔瓦多和圣菲之间的大道挤满了从被长期围困的格拉纳达地区回家的人流。当太阳刚刚从平原东边的山顶上露面时，道路上扬起的一股股灰尘遮天蔽日。路旁散乱地堆放着卷起来的帐篷，到处是篝火燃烧后的灰烬。当皇家信使的快

马飞驶而过时，牛羊贩子赶紧鞭打牲畜闪到一旁让路。一群群背上驮得满满的驴子，一辆辆牛车，士兵、流浪汉，三五成群，络绎不绝。信使心中确实犯难：到那里去找克里斯托费·哥伦布呢？

太阳升起来后，路上行人略为稀疏一点。信使来到了平原西北面的丘陵地带，从这里还可以最后瞥见远处的格拉纳达城，由此往前即将进入山区了。一路上信使在每一家旅店都停下马来向牛贩子们和过往行人打听，“见到过一个单独骑驴子赶路，满头白发的高个儿没有？”有一家旅店老板说他记得见过这个人，但是那人今天一大早就往前走了。信使又急忙赶路，这一段山路极其陡峭，他只好下马步行。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看见一匹驴子孤零零地立在路旁。几步路远处，一个人手脚摊开躺着，大半个身子遮挡在灌木丛中。此人夜间被盗贼抢劫、殴打，衣服已被剥去，遍体鳞伤躺卧在这里好一些时辰了。整个上午从这里过往的人居然都没有发现他。但此人不是哥伦布，信使撂下他，跨上马，继续前行。

中午时分，信使到了一家旅店，下了马。店中一个老妇人肯定地告诉他说见过他所描绘的那个人。那人三小时以前在此停留，老妇人给驴子喂了水，给他上了酒菜。信使匆忙吃喝完毕，给了老妇人一点钱，急忙下山。这里地势平缓，马跑得很快。

又经过半小时的艰难行程，信使碰见一辆马车停在路旁，一只车轮坏了。一批衣着讲究的人围在车旁。树荫下，有几位女士坐在地上歇息。一位脸色通红的先生顶着灼人的太阳光不耐烦地来回走动。他就是三天以前在宫殿上激烈斥责哥伦布的那一位胖子。他的仆人和卫兵在陷入凹坑的马车旁边忙乎着。车轮已经没法修好，派去另找一个车轮的人还没回来。那位红脸先生告诉信使说，哥伦布从这里经过还不到一小时。信使的马已经筋疲力尽了，他亮出皇室证书，从这位先生那里换了一匹马便又上路了。

由此往前六英里的地方，哥伦布在一个叫做松木桥村的地方下了驴子，他扶着桥栏杆，注视着桥下哗哗的流水，不禁感叹人世沧桑，岁月磋跎。突然，他听见远处有人呼唤他的名字。他转过身来看见有人向他急驰而来。信使突然勒住缰绳，马的前蹄高高跃起，掀起一阵尘土，溅起一串卵石。

信使大声说：“哥伦布先生，我奉女王之命，请你回宫。我这里有她的戒指为证。”

哥伦布认出他来，但做了一个极不耐烦的手势，转身跨上驴子说：

“听着，我的朋友，不要打扰我。回去报告女王就说没有找到我。我不能再在圣菲浪费时间了。我再也没有耐心等待西班牙国王开恩了。我已经和朋友们告别，不会再回去的了。”

哥伦布手中鞭子一扬，催着驴子往前走。这时信使急忙抓住驴缰高声说：“老兄，别犯傻了。告诉你，你要的一切都会有的：船、爵位、统帅。我骑马跑这么远追你，难道让我就这么空着两手回去吗？”

哥伦布以怀疑的眼光盯着他。信使接着说：“你的朋友们都在女王面前为你说情。他们说的什么，怎么说的，我都不清楚。一句话，伊莎贝拉女王答应你的一切要求，她说话算数。我还听说，她情愿典当她私人的首饰和珠宝也要为你需要的船和远航筹集资金。现在你该跟我回去

了吧？如果不信，看看这个！”

信使掏出一封信。那是路易斯·德·桑坦吉尔写给哥伦布的信，内容就是信使刚才说的那些话。哥伦布仔细看了信，检查了火漆封印和签名，然后抬起头来说：“我怎么能够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信使说：“这事千真万确，你跟我回去吧！”

哥伦布二话没说，两人分别骑上驴子和马，转身回圣菲去。

在返回途中，他们又碰见了那位胖乎乎的红脸先生和他的随从。马车换了一个新的车轮，现在总算可以颠簸前进。车上的女眷不停口地抱怨着，但也只得忍受。其他人都骑马前行。当哥伦布走近他们时，红脸先生拦住他的去路说：

“喂，他们现在真的要把你弄回去吗？嘿，我看呀，他们会让你在宫廷里出丑哩”。

“相反，我不会出丑，我会成为海洋统帅，”哥伦布反唇相讥。

后来的一切似乎很顺利了。王后的威望和关怀打通了一切障碍。哥伦布先是得到了王后的恩准，接着是整个王室的认同。计划进一步完善，更臻成熟，也得到了国务会议的同意。远征的钱财和设备逐渐筹齐。哥伦布提出的所有条件和要求都被接受。船队将要在帕洛斯港集结并且从那里出发。五月初的一个上午，传令官以西班牙海洋统帅唐·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名义在帕洛斯城市的广场上公开宣布了这一命令。

此前，哥伦布一直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我们不妨在这里对他的活动年表作一简要回顾：

1451 出生于热那亚一个毛纺织商人的家庭。

1476 在葡萄牙海上的一次战斗中船被击沉，负伤泅水上岸。

1476 在里斯本与其从事绘图业务的弟弟巴特罗缪会合。

1477—1482 从事商务航运，北到北冰洋，南至几内亚。

1479 与费莉帕·佩雷斯特雷洛·莫尼斯在里斯本结婚。

1480 与妻子、岳母迁居圣港岛，生子迭戈。

1481 与妻子、儿子返回里斯本。

1484 首次向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建议组织西航。

1485 妻子在里斯本去世。向葡王的建议被驳回。带着儿子秘密逃亡西班牙。

1486 晋见西班牙国王，呈交西航计划。

1487 与贝特丽丝·恩丽克丝同居。

1488 贝特丽丝生子费南多。

1490 西班牙王室否决西航计划。

1491 再次晋见西班牙国王。

1492 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和伊莎贝拉率领大军攻占格林纳达——摩尔人在西班牙的最后一个城市。哥伦布终于有了机会让国王和王后认真听取他的西航建议。经过一番波折，建议被采纳。签订圣菲协议。

第六章 终于启航

1 一份协议

哥伦布又到了圣菲，国王和王后都不在那里，他们指派秘书胡安·德·哥伦马接见了。秘书按照国王的命令让人又付给了他一笔钱，并且让他看了哥伦马和胡安·佩雷斯院长共同起草的关于远航的协议草稿。哥伦马告诉哥伦布；他们是奉国王之命这么做的。哥伦布看了协议草稿，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他所提的一切条件都得到了满足，他现在终于可以穿着金马刺的皮靴以海军上将的称号出入宫廷了。在这份历史性的文献上哥伦布的名字前加上“唐”这个尊称了。他手画十字，向哥伦马鞠躬，表示感谢。

1492年4月17日，西班牙君主的秘书作为代表和哥伦布签订了西航计划的各项条款。凑巧的是：签订协议的双方的名字都是哥伦布（实际署名是哥伦姆“Colom”，即哥伦布本人；国王秘书，即哥伦马“Coloma”）。协议的主要内容：哥伦布从西班牙国王获得在他发现的海洋、岛屿和陆地上的世袭的海军上将和总督头衔。他个人有权享有在海军上将辖区内无论以何种方式发现、带来，或以易货贸易方式取得的所有珍珠、宝石、黄金、白银及其他物品和商品的价值在扣除成本以后的十分之一。他还被准许对远航的费用投资八分之一并相应获得八分之一的利润。协议全文如下：

“哥伦布在上帝的支持和帮助下，效劳陛下进行远航，作为这次航行和可能带来的发现的报酬，陛下恩准他提出如下要求：

首先，陛下，上述海洋的真正君主，自即日起任命哥伦布终身为他历经千辛万苦发现和获得的所有岛屿和陆地的海军上将。在他归世后，他的子孙后代同样永远享有这一职衔及其相应的一切显赫权力和特权，恰如卡斯蒂利亚王国的海军上将阿凡索·恩里克和他的前辈在他们的辖区中担任上述职务。——陛下恩准。胡安·德·哥伦马。

陛下任命上述哥伦布为他可能发现和获得的岛屿和陆地的总督和最高执行官，他有权对每个机构的各个职位提出三个候选人，以便陛下从中选择最中意的人选。这样，上帝允许他发现并据为陛下所有的领地将会得到更好的管理。——陛下恩准。胡安·德·哥伦马。

凡在上述海军上将的辖区内买到、换到、发现和获得的所有货物，不论是珍珠、宝石、黄金、白银、香料，还是其他诸如此类的物品和货物，也不论其种类，名称如何，陛下允许哥伦布在扣除需要的全部费用后，可以获取上述全部财富净余的十分之一，并有权按他的意愿处理这些财富；其他十分之九的财富效纳陛下。——陛下恩准。胡安·德·哥伦马。

如果因为他从可能发现和获得的岛屿和陆地带回的货物，或因为用这些货物与这里的商人进行交换而在贸易场所引起诉讼；倘若根据海军上将所持有的职权，他应该承担这类诉讼案的审理权。陛下允许他或他

本协议原载《九江师专学报·哲社版》1991年，4月版。哥伦布名字前的“唐”字可能被删略了。本书中为了保持地名和人名的统一，对个别字作了改动。

的代理人，而不是他的法官审理此类诉讼案和做出裁决。——根据阿凡索·恩里克和他的继承人，在他们的辖区担任海军上将时的先例，若此类案件归属海军上将审理，且此种做法公正合理。——陛下恩准。胡安·德·哥伦马。

如果哥伦布愿意，他有权每次投资装备所有进行贸易船只总额的八分之一，他同样可以因此获得八分之一的利润。——陛下恩准。胡安·德·哥伦马。

上述要求，于1492年4月17日，在格拉纳达省维加区圣菲镇获得恩准，且与每项条款的结尾的陛下答复一并送发。朕，国王；朕，王后。”

在4月17日协议书的基础上，4月30日制订了法律证书。这份新的文件，是由胡安·德·哥伦马撰写的。发现者重新仅仅被称为“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他将去发现依然还未发现的“某些岛屿和陆地”；他“希望在上帝的帮助下将会发现和挣来”的这些地方；那些头衔，包括“唐”和其他特权，也不言而喻地被推迟到“在发现和挣来上述大洋海的岛屿和陆地或这些地方以外的任何地方之后”再授予。第二个经过官方斟酌的文件与第一个充满哥伦布思想的文件之间，存在很明显的不同。

当时，哥伦布很有可能未发现这些细节变化，认为他已经赢了，其他一切似乎都无关紧要。他满怀希望，于5月12日离开格拉纳达。

国王终于答应将获得的收入的百分之十奖赏给哥伦布，这是符合当时欧洲的君主奖励臣民的惯例的。在15世纪，国王们的收入并不很高，只有用重赏的方法才能开辟新的财源，增加王室的收入。即使这样，这百分之十的奖励往往也只是不能兑现或不能完全兑现的一纸空头“支票”而已。

人们注意到，上述“协议”和“法律证书”都只是说发现新的岛屿和陆地，只字未提哥伦布在提交计划过程中反复讲到的契丹和西潘古。西班牙国王在后来的法律证书中也未提到原协议中规定的哥伦布应得的财富的十分之一，可能是为日后王室“赖账”埋下伏笔，哥伦布晚年经常抱怨没有兑现他应得的奖励份额。他死后，其家属曾经向王室提出诉讼，1567年败诉，所得的财物更是大大减少。但仍保留了世袭贵族头衔和韦拉瓜公爵职位。每年得到1万迪卡特（约合一两万美金）。这个待遇，西班牙政府一直履行到1898年失去在最后一个美洲的殖民地——古巴时为止。

2 首航的出发港

在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两个王国的合并过程中，在对摩尔人的长期征战中，帕洛斯人态度消极，对王室的命令经常采取违抗的态度。国王对此早就耿耿于怀，作为惩戒，曾经命令帕洛斯人出资建造并装备两条三桅帆船，负责在南部沿海一带的巡逻任务。在签署与哥伦布的协议以后，又命令帕洛斯人把这两条船交给哥伦布使用，以完成远航的任务。1492年5月22日，哥伦布怀揣着国王的这道命令到帕洛斯去了。路途中，

他在拉比达修道院停留，感谢胡安·佩雷斯修士对他的种种帮助，并和他分享西航计划得到国王批准即将付诸实施的快乐。几乎是在发布同意哥伦布西航命令的同时，西班牙国王也发布了从其国土上驱赶犹太人的命令。1492年8月2日，西班牙王室发布了最后一道命令：驱逐所有不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离开这个国家。大批犹太人被赶出家园，财产被剥夺，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有的人甚至被残酷迫害致死。哥伦布作为犹太裔人此时此地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为多年的宿愿有望实现而兴奋；另一方面，他也为犹太人的悲惨遭遇而痛苦。8月2日对他来说是一个不祥的日子，除了那道命令而外，1492年的8月2日碰巧也是犹太人斋戒哀悼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的日子。西航出发的日期偏偏定在这一天，可见其用心良苦。

帕洛斯城坐落在西班牙西南边廷托河入海口处的一个小小的港湾中间。五百多年前，这个港口的水很深，当时西班牙在大西洋沿岸的港口不多。到今天，陆地朝海里延伸了许多，海水消退了，帕洛斯港的水变浅了。哥伦布第一次来到西班牙就是在这个港口城市上岸的。那时他十分落魄，而现在受到国王的委任，手里拿着国王的命令，自然神气活现，今非昔比了。

5月23日，也就是他离开格拉纳达以后11天，他在帕洛斯圣乔治教堂召集市政当局和市民代表开会，胡安·佩雷斯修士也参加了。会上，公证员宣读了王室命令。那道命令如下：

奉天承运卡斯蒂利亚、莱昂、阿拉贡、西西里等国王费迪南德和女王伊莎贝拉向尔迭戈、罗德里格斯、普列托及帕洛斯市全体居民致意和施恩。

有鉴于你们行事曾损害公益，应该受到谴责，地方议会责成你们把两条装备完善的轻快帆船提供皇家使用，使用时期为一年，使用期内由你们负责适当照管并负担用费……现在我们已任命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为船队的领队，率领三艘武装的轻快帆船到某些海洋地区去执行任务为我们出力。我们希望他迅速接收你们理应交供公用的上述船只，因此我们命令你们在接到诏书十日之内把应交的两条帆船做好一切开航准备，然后在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的指挥下，到他奉命要去的任何地方去……我们已命令他按照上述三条船上船员工饷标准预付给乘这两条船出航的人员四个月工饷。对我们命令他租用的另一条轻快帆船则照</PGN0081.TXT/PGN>本海岸出航人员惯常标准支付工饷……我们禁止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或其他任何人乘这些船只到我们的兄弟葡萄牙国王控制的圣乔治·达·米纳去或者到那里从事贸易……我们主耶稣基督 1492年4月30日于格拉纳达市。

国王 女王

十天之内帕洛斯的轻快帆船要做好一切准备，两船的船员也要在这个期限内配齐，并给他们预付四个月的工资。预付工资是一项招募船员的优惠措施。当帕洛斯人听说要求他们派出两只船，还要派人参加驶向可怕的“黑暗之海”的航行时，个个显得无精打采，垂头丧气。他们对待国王的命令素来就有“尊重但不执行”的经验，颇有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作风。帕洛斯人对国王命令的消极态度大出哥伦布的意外。

在十天的期限中做这么多事也是极不现实的，实际上花了整整三个月时间才完成准备工作。在此期间，碰巧有一条来自加利西亚的帆船也停靠在帕洛斯，哥伦布租了这条船作为自己的指挥船——旗舰。那时候西班牙的船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是正式名称，它前面照例有个圣字；一个是译名，那是海员常用的。哥伦布的指挥船船名“圣·玛丽亚”号，译名叫“拉·加列加——加利西亚”号，是三条船中最大的一条。这原来是一条货船，共有两层。船首有一个高大的三角形塔楼，船尾有一座方形塔楼，大炮炮口可以从尾柱上方伸出。这条船形体粗壮但却行动迟缓，可载重100多吨，船身长30米，龙骨长12米，船宽6米，从龙骨到甲板深度3米。这是3桅帆船：前桅，主桅和后桅。前桅和主桅均挂大幅直角帆，后桅挂三角帆。此外，在船首斜桁上还挂有一张小的直角帆，主帆上方还挂有一张小的上桅帆。哥伦布在这条船上升起了代表他的旗帜。

帕洛斯提供的另外两条是轻快三桅帆船，一条叫“平塔号”，它比“圣·玛丽亚号”小巧轻便，速度快得多，载重量79吨，长17米，龙骨长13米，船宽5米。另一条叫“圣·克拉拉”号，译名“尼尼亚”号，取这个译名是因为它原来属于帕洛斯的尼尼亚家族所有。这条船的载重量50~60吨，长15米，龙骨长12米，船宽5米，龙骨至甲板深度2米。它出发时挂三张三角帆，到了加纳利群岛以后哥伦布用直角帆代替了三角帆，使它同“圣·玛丽亚”号一样，因为在顺风行船时直角帆要快捷得多。这条船的特点是有四支桅杆，船尾的后桅上多挂了一张三角帆，这使它逆风行驶时比另两条船都快。

“平塔号”和“尼尼亚号”船身细长，船舷很低，舷缘的中心部位矗立着的主桅杆显得特别高大。

三条船的舵楼均在船尾，都是用石头炮弹作稳船物。船的构架零件都是用木钉连接起来的。船身吃水线以上的外壳涂了鲜艳的油漆，吃水线下面也涂了油漆。风帆上面画了十字架和纹章图案。每只船在进出港口时都悬挂彩旗。女王伊莎贝拉的御旗挂在主桅上。御旗上绣着两座卡斯蒂利亚城堡和两头莱昂狮子，按旗面四等分，交错排列着。在船首前桅或后桅上挂着远征探险队队旗。队旗是白底上缀着绿色的十字架，十字架端画一王冠。三条船都装备着射石炮，可发射石弹，还装备着鹰炮和步枪，可发射铅砂子弹，大部分水手都配有全套的护身铠甲和头盔，还有长矛和棍棒以反击海盗和防止其他意外事件。

哥伦布是异乡人，没有帕洛斯人的支持，尤其是平松家族的支持，他不可能在短期内筹集这么多人力、物力，不可能完成这么大量的组织工作。

3 平松兄弟

平松是哥伦布第一次在拉比达修道院居留期间结识的人，也是在帕洛斯居民中有幸找到的支持他西航的人。他们有着共同的志向和爱好。平松出生在安达卢西亚，他身材高大，虎背熊腰，粗壮结实，动作敏捷灵活。由于长年累月在海上航行，经受风吹浪打，紫铜色的脸上布满皱纹。人们都称赞他是帕洛斯最出色的水手。马丁·阿隆索·平松是老大，

指挥“平塔”号。他的弟弟弗朗西斯科·平松担任领航员。另一个弟弟文森特·亚涅斯·平松指挥“尼尼亚”号，这条船的船主和领航员是胡安·尼尼约，这条船也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哥伦布确实想承担此次远航的八分之一的费用，以便按照与王室的协议得到八分之一的收益。但他本人没有这笔钱，便向平松借得 50 万马拉维迪。平松家族在这次远航中的作用愈来愈显著。除了借钱给哥伦布外，他积极地组织人力、物力，通过各种渠道招募人员，传说他亲自上街击鼓吸引参加者，甚至自己出钱偿付各种开支。哥伦布对平松的支持和操劳十分满意，很高兴他在这次史无前例的远航中有了这么一位亲密合作的伙伴。他们就像一对亲兄弟一样友好相处。

哥伦布在马丁·阿隆索·平松的住宅里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平松兄弟、治安法官、参事、水手、渔夫、手工匠人和一些居民。这些人都是远航的参加者，哥伦布第一次认识其中的一些人，他们的姓名将长久地留在他的记忆中。

会上，哥伦布除了水手的招募外，还谈到了必需的食品储备：面粉、咸肉、蔬菜、水果，还有油、酒、醋和淡水。哥伦布认为每人每天需要有一斤干粮、二公升葡萄酒、半斤肉或鱼。还要准备一些小商品，如玻璃珠，黄铜戒指、镜子、帽子、靴子……以便和旅途经过的岛屿或到达印度后与当地居民作交换或买卖。

哥伦布认为不仅要有手艺精湛的工匠同行，还需要一些精通海洋科学、自然和动植物学的人。他还请来了几个专门人才：一个是会说十几种语言，包括阿拉伯语、希伯来语、迦勒底语的犹太人路易斯·德·托雷斯作翻译，他已受洗改宗基督教；第二个是罗德里戈·德·埃斯科维多，任船队秘书，负责正式记录所发现的地方和人物；第三个是罗德里戈·桑切斯，国王的稽核官，他的主要职责是根据协议为国王获得应得的那一部分黄金；第四个是佩德罗·古蒂埃尔雷斯，国王的侍从。还有一个是迭戈·德·哈腊纳，是贝特丽丝的堂兄弟，出任船队纠察长。

由于帕洛斯人的消极抵制，招募船员的工作一度非常困难。哥伦布为了实现其抱负，在王室的同意下，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甚至准备组织一批罪犯参加船队。他让哥伦布下达了一项命令，即凡愿意跟他出航的人，所判刑期中止。仗着这项命令，他到各监狱去招募船员。他的这一举动曾经使胡安·佩雷斯修士十分不安。只是由于平松兄弟的热情动员和他们在当地海员中的极高威望，吸引来了足够的海员，哥伦布招募罪犯的计划才未付诸实施。新募集的船员——乘务员、水手长、填缝工、水手和少年见习水手——几乎都是安达卢西亚地区土生土长的人，他们来自塞维利亚、科尔瓦多和赫雷斯这些城镇与村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有航海经验的水手。水手们的每月工资相当于英国金币 19 英镑，低级职员加倍，少年见习水手大约是 19 先令 2 便士。除哥伦布外，另有三个外国人：一个热那亚人，一个葡萄牙人和一个威尼斯人。船员之中确有 4 个刑事罪犯，其中一人在斗殴中误杀对手，另外 3 人是因帮助他人越狱而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犯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几个人表现都不错。

他们同其他海员一样，跟着哥伦布经历了以后的几次航程。

皇室向哥伦布提供了 50 万马拉维迪，是经桑坦吉尔之手预借的；哥伦布自己向马丁·阿隆索·平松借了 50 万。据估计，这支船队每吨位需要两万马拉维迪，整个船队是 500 个吨位，这就需要 100 万马拉维迪。一年的饮食需要 54 万马拉维迪，其他费用还需 50 万。这么大的开支，没有平松家族的帮助，哥伦布是无法启航的。

参加哥伦布 4 次西航的人员现在能查到的只有第一次的名单。

“圣·玛利亚号”船上人员（40 人）：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船队总指挥
胡安·德·拉科萨	船主兼船长
迭戈·德·哈腊纳	船队纠察长
佩德罗·古蒂埃尔雷斯	王室侍从
罗德里戈·德·埃斯科维多	船队秘书
罗德里戈·桑切斯	稽核官
迭戈·德·萨尔塞多	哥伦布的听差
路易斯·德·托雷斯	翻译
安东尼奥·德·库埃拉	木匠
巴特罗缪·加西亚	水手长
查楚	水手长
迭戈·佩雷斯	油漆匠
多明戈·维兹凯诺	桶匠
胡安·桑切斯	医师
罗佩	细木匠
佩洛·尼诺	舵手
佩德罗·德·特雷洛斯	听差
胡安	佣人
罗德里戈	佣人
克里斯托瓦尔·卡洛	金匠
罗德里戈·赫雷斯	
阿隆索·齐塞洛	
阿隆索·克拉维约	
安德烈·德·伊鲁恩思	
巴特罗缪·比尤思	
巴特罗缪·托雷斯	
迭戈·百慕德思	
多明戈·德·勒奎提奥	
冈萨洛·弗兰科	
雅科梅尔·里科	
胡安·德·赫雷斯	
胡安·德·拉·普拉萨	
胡安·马丁内斯·德·阿科奎	
胡安·德·梅迪纳	

胡安·德·莫规埃
胡安·卢以思·德·拉·彭纳
迈思特·胡安
马林·德·尔图比亚
佩德罗·伊兹奎埃多
佩德罗·德·里佩

“平塔号”船上人员（共 25 人）：

马丁·阿隆索·平松	船长
佛兰西斯科·马丁·平松	领航员（阿隆索之弟）
克里斯托瓦尔·加西亚·夏尔明托	舵工
克里斯托瓦尔·昆特洛	船主
加西亚·赫尔南德斯	管事
马埃思特勒·迭戈	外科医生
贝纳尔	佣人
佛兰西斯科·加西亚·瓦勒荷	
戈麦斯·腊思孔	
胡安·百慕德思	
胡安·昆特洛	
胡安·罗德里格兹·白密荷	
佩雷斯	
安东·卡拉布勒思	
迭戈·马丁·平松	
费南多·门德斯	
佛兰西斯科·门德斯	
吉尔·佩雷斯	
胡安·夸德拉多	
胡安·雷纳尔	
胡安·佛德·德·特里阿纳	
胡安·委卡诺	
佩德罗·特杰洛	
散雀·德·拉马	
佩德罗	

“尼尼亚号”船上人员（共 20 人）：

文森特·亚涅斯·平松	船长
胡安·尼诺	船主兼领航
散雀·陆以兹	舵工
巴特罗缪·罗尔丹	见习舵工
阿隆索·德·莫拉勒思	木匠
巴特罗缪·加西亚	水手长
马埃斯特拉·阿隆索	医生
米谷额尔·德·索利阿	佣人
胡安·阿理亚斯	听差
佛兰西斯科·尼诺	
安德列斯·德·韦尔瓦	

迭戈·洛伦卓
费南多·德·特里安纳
加西亚·阿隆索
胡安·阿腊埃司
胡安·罗麦洛
佩德罗·德·索利亚
佩洛·阿腊埃司
佩洛·桑切斯
罗德里戈·蒙格

4 扬帆启航

1492 年 8 月 2 日夜晩，是出发前在岸上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街道上和酒馆里挤满了人，但根本没有兴高采烈的气氛。市政当局派人严守城门，防止船员在出发前的最后一刻临阵逃跑。和家人的告别难舍难分，情绪低落，仿佛是今生今世再不能见面了。

半夜时分，圣乔治教堂的大钟敲响了。钟声嘹亮悠长，哥伦布和参加远航的全体船员，还有市民们齐聚在码头上。拉比达修道院院长胡安·佩雷斯在这里为他们作弥撒，为他们航行成功而祈祷。在场的所有的人都跪在地上祈求上帝的祝福，仪式拖得很长。夜间的海风劲吹，听不清佩雷斯喃喃的祝福声。夜色很浓，只有借助停靠在岸边的船上的灯光照明。

8 月 3 日（礼拜五）清晨，举行启航仪式。人们又列队在教堂前的广场上，等待地方官员和海洋统帅的到来。

参加远航的人来自不同的阶层，穿着不同的衣裳。他们有的穿着丝绸紧身上衣，有的穿粗布衫；有的戴着红色无檐水手帽，有的戴着直筒无檐丝绒帽；有的人脚穿皮靴，有的人穿便鞋。有拿惯了斧头伤痕斑斑的手，也有养尊处优的白净细嫩的手。有的人五官端正，有的人嘴眼歪斜。有的人面容和善，有的人目露凶光。有年长的，也有年轻的。给海洋统帅配备了一个听差，叫佩德罗，是一个十几岁的男孩，供他传唤支遣。最后一批挑水夫离开了封达尼亚泉井，他们给船装上供旅途用的淡水。“圣·玛丽亚”号，“尼尼亚”号，“平塔”号——三条船在平静的海面上轻轻地摇晃着。

贝特丽丝带着两个儿子——迭戈和费南多来了，她身着绿色的绸裙神态端庄而安详。治安法官、参事、地方官员、拉比达修道院的修士也纷纷来了。最后出现的是海洋统帅哥伦布。他神情严肃而安详。人们向两边后退，让开一条道。

唐·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缓步走来，走向他指挥的船队。他身穿用丝绒和绸缎缝制的紧身上衣，衣领上装饰着鲜艳的花边。柔软的皮靴上配着金马刺。晨光洒落在他红棕色的头发上，布满雀斑的脸神采飞扬。他那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目光难以捉摸，像注视着远方，但又像看着眼前：看着他的船队、港口和船只，看着同他在一起的显贵人物，和 100 来个即将随他奔向荣誉或死亡的水手，还有帕洛斯的居民和从附近一带赶来的人群。

水手们纷纷登船，站到各人自己的岗位上。送行的妇女中有人哭泣。

哥伦布望着人群，人群的目光注视着他。人们把他看作是一个经验丰富、卓有见识的船长。拉比达的修士们支持他的行动，平松弟兄们同他一起远航。为了西班牙国王和王后，他就要驶向大海去征服远方的岛屿和陆地。

国王们的旗帜、海洋统帅的旗帜在阳光中招展。突然，三条船的主桅杆上升起了宽大的十字旗。乐队的小号、短笛和鼓点齐鸣，嘹亮的乐声盖住了人群的喧嚷和风声。神甫为船队和水手们祝福。海军上将跪在地上画着十字，广场上、街道上的人群都随着他跪在地上祈祷。在拉比达的修道院里，修士们整齐地跪在海军上将曾经多次来做祷告的大理石圣女像前祈祷。

8月3日黎明，东方地平线上透露出一线曙光，哥伦布乘划桨船登上旗舰，发出开航的命令：“以上帝的名义，出发！”马丁·平松和文森特·平松分别在船桥上重复着哥伦布的命令。水手们摇动绞车起锚，发出轧轧的响声，湿漉漉的锚链从海面下缓慢升起来。刚刚挂起来的船帆，拍打着晨风发出呜呜的吼声，鼓起“大肚子”似乎要挣脱系牢他们的绳索，随风飞去。三条船掉过来，趁着落潮顺廷托河下驶，船身后划出一道浪花。这时太阳还没有升上地平线。廷托河泛起一股红色的水流，是被从附近一个古老铜矿的冲刷物染了色。

“上帝保佑你们！孩子们。”佩雷斯修士的手在空中画着十字，向已经远去的人祝福，三条船上的船员们站在挤得满满的甲板上，向帆洛斯致意，向前来欢送的人们致意。号声和呼声渐渐消失。哥伦布转身向着陆地致以最后的敬礼。“圣·玛利亚”号殿后，在她的右前方，“尼尼亚”和“平塔”号朝着西南方向加速前进。这时船上的水手们回过头来还能看见远处拉比达修道院雪白的高墙上映着的一抹朝霞，太阳缓慢地升起来了。

水手们的妻子和母亲忍不住伤心落泪，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她们的内心。他们的子弟和丈夫就要驶往那无边无际的“黑暗的大洋”，那被称为“天涯海角”的地方，也许永远回不来了。

人们的担心不无道理，这么简陋的三只船，不管它们外表装饰得多么华丽，不管送别仪式上有多少祝福，依靠它们沿着一条完全陌生的路线出航，横渡当时人们一无所知的西边的大洋，确实是太危险了。

第七章 发现陆地

1 《哥伦布航海日记》序言

此时此地的哥伦布的确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百感交集。仿佛在做着童年的梦。恍惚间，他好像觉得汹涌的海水扑面而来，自己怀抱着一条木桨在海里挣扎；忽然，一个骑着快马的葡萄牙密探向他疾驰而来；公爵的通红的脸，恶狠狠的目光，声色俱厉的呵责……往日生活的场景一幕幕浮现在他的眼前。多少担心！多少焦虑！等待盼望这一天，花了若许年！头发都熬白了！最可宝贵的青春岁月过去，他已经42岁了。他觉得自己正当壮年。

他感到心满意足的是，终于可以大展鸿图了！六年来，他受过的嘲笑和奚落、挫折和失败，都像船边的流水一样转瞬即逝了。他独自一人站在船尾塔楼上，一副海洋统帅的派头，踌躇满志，浮想联翩。前面等待着他的将是即将发现的岛屿，总督的冠冕。他怀揣着西班牙国王的两个文件。

第一个文件没有填写日期，是一纸简短的拉丁文护照：

为了某些理由和目的，我们派高贵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率领三条装备良好的帆船携带一些礼品飘洋过海，走向印度地区。

另一个文件是介绍信，其部分内容如下：

致最尊敬的君王：

我们很亲爱的朋友，卡斯蒂利亚、阿拉贡和莱昂等国的国王费迪南德和女王伊莎贝拉向您致敬和祝福，我们已愉快地获悉您尊敬和尊重我们和我们的国家，您渴望获得关于我们胜利的消息[！]为此，我们决计派遣我们的高贵的船长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携带信函来拜望您，通过信函您可以知道我们身体健康，国运昌隆……

国王

女王

这封信是准备让哥伦布面呈契丹大可汗的，目的是想在大汗与基督世界之间，通过西方航路建立首次直接的联系。

哥伦布脑海里不断出现的是大洋那边黄灿灿的金，白花花的银，无穷的财富。这对于一个债台高筑、靠别人施舍过日子的穷光蛋来说还有什么更宝贵的呢？往脚下看去，来来往往的海员正在各自的岗位上奔忙，起伏的浪涛颠簸得他们像醉汉似的摇摇晃晃。他自己不也是一步一步从那里攀登上来的吗？海上的水手生涯对他是多么的熟悉！但是今天，他是指挥下面这些海员的船长，身穿绸缎衣服，脚登带金马刺皮靴的海洋统帅。大约两个月前，5月8日，国王还把他的儿子迭戈指派给王子唐·胡安当伴童。在卡斯蒂利亚，即使在贵族当中，这也算是最高的荣誉，而他却获得了。他真的觉得皇恩浩荡了！他决心把这次远征的所见所闻，所发生的一切都记录下来，以便日后源源本本地向国王和王后禀报，以报答他们的知遇之恩。这就是后来人们见到的“哥伦布航海日记”。他在日记的开头写下了如下的序言：

以吾主耶稣基督之名义

至尊至上、强大无比、笃信基督的君主，西班牙本土及海外诸岛的国王与王后，吾人之主宰：

1492 年，二位陛下击败统治欧洲的摩尔人，结束伟大的格拉纳达战役之际，臣于 1 月 2 日亲眼目睹陛下之皇麾随军力所至，高悬于格拉纳达城堡阿尔凡布拉塔楼之上，臣还看到摩尔王走出城门亲吻您——君主陛下，臣之主宰的双手。尔后，臣于同月向陛下呈递关于印度大陆和一个叫做大可汗的君主的奏书。大可汗一词在吾人罗马语族语言中乃“众王之王”之意。他及其先辈曾多次遣人前往罗马请求派遣精通吾人神圣宗教之士前去为其传教，然教皇始终未允所请，致使如此众多人口信奉了堕落之异教，沉沦于偶像崇拜之深渊。为此，作为炽爱神圣基督教并努力推动其发展的天主教徒，作为穆罕默德教及所有偶像和异教之敌人，国王与王后二位陛下决意派臣，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前往上述印度各地，拜谒该地诸君王，察访民情，观光名胜，了解风土并使其人民皈依吾神圣宗教。二位陛下还令臣一反昔日之旧径，勿由陆路东行而另辟新途，专取海路西行，即沿直至目前臣等尚不知是否有人经过之路线航行。

在把所有犹太人从陛下的国土上驱逐以后，一月份陛下即令臣率足够舰队前往上述印度各地，为此还赐臣隆恩；授臣以“唐”的贵族头衔；封臣为大洋的远征军司令还任命臣为所发现及占领的岛屿和大陆的终身副王和总督。此外，陛下还允臣之长子世袭臣之一切，以后代代永世相传。

臣于 1492 年 5 月 12 日星期六离开格拉纳达城到达帕洛斯港，在该地装备了三艘宜于此次航行之帆船。在备足粮秣、募足水手之后于同年 8 月 3 日星期五出前半小时由上述海港启航驶向隶属于陛下的加纳利群岛，再由该地前往印度地区，以便将陛下之诏书面呈当地诸位国王，履行君命。臣拟在航行中逐日记录所见、所闻、所做以及可能发生之事。另外，二位陛下，臣除每晚记述白天经历之事，白天记述夜间之事外，尚拟绘制一册新航海图，标清沿途大洋里各大海和陆地之方位。除此以外，臣还拟制彩图一册，以赤道纬线和西经线为准，标出海陆位置。

尤为重要的是，臣当废寝忘食、锲而不舍地从事航行，以期完成任务，虽然这对臣将是一次极为艰巨的使命。

2 从帕洛斯到加纳利

哥伦布率领的船队出发时，天气温和，船队顺风向南驶去。早上 8 点，顺利越过廷托河入海口处的萨尔特岛。海洋统帅下令向西南方向行驶，朝加纳利群岛前进。礼拜六和礼拜天，仍然保持这一航向。海面上风平浪静。

“平塔”、“尼尼亚”、“圣玛丽亚”——三条船列队徐徐向前，桅杆上的一张张帆像憋足了劲儿的一只只大手推着船前行。海风拂面，景色壮观，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么好的天气出航更能鼓舞水手们的士气了。马丁·阿隆索·平松指挥的“平塔”号上，离愁别绪的沉郁空气一扫而光，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有人唱起歌来。紧接着在文森特·雅内兹·平松指挥的“尼尼亚”号的水手也唱和起来。他们唱安达卢西亚的抒情歌或摇篮曲，也唱人们熟悉或不熟悉的水手们喜欢的歌。有些歌完全是即兴的创作，有的是旧的曲调换上了新的歌词。一到了海上，这些

长年累月在水上来往的汉子就像回到了故乡一样，心胸开朗，忍不住要敞开嗓门表露一番。他们的嗓音洪亮而又粗犷。

星期一，也就是8月6日，出发才三天，“平塔”号驶近哥伦布的大帆船，马丁·阿隆索·平松走到船舷边上高声对他说：“舵断了，船舱进水了。”哥伦布一听很生气，怀疑有人破坏，他抖出海洋统帅的威风命令马丁·阿隆索上船见他。马丁跨上船的第一句话是：“要是不修，‘平塔’号要沉。”哥伦布和马丁交换看法，怀疑是“平塔”号的两个船主的有意破坏，他们从一开始对这次远征就没有信心，但又不敢收回承诺，因此制造事故以便返回去。哥伦布说，到加纳利群岛也许能找一条船替换“平塔”。

当时的海员是最信奉宗教的人。每天早上，迎着朝霞，水手们跪在甲板上做晨祷，默背《诵圣母经》，随后吟诵《我们在天上的圣父》和《万福玛利亚》，祈祷圣父和圣母赐福。夕阳西下，夜班开始之前，全体水手集合在一起，举行晚祷，背诵《圣母祝福》。

接着全体水手齐唱《我们在天上的圣父》，《使徒信经》和《万福玛利亚》，最后以唱赞美诗《万福啊，慈爱的圣母》结束。

不管是风和日丽或是狂风暴雨，这些在海上破浪前进的船员每天都坚持不断地举行这样的宗教仪式。

船上生活是艰苦的。食物就在甲板上烹调。老是腌肉、面包干和豌豆。桶装的淡水因存放太久而腐坏。只有哥伦布和船长才有单舱和吊床，其余的人只能随便就着一个地方和衣而卧。

哥伦布凭着他多年的航海经验，避开北大西洋上空狂暴的顶头风，借着一直不停的北风，向南航行，顺利到达加纳利群岛。哥伦布决定让“平塔”号停泊在大加纳利岛上的最大港口——拉斯·泊尔马斯岛，对船身和舵进行维修。“尼尼亚”号的三角帆换成了直角帆，为的是加快航行速度。“圣·玛利亚”号和“尼尼亚”号一同驶往群岛西边的戈梅拉岛。哥伦布带领船员上岛储备淡水，购买粮食、干酪和腌牛肉。随后他前往拉斯·帕尔马斯岛考察“平塔”号修理情况，再把修理好的“平塔”号船带到戈梅拉岛来与另外两条船汇集到一起。

加纳利群岛是由七个岛屿组成的，在靠近非洲北边一角的地方，距离摩洛哥西边大约60海里。加纳利的名称是罗马人用拉丁文“卡尼”（Canis）给取的，卡尼的意思是狗，因为在这些岛上繁衍了许多大种狗。哥伦布来到这里时，西班牙和其他欧洲海员发现这些岛屿已经有一百多年了。

从帕洛斯出发以后，水手们本来以为此一去再难返回，他们的脚今后再也不会踏上陆地了。没料到不过一个星期就来到了这么迷人的加纳利群岛。这里不就是世界的边缘吗？不，这里是通向西方那神秘的未知世界的门户。这里的天和水都那么碧蓝碧蓝，起伏的山坡上布满大片的橄榄树林和盛开的鲜花，小镇房屋的倒影投射在水面上，随风不停地抖动着，真是难得一见的好风光。在这里停留就像度假一样，确实是一件赏心乐事。水手们上岸后或是到酒馆喝酒，或是躺在有藤蔓可以遮荫的沙滩上休息，享用着当地出产的西瓜和葡萄。加纳利的居民乐于用他们

的土产和海员们交换。当地人谈起每年在这个地方，当太阳低垂时，无论是清晨或黄昏，都偶尔可以看见西边远处矗立的山峰时隐时现。船员们心想，那里是不是安蒂利亚岛？或者是我们就要去寻找的叫做印度的那个地方？

哥伦布在准备从加纳利启程时，一条西班牙快帆船船长从依埃洛岛来见海洋统帅，说有三条葡萄牙船正在该岛附近海面活动，似乎有前来寻衅的意思。哥伦布怀疑是葡萄牙人虚张声势，但也使他增加了加快行动步伐的紧迫感。

船队离开加纳利时，“平塔”换了新的舵，“尼尼亚”换了新的帆，船队再次向西进发。这时大批色彩鲜艳的鱼群从船边游过。大加纳利岛慢慢地消失了。船队驶近特内里费岛，这个岛上 1.2 万英尺高的山峰火山正在爆发，向天空猛烈喷射着火焰和烟尘。当时太阳已经落山，在夜幕中，山巅喷出的一股一股的火焰愈发显得鲜红耀眼。从喷射口沿着山岩流下的仿佛是一条红色的河流。有的人在艾特纳和维苏威见过这样的场面。但在这儿，在这个世界的“边缘”上，在这一次前途未卜的远航之前，海员们认为这可能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一次警告！海洋统帅说这是上帝在为他们壮行，应当赞美他，而不应当感到害怕。

离开了特内里费岛，第二天早上日出以前来到费罗岛——铁岛。这是船员们进入大洋之前能够看见的最后一块陆地了。它缓慢地从船队旁边向着东南方向逐渐隐退。到了这时，原来的一点微风也停息了，船帆凹瘪，船只像蜗牛般蠕动着前行。铁岛真的像铁一样凝固了。一整天一整夜过去了，船帆不起任何作用，船队只行驶了很短一段路程。好像是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块土地要把船员们留住，他们也对它恋恋不舍。

直到下午，天气才开始变化。黑云在铁岛上空聚集。黑沉沉的铁岛更显得轮廓分明。海面微波乍起。一阵狂风夹着疾雨从天而降。船帆再次胀满。船头破浪向前。铁岛和阵雨被抛在身后。9 月 9 日还远远望得见岛上的山峰。直到这一天傍晚，大陆的最后一点踪影才消失在东方地平线上。三条孤零零的帆船航行在烟波浩淼的大洋中。哥伦布亲自导航：“向正西前进，不要偏北，也不要偏南！”

这时，海洋统帅双手扶着栏杆，双脚分开站在高高的舰楼上，望着前方。他的衣服被雨水湿透，但他一点也没有离开那里的意思。他的脸上是从容而坚定的神态。

他熟悉这一带的海况，在这一纬度带上，冬季的风总是从东方吹向西方，他率领的船队可以一路顺风前进。哥伦布的计划简单而又明确。他只需要用航位推算法即可确定经纬度。在平和的天气情况下，他还可以使用星盘或象限仪核定经纬度。他认为，加纳利群岛跨北纬 28° ，这条纬度线中间经过神秘的安蒂利岛，然后也穿过日本，可以将安蒂利岛作为继续西航前往日本的中间站。按哥伦布的计算，日本的位置离加纳利群岛正西仅仅 2400 海里，所以他认为沿着这条纬线向西航行即使错过了日本，最终也会到达中国的海岸。

3 航途见闻

海里的一支桅杆

9月6日离开加纳利戈梅拉岛圣塞巴斯蒂安港可以看作是真正开始远航的第一天。9月11日，航行到离开铁岛150里格的地方，船员们发现了一根漂浮在海面的桅杆。显然是被海流带到那个地方的。此事在船员中引起了不小的恐慌。

那天天气晴朗，海面平稳。到了晚上，一轮满月在天空升起。在月色的辉映下，海面上的一切都清晰可辨。一束月光透过半开着的舱盖射进船头水手睡觉的底舱里，随着船身的颠簸，月光晃动着照见几个裹着毯子围坐在一起还没睡觉的水手。寂静中只听得见行船时桅杆发出的吱吱咯咯声。突然间，舱面上响起一阵零乱而又沉重的脚步声。过后一切又归于沉静。接着一个水手掀开舱盖从扶梯上走下来。

“出了什么事？”围坐在一起的人中有人问他。“水里发现了个东西，”那海员低声说，“在船头瞭望的人发现的，已经把它避开了，拨到船尾后边给冲走了。”他似乎有意在卖关子。听的人可不耐烦了，“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你就直说了吧！”“是一条船的桅杆，看样子在水里已经泡了很久了。上面布满了贝壳和海藻。不是普通渔船的桅杆，是大船的，比这条船还要大的船。今晚我们的船要是撞上这支桅杆可要出事了。”水手们对此事议论纷纷，越说心里越不安，担心自己的船也会遭遇不祥的命运。一个水手走过去把舱盖“砰”地一声关上了，口里骂着说：“他妈的，今晚的月色不对劲儿，该不会碰见鬼呀！”底舱里一片漆黑，水手们忧心忡忡，相对无言，一个个倒下蒙头便睡。

两种航程记录

从9月9日到18日，海上一直刮着东信风，海况平稳，船队向西行进1163海里，可谓开船大吉。但航行距离越远，海员们的担心也就与日俱增。海洋统帅用尽一切办法，安抚他们，劝说他们，激励他们，但是收效甚微。他们有时在祈祷时痛哭流涕，唱起了《耶利米哀歌》，诉说着他们再也回不了故土的悲伤。每晚，海洋统帅都记航海日志，计算已经驶过的路程。为了避免使船员们因离开陆地太远而担惊受怕，哥伦布搞了两个航行里程记录。一个是真实的记录，供他自己使用；一个是假的，告诉船员们的记录。但因为他的计算错误，夸大了航行距离，他的假数字反而比真数字更符合实际。

这一做法在哥伦布的日记中多有记载：即使减去多算的距离，哥伦布率领的船队的航速也是很快的。微风吹拂时3节到5节（每小时一海里为一节），刮大风时9节半，有时甚至12节。

9月9日，星期日是日，白昼航行19里格，远征司令决定少计航程，以免船员因行程过长感到沮丧和恐惧。

夜间航行，时速10海里，行程120海里，即30里格。水手操船失当，以致航

《耶利米书》是基督教《圣经·旧约》中的一卷，相传为先知耶利米（Jeremiah）所作。

《哥伦布航海日记》，孙家堃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第13~14页。

日记中的“远征司令”即“海洋统帅”哥伦布。

向朝东北偏斜一罗经点。远征司令为此对他们屡加斥责。

9月10日，星期一

当日，昼夜航行60里格，时速10海里，即2里格半，为使船员不至因航程过长而惶恐，仅计48海里。

9月11日，星期二

是日，船队向西航行，行程20里格有余。行间，发现一根120托内尔船上使用的桅杆，但无从捞起。夜间航行约20里格，但只计16里格，原因如上述。

9月12日，星期三

是日，船队日夜兼行33里格，因上述原因，从小计算。

罗盘指针偏西

9月13日，船队进入大西洋中部，出现罗盘指针偏西的反常现象。引起了水手们的不安，他们以为是海里的妖魔作怪，他们的船就要被困在这里遭受灭顶之灾了。哥伦布本人也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他在出发以后，逐日观察太阳运行中达到的最高点，他第一个发现磁针偏移的现象，但他也不能向船员们说明为什么在前一段水域罗针磁针偏东，而到了这里却出现偏西的现象。但是为了把航行继续下去，他总会找出什么理由来“说服”船上的水手的。哥伦布在日记中作了如下记载：

9月13日，星期四

是日，继续向西航行，行程33里格，但小计三四里格。行间，遇海浪与航向相逆。夜幕降临时，磁针向西北偏斜，次日清晨仍未复位。

火球坠海

9月15日，在驶离铁岛300里格的地方，风平浪静，水手们目睹了一个巨大的火球坠入船队前方大约五里格的地方，这在热带地区是极为普通的陨石坠落现象，但又引起了人们的恐慌。哥伦布在日记中记载如下：

9月15日，星期六

是日，航向正西，昼夜行程27里格或稍多些。黄昏，水手们见四五里格以外海面上有奇异的火团自天而降。

海藻海鸟带来的希望

东风一直不停地吹，船员们情绪低落，忧虑日后如何返回故土——西班牙。但是第二天，发现了海鸟。过后两天，又发现了大片海藻。这

托内尔，古重量单位，一托内尔合5/6吨。——孙家堃原注。

些现象使他们相信到达岛屿或陆地的时机不会太远了，又重新振作了精神。哥伦布的日记多处有所记载：

9月14日，星期五

昼夜向西航行，行程20里格，计数仍从减。

“尼尼亚”号水手称，他们发现了燕鸥和海鸟，这些海鸟从不飞离陆地25里格以远。

9月16日，船队进入神秘的马尾藻海。马尾藻海是指北大西洋北纬20度到36度，西经40度到75度之间的广大地区。大约10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的面积。哥伦布在日记中写道：

9月16日，星期日

水手们发现海面上有不少海洋中稀有的碧绿青草，他们认为这些草是从陆上飘来的，据此估计附近定有岛屿，但离大陆尚有距离。因据远征司令称：“吾估计大陆尚远在前方，我等需再接再厉。”

9月17日，星期一

航向继续正西。因顺流，昼夜行程50里格有余，但仅计47里格。不时见到众多野草自西飘来，这种草本生于石间。据此，众人猜测陆地即在附近。舵手们观察罗盘，测定方位，发现罗盘指针向西北整整偏斜一罗经点，人人莫名其妙，惊恐不安。远征司令获悉后，吩咐黎明时重新测定方位。结果，舵手们发现罗盘指针指示正常。原来是升起的星星使指针发生了偏转，指针本身并无毛病。

星期一破晓时，水手们见海面上的青草较前更多，且很像河里的水草。他们在草间捉到一只螃蟹，交由远征司令收养。司令说，这一切确是陆地即之迹象。

三帆船争先恐后，奋力向前，均欲最先看到陆地。水手们还发现很多金枪鱼，“尼尼亚”号的水手还捕杀了其中的一条。远征司令说：“这些迹象均表明西方陆地有望，吾祈望至尊至上、全能全胜的上帝迅即把陆地赐予吾等。”

9月19日，星期三

船队继续航行。因风平浪静，昼夜共行25里格。只计22里格。当天10时，一只鳀鸟飞到船上，下午又飞来一只。此鸟很少飞离陆地20里格以远。整天细雨蒙蒙，但未刮风，他不仅确信船舷两侧会有岛屿——实际确实如此，——而且还坚信他们还在鸟间穿行。他的意愿乃继续西行直到西印度大陆。

9月20日，星期四

两只鳀鸟飞到船上，不久又飞来一只，这是陆地在望的征兆。水手们昨日没见到青草，此时却发现很多。他们还徒手捉到一只鸟，很像燕鸥，是陆生鸟类而非海鸟。黎明时，又有两三只陆生鸟飞到船上啼鸣不已，太阳出来时方始飞去。不久，又有一只鳀鸟自西北飞来，向东南飞去。这说明，它们是从西北飞离陆地的，因为这种鸟只在陆地过夜，清晨到海面觅食，从不飞离陆地20里格以远。

9月21日，星期五

是日，海里极为平静，只是后来稍有微风。船队昼夜兼行，船程仅13海里格。

马尾藻海的海域从西经大约32°一直延伸到巴哈马群岛，其中海藻密布因而得名。

天亮时，发现极多水草，像把大海填满一般。水草皆自西方漂来，还见一只鳬鸟在天空翱翔。大海微波不兴，有如内陆河流，空气清新，世间少有。众人还发现一条鲸鱼，又是陆地在即的迹象，因为鲸鱼总在陆地附近游弋。”

4 哗变的威胁

随着航行时间和距离的增加，船员们日益显得焦躁，生活的单调，饮食的千篇一律：除了炖鱼还是炖鱼。面前似乎是没有尽头的大海，水天相接处永远是一片空白。惊慌和恐惧更加剧了人际关系的紧张。在他们以前的航海生涯中，航行离岸的最远距离也不过 300 海里，可是这一次已经超过 3000 了，而且还在不断地往前，往前……、海藻、海鸟只带来短暂的希望，随之而来的是幻灭、失望和更大的骚动。有的水手公开地向海洋统帅表示他们的不满和反叛，这些水手都是性格暴躁刚烈、天不怕、地不怕的亡命徒。其实，他比三条船上所有的人更着急，但他要极力掩饰自己的不安。人们常常看见他在上层后甲板上前后左右地大步走来走去。有时他从住舱里拉出一张椅子来几小时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手中一张羊皮海图被他下意识地用手搓卷得越来越细。有时，突然间他又站起身来，消失在他的住舱里，舱门砰的一声被关紧。但他不敢在那里单独呆得太久，这些日子里他不但要关注航行，尤其要监视水手们的情绪。他们的不满明显地表现在他们的消极怠工上。甲板长久无人清洗，缆绳头松散零乱再没有整齐地盘卷好，抹布堵在排水孔里，脏水桶在甲板上滚动。统帅只能好言相劝，努力说服他们，给他们许愿将来的种种好处。他知道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对水手们采取粗暴的压制手段会更加激发他们的反抗情绪。他忍耐着。当这一套不能奏效时，哥伦布只能求助于上帝了，他说：“你们抱怨也没有用，我是受命于上帝的，不到达印度誓不罢休。”虽然水手们都笃信宗教，但这些话也没有多少作用。为了转移众人的注意力，给航行注入新的动力，哥伦布宣布了一条国王和王后的悬赏命令：第一个看见陆地的人将得到 1 万马拉维迪年金的奖赏。“有钱能使鬼推磨”，于是，水手们一个个轮番爬上了望台，极目张望，都想成为中奖的人。这时三条船你追我赶，以更快的速度疾驶。

10 月 9 日，哥伦布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趁着日落时分风平浪静的时候，“平塔”和“尼尼亚”分别向“圣·玛利亚”两侧靠拢。三条船上的人满面怒容，见了面彼此也不打招呼。马丁·平松和文森特·平松登上“圣·玛利亚”号旗舰，脸色阴沉。哥伦布强装笑脸欢迎他们上船。进入哥伦布的舱房以后，看见平松弟兄严峻的表情，哥伦布也收敛了笑容。这次会面是平松兄弟俩强烈要求举行的。哥伦布本想推迟开会，平松二人坚决不答应。他们深信，如果继续按照现在的航线再行驶一天，他们船上的水手一定要哗变。从加纳利群岛一直向西航行已经 31 天了，船上水手们的情绪反常，脾气越来越坏。更糟糕的是，领航员和船主似乎也想要造反。他们这些人都会航迹推算的技术，怀疑哥伦布故意少报了航行里程。

哥伦布听到这些话，不禁勃然大怒。这些人要求于他的不仅是取消这次航行，而是要他放弃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这一次远征探险投入

了他本人全部财产，包括从别人那里借来的每一个马拉维迪。他为了这一次远航受了八年的屈辱，从一个王室奔走到另一个王室。也只是费迪南和伊莎贝拉才勉强同意了他的计划。如果他就这么无功而返，他和他们这批人都将成为全欧洲的笑柄。

但是哥伦布也明白，平松兄弟并没有夸大事态的严重性。一个礼拜以来，他也看到就在他的旗舰上，在他的眼皮底下，水手们经常围在一起交头接耳，嘀嘀咕咕。有人对他表现得大为不敬，甚至当着他的面骂娘。有一次甚至听见有人半开玩笑地说，把船长扔下大海去，回去就说他在观察北极星时失足落水了。哥伦布知道这样的玩笑变成事实只是时间问题。在远洋航行中，哗变的水手将船长抛下海去或者吊死在桅杆上的事不是没有发生过。他气愤地转过身去，走到窗前，凝视着船身后面夕阳照射着的大片金灿灿的海水……思绪万千，但却一筹莫展。

哥伦布似乎绝望了。他转过身来面对着平松兄弟，严峻的现实摆在他的面前。最后他和平松兄弟商量出一个办法：向水手们宣布今后三天作为最后期限。三天以后，到 12 日，不见陆地或岛屿，返航！这一措施才暂时平息了水手们的狂躁情绪。

平松兄弟走了以后，哥伦布独自一人长时间坐在他自己的舱房里，情绪低落，他奋斗多年所追求的事业眼看就要付诸东流，听着外面桅杆发出的嘎吱声像是痛苦的呻吟。

5 陆地！陆地！

9 月 25 日，水手们离家已有五十多天了！一场哗变正在水手舱中酝酿。有的水手认为再这样继续向西航行下去只能是走向死亡，必须强迫哥伦布返航，如果他拒绝就干掉他。有的水手胆小，说统帅手中有国王的诏书，不可造次。不如向他递交一份正式的请愿书逼他就范。还有人提出，把他禁闭起来，我们自己驾船回去。又有人说没有国王的命令这么回去免不了要坐牢。尤其是那几个从监狱中提前释放的船员不愿意采取过激行动，他们说铁窗风味是不好受的。哗变没有发生看来是水手中缺乏一个领头的人。正在议论纷纷的时候，“平塔”号的一个水手突然高兴地大喊起来：“陆地！陆地！”这一声喊把底舱的水手都召唤到甲板上来了。所有的船员都涌向船舷的那一边。的确，他们看见了前方有一个绿色的岛屿，岛上面的城堡、寺庙、宫殿在落日余晖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辉。船员们欢呼雀跃。哥伦布双膝跪地，感谢上帝。全体船员高唱颂歌，《光荣归于至尊的上帝》，船队径直朝着这个“海岛”驶去。及至到了跟前却什么也不见了！幻觉中的海岛只不过是太阳落下时西方地平线上的一堆云彩而已，所谓“海市蜃楼”。一路上他们已经几次这样被“骗”了。

10 月 7 日，哥伦布的真实记录表明船队离开加纳利群岛已经航行了 2700 海里，这时，船员们远远望见地平线上似乎又出现了陆地。他们再一次被海上的假象所蒙蔽。那是一大群鸟儿在飞翔。如果哥伦布沿着现有的航线向西方继续向前行驶，他很有可能会在佛罗利达或南卡罗来州的海岸登陆，他就有可能真正地发现美洲大陆。但是马丁·阿隆索船长看见鸟群朝南飞，断定陆地就在那个方向。他请求海洋统帅改变航向：朝南。他肯定地说西边不会有陆地。哥伦布勉强同意了平松·阿索隆的

建议，改向西南方向开去。哥伦布自己也觉得最好跟踪鸟儿飞翔的路线，不能完全靠海图。他内心里想选择一条最短的路程，尽快到达陆地，因为他所允诺的三天期限很快就要到了。

哥伦布彻夜未眠，站在船楼上观察。夜间空气阴冷，潮湿。他身上裹着的披风迎风翻卷。

船队跟着鸟群飞翔的方向行驶。10月10日，信风加强，船速达到七节。10月11日，船队碰到强大的顺流，船速更快。陆地的迹象：树枝、绿叶、花草不断地在海面上出现。一个水手向哥伦布报告说前面发现了一根树枝样的东西，哥伦布命令舵手向它靠近，但海流太急没打捞起来。哥伦布派人驾小船把它带到船上，原来是一根粗大的带有叶子和果实的树杆，看样子是不久前折断的，“平塔”号又传来消息说捞起一根足有三英尺长的木棍，奇怪的是像一根空心的管子，上面还刻有花纹，涂有颜色。船员们的情绪因为驶近陆地而重新高涨。他们现在对海洋统帅完全信服了。

10月11日傍晚，东北信风变成了风暴，哥伦布命令保持全速前进。时限已经迫近了。晚上10点，月亮还没有升起来。哥伦布站在“圣·玛利亚”号高高的船艙上，看见有一点光亮在移动着，好像是岸上有个人拿着火把在奔跑。哥伦布叫来宫廷侍从佩德罗·古蒂埃尔雷斯，对他说，那像是火光，令他细看。宫殿侍从看后表示确实如此。第二天，1492年10月12日，星期五，清晨两点钟，“平塔”号走在三条船的最前面，在前甲板上一个目光锐利的水手——胡安·德·特里阿纳看见了在船的右前方，西边地平线上一个石灰色的悬崖似的东西。他大声高喊：“嗨，陆地！陆地！”这一次确实是见到陆地了。水手们卸下炮衣，装上火药，急于点火开炮，但有人叫等一等。这时云雾降下来，陆地又变得模糊起来。一直在测深的水手喊道：“水深二十米”。而且随着船的前进深度越来越浅。马丁·阿隆索看清了确实是陆地以后才命令吹号、鸣炮、升旗以示庆祝。此时天色依然昏暗，虽说已经接近陆地，但岸边水下布满珊瑚礁，哥伦布不敢贸然靠拢，下令卷帆，三条船时走时停耐心等待天亮。这时厨师罗德里戈熬了一锅鱼汤，见习水手罗尔丹扛来一桶马拉加酒，让大家暖暖身子，准备上岸。见到陆地的兴奋使水手们喝起鱼汤来似乎觉得味道特别鲜美。夜色逐渐消退，天空由黑变灰，现在即使在晨雾的笼罩中也清晰地看见长长的海岸线了。船队来到一个小岛的背风面，然后绕道西行靠近一个河湾才安全抛锚。人们看见长满灌木的高耸的悬崖，河流的入海口有一片宽阔的沙滩。靠北有一块陆岬伸入海中，靠南的树林中一缕缕炊烟在升腾。鸟群被突然惊起。树林中影影绰绰，似乎有一群人向着海滩奔来。

哥伦布的船队从帕洛斯港起锚到达新世界岸边抛锚，整整十个星期过去了。历史翻开了新的一章！

第八章 两种文明

1 航速测量和航行路线

哥伦布所用的“里格”究竟有多长？学术界对此颇多争议。造成分歧的原因是：一般认为哥伦布所用的里格单位为4里长，但在15世纪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阿拉伯世界，人们使用许多“里”单位，其长度各不相同。萨缪尔·艾略特·莫里森认为哥伦布使用的是“罗马里”，其长度为4860英尺，因而哥伦布所使用的里格长度为3.2海里。这一长度是所谓的“葡萄牙航海里格”（PML）接受的长度。PML是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海员普遍使用的。但是，詹姆斯·E·凯利（1983）和道格拉斯·佩克（1992）对此持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PML不够准确。他们在比较了哥伦布报告的沿古巴北部海岸的两个已知点的航行距离以后发现：实际的距离比哥伦布报告的距离小得多。另外，如果接受莫里森关于哥伦布登陆地点在华特林岛的说法的话，还有几条海岸线的长度都被夸大了。莫里森曾经提出一种看法试图解决这种差异，即认为哥伦布在计量海岸线的长度时使用的是一种与其在公海上使用的长度较小的里格，这种里格的长度大约是1.5海里。但这一说法没有史料作证。

凯利等人在仔细研究了哥伦布数次横跨大西洋（包括西航和东航）以后，发现用PML无法得出正确的数据。他们认为哥伦布是热那亚人，不是西班牙人，在15世纪的意大利，人们普遍使用的是一种较短的“里”单位，1里长4060英尺称为“意大利里”或者“几何里”。如果哥伦布使用的是几何里，其里格长度则为2.67海里，这也是意大利里格或称几何里格（GL）认可的长度。有一批15世纪的度量衡文件可以作证。凯利还计算了古巴北部沿海的海流说明哥伦布使用这种长度较小的几何里格的可能性。

佩克还用这种里格单位重新描绘了哥伦布跨越大西洋的航行线路。

基于以上原因，哥伦布使用的是2.67海里的几何里格的说法得到了历史学家们的普遍支持。

15世纪末期，天文航海技术在欧洲由葡萄牙人所首创，在此以前，人们普遍采用航位推算法。哥伦布及其同时代人多数都用的这种方法，通过测量航向和从一已知地点（比如一个港口）出发航行的距离确定位置并在海图上加以标明，到一个新的位置以后再用一根针插在图上标明新的位置。每天标明的位置就是第二天测量航向一距离的出发点。为此，海员们需要一种工具。他们使用罗盘仪测定航向。用航行的时间乘船速（里程/小时）得出航行距离。在哥伦布生活的年代，船速的测定颇为原始：人们把一个飘浮物抛入船舷旁边的水中，船舷上缘盖木上刻有两个标记，标记之间的距离是预先设定的。当飘浮物经过前面的标记时，值班水手立刻唱起一首歌，当飘浮物经过后一个标记时停唱。这首歌的歌词是从一首中世纪航海歌曲口头流传下来的。水手长记下这首歌中的最后一个音节，然后用一个口诀把这个音节转换成速度（里/小时）。这种简单粗糙的办法在船行速度缓慢时没法进行，因为飘浮物还没有到达后面的标记时歌已经唱完了。

速度和距离是每小时都要测量的。值班水手记录每小时航行的速度

和航向，用一块木质的可旋转的带孔刻度板，这些小孔沿罗盘仪的每一个点从中心向外作辐射状分布。每 4 小时的航行距离用里格纪录。一天结束，当天总的航行距离和航向经过换算后纪录到航海图上。

哥伦布是航海史上第一个详细纪录航海日志的人，可惜的是只有他的第一次航行日志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了。

有的学者认为哥伦布运用的是天文航海技术。另一些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其理由是哥伦布的船队都是由操纵舵柄的舵手控制方向的，他们的位置在上层后甲板之下，看不见天空；他们用罗盘仪保持方向。与此同时，舱面上还有一个值班水手也有一个罗盘仪在手，需要时他会呼叫舵手调整航向。

下面是哥伦布首次西航的逐日纪录，原稿是拉斯·卡萨斯整理的，基斯·A·皮克林作了校正。所有的距离均以里格为单位。

1492 年西航纪录

日期	“ 真实 ” 里格 数	“ 报告 ” 里格 数	校正里格数	航向
9 月 8 日	9		9	西
9 月 9 日	15 白天 30 夜晚		18 36	西偏北
9 月 10 日	60	48	60	西
9 月 11 日	20 20	16	24 20	西
9 月 12 日	33	少于真实数	33	
9 月 13 日	33	29	33	西
9 月 14 日	20	少于真实数	20	
9 月 15 日	27		32	西
9 月 16 日	39	36	39	西
9 月 17 日	50	47	50	西
9 月 18 日	55	48	55	
9 月 19 日	25	22	25	
9 月 20 日	7 或 8		9	西偏 北；西北 西
9 月 21 日	13		16	
9 月 22 日	30		36	西北西
9 月 23 日	27		32	北西
9 月 24 日	14.5	12	14.5	西
9 月 25 日	21	13	21	南西偏 西
9 月 26 日	31	24	24	西
9 月 27 日	24	20	24	西
9 月 28 日	14	13	14	西
9 月 29 日	24	21	24	西
9 月 30 日	14	11	14	西

10月1日	25	20	25	西
10月2日	39	30	39	西
10月3日	47	40	47	
10月4日	63	46	63	西
10月5日	57	45	57	
10月6日	40	33	40	西
10月7日	23 (白天)	18	23	西
	5 (夜晚)		5	西南西
10月8日	11.5 或 12		11.75	西南西
10月9日	11 (白天)		11	西偏南
	20.5 (夜晚)	17	20.5	西偏北
10月10日	59	44	59	西南西
10月11日	27 (白天)		27	西南西
	22.5 (夜晚)		22.5	西
	2 (到达岛 屿)		2	
总计里程	1108.75		1142.25	

2 两种文明相遇

哥伦布率领的三条船驶抵加勒比海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当地人称之为瓜纳哈尼岛。“巴哈马”在西班牙语中是“浅滩”之意，巴哈马群岛包括从佛罗里达海角绵延至海地1千多公里范围内的3000个岛屿和珊瑚礁。哥伦布查看他的海图，认定这是靠近日本本岛北面的列岛中的一个，坚信继续往前，日本半岛指日可到。在黎明的晨光中，展现在西班牙人面前的是一个地势平缓、长度约十几英里的岛屿。岸上林木茂密，土地未经垦殖，但显然有人居住。不久，水手们便看见了岛上赤身裸体的人群。这些人看到他们从未见过的船和这些与他们完全不同的海外来客，开始有些害怕，躲在树林中窥视，畏缩不前。由于好奇心的驱使，慢慢地向他们靠拢。

1492年10月12日，星期五清晨，哥伦布一行开始登陆，统帅乘飘扬着王室旗帜的武装小艇上岸。“平塔”号和“尼尼亚”号的船长马丁·阿隆索和他的弟弟文森特·亚涅斯也乘各自的小艇上岸。举行了特别隆重的登陆仪式。哥伦布穿上出发前准备好的石榴红统帅服装，双手高举西班牙王室的旗帜，两个全副武装的船长分别扛着探险队绘有绿色十字的队旗。旗的正反两面分别有字母“F”（代表费迪南）和字母“Y”（代表伊莎贝拉），字母之上各有一王冠，王冠之上是十字。其他船员紧紧跟随在哥伦布和船长身后登陆。这里的空气特别清新，使人心旷神怡。碧蓝的海水透明，船员们个个激动而兴奋，精神为之一振。上岸以后，哥伦布首先双膝跪地，亲吻海滩上的砂石和泥土，满含热泪感谢上帝保佑他们平安到达。全体随行人员也仿效他的做法跪下亲吻土地，他们心中也充满着感激之情。这时在明亮的阳光照射下，白色的沙滩上反射出强烈的令人目眩的光芒，接着举行了占领仪式。哥伦布叫来船队的王室

公证人罗德里戈·德·埃斯科维多和罗德里戈·桑切斯·德·塞戈维亚，请他们作证。哥伦布摘下帽子，左手执着王旗，右手举起宝剑庄严宣布：他，哥伦布，在众人面前，正式声明以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和王后伊莎贝拉的名义，占领了这个岛屿。为此，他挥剑斫去几根树枝和茅草，象征征服行动的完成。在场的一些人，应哥伦布所请，做了口头声明。随后，又叫来船队的文书将哥伦布和其他人的声明记录在案，立此存照。从此以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公证人、笔、纸和墨水瓶成了探险者必不可少的装备。哥伦布把这个岛命名为圣萨尔瓦多，意思是“神圣的救世主”，以感谢上帝赐给他的恩典。这个岛传统上认为是今天华特林岛，但本世纪 80 年代，据美国地理学会等单位组织的调查组考究为位于北纬 23° 05'、西经 73° 45' 的萨马纳礁岛。

完成了占领程序以后，他要求在场所有的人宣誓服从他——代表西班牙君主的统帅和副王。这些人围绕在他的身旁，有的人满怀激情地拥抱他，有的人吻他的手。那些在旅途中表现得十分反抗和骚动的人现在都对他特别地忠诚和热情。有的甚至在他面前下跪，请求原谅，表示今后一定效忠于他。

圣萨尔瓦多岛地势平坦，没有山，岛的中央有一个很大的湖泊，因而水源充足。岛上，灌木遍地，各种水果挂满枝头，是一块富足之地。

岛上的土人天亮时看见开来的船时个个大惊失色，把来人当做是夜间降临的怪物。三条船在水上行动灵活方便，船帆胀满就像一张张神奇的翅膀，这些都使土人感到神秘和恐惧。船上的人穿着发亮的铠甲和色彩鲜艳的服装登陆更使土人害怕，他们又逃进树林。当发现来人并没有伤害他们的意思，土人又重新围拢过来。他们观看这些人的奇观举止、肤色和胡须。海洋统帅身材高大，仪态非凡，他身穿的大红袍和其他随行人员对他表现的尊敬，都使土人们明白了这人就是一位长官。他们更加靠拢这些天外来客，甚至触摸他们的胡须，对他们白色的皮肤感到十分好奇，哥伦布对土人友善、温和的举止感到满意，对他们也是彬彬有礼。岛上的土著居民使西班牙人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这些人和他们以前见过的任何人种都大相径庭。他们全身赤裸，涂着各种颜料，有的人只涂在脸上、鼻子上或者眼睛周围，有的则遍及全身，给人一种野性的神奇感。发亮的棕色皮肤好像紫铜，脸上没有一点胡须。头发粗而直，齐耳以上剪得很短，有的则将长头发束起披到肩上。他们的面容虽然被颜料所遮盖，但却给人以愉悦之感。这些土著人前额高大，眼睛明亮，中等个头，肌肉发达，线条分明。大多数人年龄在 30 岁以下。在场的土人中只有一个年轻妇女，线条很美，和她的同伴一样也是全身赤裸。哥伦布自认为他们已经到了“印度”，把这些当地人叫做“印度人”。由此开始，欧洲人把美洲所有本地人都叫做印度人，即印第安人。这是印第安人名称的由来。

当哥伦布到达新大陆时，土著居民在这里已经居住了成千上万年。据保守的估计当时有 700 多万人生活在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一带，另有 1000 万生活在南美，还有 100 万生活在大陆边缘地区即今日的美国。土著美洲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们的多样性，文化不同，风俗习惯

不同，体型外貌不同，语言也很不相同。哥伦布等人到达时，土著美洲人使用的语言多达 2000 种以上。

“这个时候，巴哈马群岛的居民属于大安地列斯群岛的阿拉瓦克人，即西班牙殖民者们所称的泰诺人。小安地列斯各岛则居住着加勒比人。西班牙人在瓜德罗普岛猎捕阿拉瓦克人。阿拉瓦克人高喊：‘泰诺’，‘泰诺’，意为‘和平’，‘和平’。后来，西班牙就把阿拉瓦克人称为泰诺人。泰诺人从南美大陆迁徙而来，定居在巴哈马群岛、古巴、牙买加和海地一带。”这两种人都还处在新石器时代。他们能烧制陶器，编织篮子和鱼网，纺织棉布，搭盖棕榈叶盖顶的木架小屋，挖成能容一百人的独木舟。他们用尖棍挖地种植玉米、棉花、烟草和卡沙瓦、雅姆斯、巴托托斯等块根作物。小安地列斯群岛的古巴和海地已有灌溉渠道。巴哈马群岛的居民都是非常能干的渔民，尤其长于潜入很深的海底去拣拾贝壳。”

岛上居民民风淳朴，性格善良。哥伦布在日记中曾有记述：“鉴于彼等十分友好，吾认为用仁爱而不必动武，即能使他们完全得到拯救，皈依吾人之宗教。”“这里人一定很顺从，也很聪明，因为他们能马上领悟吾等的意思。吾还认为，他们极易归化成为基督徒，因为据吾看，他们尚无任何教派。”

“泰诺人和加勒比人的武器都极简陋。巴哈马群岛的泰诺人只有木制的投枪，尖端用火烤硬，或装上鱼齿。海地的泰诺人已使用投掷发射木投枪，有长矛，剑棒。海地和波多黎各的某些地方已使用弓箭，并且浸上毒药。这种毒药能损伤神经，使人狂乱而死。”

哥伦布在日记中写道：“他们不携带武器，也不知武器为何物，因为当吾等拿出利剑供他们观看时，他们居然无知地用手握刃，以致自伤。他们尚无铁器，所谓投枪只是一些无铁制枪头的棍棒，也有某些投枪在棍棒的顶端绑上鱼齿和其他类似的东西充作枪尖。”哥伦布在这里讲到的印第安人在观看西班牙人佩带的武器时，因为手握刀刃以致受伤流血而使其惊恐万状的故事，最生动不过地说明淳朴善良的土著居民在这些全副武装的殖民者面前多么易于受到伤害。西班牙作家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是这样描写的：

“但是，这些土著人的注意力，一会儿便落在了客人们的另一个同样令人惊奇的特征上：他们左腿上挂着一些筒筒杆杆的东西，里面还插着一根，扁平平的，闪闪发光，比鱼骨头还锋利。这是什么东西，干什么用的？一位岛民过来拿起，一名白人微笑着递给他的一根瞧瞧；他急忙扔掉，但已满手是血。他闪电般地跑着叫喊着回到自己人中间。注意！这些人很危险。他们的魔杖会让人流血，可能会让人死去。注意！当心！”

“还处在原始公社时代的美洲印第安人，个个都天真淳朴，乐善好施。小安的列斯群岛的泰诺人尤其如此。他们把慷慨好施看成是高尚的

《殖民主义海盗哥伦布》，严中平，《历史研究》，1977 年 1 月版，第 134～135 页。

《哥伦布航海日记》，孙家堃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 年版，第 28～29 页。

《哥伦布航海日记》，孙家堃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 年版，第 28～29 页。

美德，为偶尔来访的客人提供食宿，蔚成风气。”他们对于私有财产的观念十分淡薄。

哥伦布写道：“吾把红色四角帽赠予他们中一些人，把玻璃念珠挂在另一些人脖子上，还送给他们一些小玩意儿，他们如获至宝，十分快活，随即与吾等亲善修好，大大出乎吾人之意外。尔后，他们还游到吾等小艇旁，带来鹦鹉、棉线团、投枪以及其他很多东西，以此换取我们的小玻璃念珠、小铃铛等物品。总之，彼等取走我们的东西，又自觉留下他们的东西以作交换。”“吾曾见有人用十六团棉线仅换走三个葡萄牙塞乌第。只相当于西班牙一布朗克，而他们的棉线都足有一阿罗巴重。”

此时，哥伦布已经有了俘获当地居民回西班牙的念头，在他首次登陆后所写的日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为取悦吾主，离此岛时，臣将给陛下带去六个人，令彼等学会吾人之语言。”

两种差异如此悬殊的文明就这样相遇了，乍看起来似乎平安无事，但随着接触的频繁，摩擦和碰撞就随之而产生了！

1992年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500周年时，许多学者对“发现”二字提出异议，建议改为“两个世界文明汇合”或“两个大陆”相遇。这些新提法也不能完全反映事件的本质。两种差异如此之大、发展程度如此悬殊的文明“汇合”会有什么结果呢？在殖民主义时代，这样的“汇合”只能是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压迫和征服。至于说到“相遇”，在英文中叫 encounter，它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不期而遇”；二是“狭路相逢”，颇能反映出哥伦布等人到达美洲后白种移民与土著美洲人之间的关系，但其结果与“汇合”是一样的。

3 这是什么地方

随着登陆的狂喜过去，哥伦布心里并不踏实，他暗自思忖：“这是什么地方？这里是不是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契丹’，‘西潘古’？或许这里只是契丹或者西潘古的一部分？”他相信自己已经到了亚洲东岸，已经找到了通向印度的最短的航程。“哪里能弄到黄金和香料？”他心里明白，不找到中国和日本，不把大量的黄金和香料送回西班牙去，他就无法向西班牙国王交差，他就只能承认他们在他们面前夸下的海口纯属吹牛。这样的结果可不是他所盼望的。他发现岛上的人中间有的鼻子上挂着金环。10月13日，星期六，他在日记中写道：“吾密切注视，仔细观察可有黄金。果然他们中有些人在穿孔的鼻下挂有小块黄金。借助手势吾了解到，此岛以南有一王国拥有大量黄金……吾决定明日下午离此岛向西南航行……故吾决定去西南寻找黄金和宝石。”“为不耗费时间，吾欲尽快航行，寻找西邦戈岛。”

哥伦布与马丁·阿隆索商量，继续航行，没有向导和翻译不行。原

《殖民主义海盗哥伦布》，严中平，《历史研究》，1977年1月版，第134~135页。

流通于葡萄牙塞乌第地区的一种货币。

西班牙重量单位，相当于25.36磅，约11.5公斤。

《哥伦布航海日记》，第30~31页。

来船队的翻译托雷斯虽然精通阿拉伯语和其他语言，但是到了这里全无用武之地。人们之间的交流全靠手势完成。哥伦布的主要兴趣在于找到黄金，他看见有的印第安人佩带着金质装饰品便详细询问他们何处可以得到那种东西。印第安人手指南边。哥伦布认为那里就是他心目中的日本。从他们的手势中哥伦布了解到南边住着一个国王，有大量黄金。可是当哥伦布要他们带路前往时，他们都不干了。哥伦布乘船环岛巡行，看见两三个村庄，这里的土著人热情欢迎他们，游水上船给他们食物和淡水。哥伦布注意到一个地方，认为那里可以建立一座堡垒，“只要有50个人即可征服全岛并可随心所欲地统治它”。

船队在这里停留了两天。10月14日晚，当他们向南航行时，哥伦布扣留了7个土人作为向导和翻译，他还计划今后把他们带回西班牙。第二天看见另一个岛屿，哥伦布将它命名为圣·玛利亚·德·拉·康谢普申岛，意思是“沉思的圣·玛利亚”。这一次哥伦布什么仪式也不举行了，抛弃了那些繁文缛节，直截了当地宣布占领该岛。这个岛就是现在在地图上可以找到的腊姆岛。这时从瓜那哈尼岛强制带来的一个土人从“尼尼亚”号船上跳海并在当地土人的帮助下逃上了岸。过后，另一个当地土人驾着独木舟来到船边交换物品被水手抓获。哥伦布命令善待他，送了他一点礼物。哥伦布注意到这点礼物“价值不超过4个马拉维第”，然后将他释放。哥伦布再次询问黄金的下落，土人告诉他说在南边那儿有许多，还说那里的印第安人手上和脚上都戴着很大的镯子。土人带来的礼品中有一些他们十分看重的干枯叶子，无疑这些都是当地生长的烟叶。哥伦布在10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将近日落，吾方在此岛西海抛锚，以便观察那里是否有黄金。据吾从圣萨尔瓦多带来的人说，该岛居民大都戴着很大的金脚镯和金手镯，吾很清楚，彼等是在瞎说，旨在寻机逃走。纵然如此，吾下决心，凡抵达一个岛，必占领之，惟如此，才谈得上占领了所有的岛屿。”10月16日，船队从腊姆岛出发，航行了22海里，到达了长岛。为了感谢皇恩，哥伦布把它命名为费迪南岛。他沿该岛60海里的海岸转悠了三天，在北部和南部几处有土人居住的地方上了岸。这里岛屿如此众多，而且如此相似：白色的沙滩，浪花拍岸，山谷中长满棕榈树和芳香的灌木。这些岛屿之间距离如此之近，当地印第安人乘独木舟即可相互来往。据当地的土人说，这里叫得出名字的岛就有一百多个。这一连串的岛屿是巴哈马浅滩的组成部分，哥伦布将它们命名为阿里纳群岛。

哥伦布在日记中盛赞这些岛屿是“世界上最好的、最肥沃的、气候温和而又美丽”的地方，一群群色彩艳丽的鹦鹉突然惊起遮掩了大片天空；鸟的种类极多，而且与西班牙的鸟大不相同，“鸣啭极其动听”。草木种类上千，木质珍贵，而且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果实。花草散发出馥郁的芬芳，沁人心脾。惟独动物种类较少，但有大量鳄鱼和各种各样的蜥蜴。

10月19日，礼拜五，哥伦布又穿过很深的克鲁克德岛海峡，来到了克鲁克德岛。并将其中的一个岛命名为伊莎贝拉，表示对女王的敬意，将长岛的南端命名为绿角，将福琼岛的南端命名为奇观岛。

土人反复告诉哥伦布说想要黄金，必须南行。他们多次说到有两个比较大的岛：一个叫科尔巴（古巴）；一个叫波希亚（海地），说那里有很多船，还有很多能干的水手。从他们对古巴的形状和大小的描述中，哥伦布认为证实了他原来的判断即那里就是日本，那就是他下一站要去的地方。然而，他的目的地还在前面，他要一直向前航行到达中国大陆，他要向大汗呈交国书。他于 10 月 28 日到达古巴北岸，在一个河汊的港湾抛锚。此处风景极佳，尤其重要的是没有暗礁。这就是现属古巴奥连特省的巴希亚·巴里亚港。哥伦布把这个岛命名为胡安纳岛以纪念西班牙国王的儿子和王位继承人。

第二天船队向西航行，抓来的土著人向导告诉他说他会到达一个住有国王的城市。但他发现的只不过是一些土著人的村落，空无一人，居民在他们到达之前已经逃之夭夭。在这些村落里找到一些木头的女人雕像，还有许多刻作人头的假面具。有一些家养的狗，奇怪的是它们只能发出唔唔的嘟噜声而不能汪汪大叫。还有一些驯化了的鸟和大量的捕鱼工具。

逆风使船队按原路折回，一连好几天他们沿岸巡弋寻找土著人说的城市。这里的土人如此贫穷，几乎一无所有。他们逐渐克服了对陌生人的恐惧，纷纷驾着独木舟用他们纺织的棉线和其他物品前来做交易，但哥伦布对这些东西毫无兴趣。此时哥伦布认定他们到达的地方不是日本而是中国大陆。土人告诉他说由此前往内地有一个城市，那里住着一个权力很大的酋长。哥伦布把他当做是马可·波罗所说的“大汗”，决定派遣一个外交使团前去拜访。代表团由胡安·德·赫雷斯和翻译路易斯·德·托雷斯组成，另有两个土人作为向导。他们到达的那个城市不过是有 50 来间草屋、几百来个居民的一个村落，首领不过是一个土著酋长。赫雷斯和托雷斯在那个村庄里发现男男女女把他们作为礼物赠送给外来人的干枯叶子卷成圆筒用管子点燃大口吸着，然后向天空喷出烟雾。拉斯·卡萨斯后来这样描写道：这些叶子“产生一种舒适的效果，几乎使人陶醉，使其解除疲劳。”代表团在那里只待了一天。他们的汇报使哥伦布大失所望，但却没有动摇他已经到达中国的信念。

由于遇到顶头风，船队停航四天。11 月 12 日又重新向东航行。他们用威胁利诱的手段抓来 16 个土人：6 男 7 女，还有 3 个男孩。哥伦布告诉他们说如果找到黄金就释放他们。几天过后，两个男人趁机逃脱。遍寻黄金都不见，哥伦布心急如焚。土人说不远处有一个巴贝克岛，那里的人在夜间擎着火把在海岸上采集碎金，然后捶打成金条。这一消息在船队中顿时激起了一些人的淘金梦，也造成了船队领导层的分裂。

11 月 21 日，马丁·阿隆索·平松带着“平塔”号离开船队继续朝东行驶，“既未得到海洋统帅的许可也违背了他的意愿”，“完全被对黄金的贪婪所驱动”，这是拉斯·卡萨斯对平松的评语。哥伦布以极大的克制容忍了这一严重的背叛行动，他在日记中写道平松“在言语和行动上都给造成过很多麻烦”。

不久以后，“圣·玛利亚”号和“尼尼亚”号船都开过了古巴东部的尽头，到了此时哥伦布才不得不承认这里不是中国。12 月 5 日这一天两条船驶过将古巴和海地分隔开的向风海峡。第二天他们进入海地北端一个安全而又宽敞的港口。哥伦布把它命名为圣·尼可拉斯港，此名一

直沿用至今。他被这里自然风景之美丽深深打动，但当他看到当地土人一见他们的来到就四散奔逃时他明白了，此地不宜久留。第二天早上两条船继续沿岸向东行驶，下午在一个港口停泊。哥伦布把它叫做“沉思港”。水手们都不喜欢这个文绉绉的名字，干脆把它叫做“蚊子湾”，认为这更准确。离岸几里的地方有一个长约 20 多里的岛，因其形状像一个乌龟，哥伦布把它叫做托尔图加岛。托尔图加是按西班牙语“乌龟”一词音译的。后来的岁月中这里成了海盗经常出没的地方。

12 月 12 日，哥伦布下令在蚊子湾岸上竖起一个很大的十字架，举行了正式的占领仪式，宣称是他为费迪南国王和伊莎贝拉王后发现了这个地方。每到一个个岛屿，哥伦布总要他的随从竖立一个木头的十字架，“作为对我主耶稣基督的纪念和对基督信仰的颂扬”。

当西班牙人上岸，他们仿佛进入了人间天堂：山谷葱郁，绿茵遍地，河水清澈，沿岸水深不见底，布满珊瑚，色彩斑斓的鱼群穿梭其间。这个岛上近处的平原和远处的群山映衬在热带明净的蓝天之下，使人觉得回到了梦境中的安达卢西亚，于是，哥伦布把它命名为伊斯帕尼奥拉岛。Española，是西班牙文“西班牙岛”的意思，这个名字的英文化名称 Hispaniola，至今仍然保留着。这一次哥伦布不敢像以往那么毫无根据地自信了，接受了船上的印第安人的解释：伊斯帕尼奥拉是一个大岛。印第安人还说这个岛的那一边有一块叫加勒巴塔的大陆，那里住着凶猛的加勒比人，他们抢掠奴隶，还有“吃人生番”。

就在竖起十字架的那一天，三个水手抓来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郎，除了鼻子上戴着一小块金饰外全身赤裸。船上的印第安人安慰她要她不必害怕，那个姑娘有意留下，但哥伦布下令送她回到岸上，希望她回去告诉她的族人这些外来的白人并无恶意。第二天，哥伦布派遣 9 个人上岸，还带了一个印第安人作翻译。他们沿着一条羊肠小道向岛内进发，到达一个大约有 1000 所草屋的村庄，那里的居民一见他们来到迅即四散奔逃。但过不多久他们又回来了，围绕着这些外来人观看，还送给他们木薯饼和干鱼，还有驯养的鹦鹉。水手们回到船上向哥伦布报告说，这里的印第安人比在古巴的漂亮，他们看见两个女郎皮肤“白得像西班牙女郎一样”。土质肥沃，景色迷人，有如“人间天堂”，鸟儿啼叫有如夜莺鸣唱。但是就是没有找到黄金。

12 月 15 日，继续行驶，在抵抗住了一连好几天的顶头风以后，船队穿过了托尔图加海峡，在一个海滩前面抛锚。哥伦布这段时间施行的“微笑外交”收到了一些效果。印第安人似乎明白了白人无意加害于他们，大约有 500 个印第安人来到这里欢迎他们。他们的酋长非常年轻，看样子只有二十一二岁。他坐在一副由四个人抬着的担架一样的东西上。哥伦布派人把一件礼物送上岸给他。当天晚上，这位年轻的酋长登上“圣·玛利亚”号船。哥伦布礼貌地接待了他，还用西班牙饮食招待

美国已正式把 Hispaniola 采用在地图和其他出版物中，以消除海地和圣多明各两个地名之间的混乱。海地是阿拉瓦克人给该岛取的名字，现在只限于讲法语的海地共和国，位置在西部，面积只占全岛的三分之一。圣多明各原来是一个城市的名字（该城市由巴塞罗缪·哥伦布建于 1496—1497 年），也曾被西班牙人用以称呼全岛，现在只限于多米尼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位于伊斯帕尼奥拉岛东部，面积占全岛三分之二。（转引自《哥伦布传》，第 397 页。）

他。这位酋长恭敬地接过饮食，浅尝而止，然后传递给他的随从品尝。在这里，哥伦布欣喜万分，因为他看到这些印第安人都戴着黄金装饰品。第二天他就通过交换物品得到了一些。当地人告诉他，这些黄金并不是本地出产的。哥伦布并不完全懂得土人说些什么，但从手势中了解到在离此地大约 100 里格的一些岛屿上黄金很多。当地土人把黄金砂采集起来，经过筛选，熔炼，制成金条和无数的物品。他们甚至说其中一岛就是完全由黄金构成的。这些近乎神话的说法对于具有一般常识的人恐怕都难以置信，但对哥伦布却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吸引力。他在日记中满怀激情地写道：“蒙我主圣恩指引我来找到它”。

船队接着向东行驶，和土著人的关系继续保持融洽友好。派出一支又一支的探险队深入腹地寻找黄金。哥伦布从统治海地整个西北部的酋长瓜卡纳加利那里收到一份珍贵的礼物。在一次庆典上，一千五百多印第安人划船或游水来到船边与他们交换礼品和货物。继续往东行驶的过程中，土人告诉哥伦布说有一个他们叫做西包的地方“黄金无数”。哥伦布一厢情愿地在西包和西潘古之间画了等号，他认为那就是马可·波罗说的日本。

时至今日，除了“平塔”号的越轨行为外，一切都颇为顺利。哥伦布憧憬着大量的黄金就要到手，心情颇为舒畅。船员们离家已久，渴望着在即将到来的圣诞节痛痛快快地放松一下。

12 月 24 日拂晓，哥伦布率领“圣·玛利亚”号和“尼尼”号离开阿库尔港，前往海地西北部的酋长瓜卡纳加利管辖的马里恩地区。瓜卡纳加利的首府设在卡拉科尔港。此地离阿库尔只有几英里，但是由于顶头风的阻挠，两条船走了一整天也没有到达目的地。

4 “圣·玛利亚”号触礁沉没

在从阿库尔到卡拉科尔港航行途中，夜间 11 点，两条船在海地角偏东的利莫纳德海峡停留。昨夜船上招待印第安人的宴会搞了个通宵，人人都精疲力竭。这时风已平息，波浪不兴。海面“就像杯中水一样”平静，海洋统帅两天两夜没有合眼，这时也回舱睡觉去了。舵手把舵柄交给一个年轻的见习水手，也同其他值班人员一道休息去了。这是严重的违反纪律的行为。

半夜时分，再过几个小时，圣诞节即将来临。暗流把“圣·玛利亚”号推向了一座倾斜的珊瑚礁。谁也没有察觉。只有临时负责掌舵的见习水手感到不妙，努力扳舵设法调转船身，没有成功，他大声喊叫起来。“圣·玛利亚”号触礁搁浅，起初只是微弱的撞击声，逐渐地越来越响。人们惊恐的喊声把海洋统帅惊醒，他翻身下床跑到甲板上想查问个究竟。船上其他的人，包括船主拉科萨也跑来了。这时船体已经裂开，情况十分危急。海洋统帅命令他们先拉起系在船后部的救生驳船，利用驳船到深水去抛锚使大船慢慢脱离礁石。拉科萨和其他人把驳船放入水里后，惊慌失措地划向“尼尼亚”号逃命。“尼尼亚”号上的人不让他们上船，无奈，他们只好返回大船。文森特·平松见状也派出了救援艇，为了减轻重量，哥伦布下令砍断桅杆，但已无济于事。这时“圣·玛利亚”号船发出一声令人心惊肉跳的破裂声，珊瑚礁把船底捅开了一个大

窟窿，海水大量涌入船舱，哥伦布只好命令大家离船转移到“尼尼亚”号躲过这场灾难。

天亮以后，瓜卡纳加利酋长派遣了土人来抢险，但为时已晚。他们只是抢运出船上的货物和帆樯索具等用品，眼睁睁地看着“圣·玛利亚”号倾覆，奉命来抢救的土人对抢运上岸的船上的财物秋毫无犯，即使暂时存放在他们家中的物品也让家人好好看管。瓜卡纳加利派来的土人中许多人戴着金手镯、金项链和金鼻环。几天以前，酋长还赠送给海洋统帅一个木质的假面具，面具上的眼睛、鼻子和舌头都是金子做成的。哥伦布判断在瓜卡纳加利管辖的地区存在着金矿。何不在马里恩地区留下来？建立定居点！天意！天意！“圣·玛利亚”号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上帝要我们在此留下来。我们岂不是因祸得福？瓜卡纳加利本人和他的随行人员不断地劝慰泪流满面的哥伦布，不要因遭受的损失而过度悲伤。哥伦布在日记中曾经写道：“土人和他们的首领也为我们流泪，他们确实是一个极有爱心的种族。”由于他们的奋力抢救，天黑以前一切有用物品均已搬运上岸，“连一根皮带也没有丢失”。

“圣·玛利亚”号沉没以后，此次参加航行来到这里的人不可能都乘船回去。

哥伦布于是决定将船队的人留一批下来，在此建立据点。黄金的诱惑让他很容易地就找到志愿者。这个想法也受到瓜卡纳加利的赞成。他希望得到海洋统帅的一些武器或者受到他的庇护以防别处岛上的敌人对他的攻击。为了显示实力，哥伦布让人向触礁的“圣·玛利亚”号放了几发射石炮，炮弹击穿了船身。他又让人朝灌木林放了几下短铳，铅沙弹把树干都打断了。土著居民被这些威力强大的武器所震慑，似乎有了更多的“安全感”。

哥伦布下令在岛上夯实地基，修筑营房，建立堡垒，并将它命名为纳维达德，用以纪念圣诞，同时表示旗舰在圣诞前夜遇难。纳维达德大概位于一个现时名叫利莫纳德·波德·德默尔的沙咀附近。它的旁边还有一个方便船舶停靠的地方。堡垒主要是用“圣·玛利亚”船上抢运下来还能用的材料建造的。“圣·玛利亚”号船上的大部分船员和一部分“尼尼亚”号的船员共39人自愿留下来。哥伦布给这些人留下各种小件物品用作与土人进行买卖交易，还留下面粉、粮食、食糖、种子、衣料、靴子、武器、弹药。39人中有木匠、铁匠、捻缝工、炮手、医生、商人、造船能手。他们中有的人已开始学会和印第安人交谈。古蒂埃尔雷斯和埃斯科维多愿意负起管理堡垒的责任。他们都是忠实于哥伦布、忠实于西班牙的人。

哥伦布决定返回西班牙向国王报告此次航行的收获。他相信一年后当他回到这里时，留下的这些人通过与印第安人的贸易一定会赚得一桶一桶的黄金，便更指望他们能发现金矿，保证源源不断的黄金的供应。这样，只要三年时间，西班牙君主就有财力组织起新的十字军东征，以便最终将圣地从异教徒手中解放出来。哥伦布在致国王的信中写道，我向陛下保证，这项事业中取得的所有利润都将贡献给耶路撒冷的征服。这当然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

哥伦布和剩下跟随他的38人登上“尼尼亚”号船，取道东北方向航行，以便赶上持续不断的强劲的西风，顺利返回西班牙。

1493 年新年第二天，瓜卡纳加利和哥伦布举行了隆重的告别宴会。酋长款待了哥伦布和全体船员。气氛热烈友好。人们互相拥抱着告别。哥伦布没有想到的是，留在纳维达德的 39 人同瓜卡纳加利酋长及其臣民之间的友谊只维持了一段很短的时间，随之而来的是对黄金的争夺，对土著女人的凌辱，打架斗殴，“印度”流行病以及同一些印第安部落的战争，断送了这些人的性命。哥伦布苦心孤诣建立起来的纳维达德几乎被夷为平地。

第九章首次返航

1 海洋统帅在返航途

1493年1月4日清晨，哥伦布一行登上“尼尼亚”号启程，到达离基督山岛不远处的一个海湾。航行第三天，一个爬上桅杆的水手报告说：“平塔”号正从远处乘着东风驶来。哥伦布听到这一消息时不动一点声色，他料定马丁·阿隆索迟早会露面的。两人会面时，他们在言语上发生了激烈冲突。哥伦布指责马丁·阿隆索自11月21日至1月6日擅自离队。马丁解释说去巴贝克岛上是为了探索黄金的下落，然后向海洋统帅报告消息。哥伦布问他有什么消息，马丁的答复是连一粒金属也没有见到。哥伦布没有对他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因为平松身后还有一伙人支持他。拉斯·卡萨斯这样写道：“统帅不了解他（平松）厚颜无耻、背信弃义的行为的原因，但是他愿意忘记他的所作所为，这样他就不会帮助撒旦接着去做他怀着罪恶用心到目前一直都在做的有碍此次航行的事情。”实际上在平松擅自行动期间，他找到了巴贝克岛，那里没有黄金。然而在伊斯帕尼奥拉岛海岸更靠东边的地方，他用交换实物的办法弄到相当数量的黄金，“有的金条有两根指头粗大，还有的和拳头一般大”。平松把这些金子在他和他的船员之间进行了平均分配。平松本人还深入岛内，见到一个叫考纳波的势力很大的酋长，那酋长也给了他很多黄金。考纳包管辖的地区是西波的一部分。该地当时以及后来都是岛上出产黄金的地方。

两船会合以后，哥伦布面临新的选择：是留下来继续寻找黄金呢？或者是直接驶回西班牙？他决定回西班牙。原因有二：一是他虽然未能找到中国和日本，但他坚信那是很快可以做到的事情，另外此行虽然没有弄到大量黄金满载而归，但他的发现无疑地具有很高的价值，因此他自然希望尽快回去向费迪南和伊莎贝拉禀报功绩。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对平松及其一伙不能信任，担心在此停留时间越长，这些人会弄出更多的麻烦事来。只要一回到西班牙，他就再也不会忍受这一帮违抗他的命令而又以怨报德的家伙了。

他们在基督山岛停留了几夭，对船只进行保养维修，从河流中补充淡水。哥伦布发现这里的河沙十分沉重，盛水的桶里似乎有金沙闪烁。他想将来一定要返回这里淘金。一路上他不断给沿岸起伏的地势取名，在他的本子上有一张圣人名单和姓氏名单，他从中找出一些名字来命名他发现的这些地方。

经过长距离的航行和风暴的袭击，风帆破烂，桅杆断裂，他们必须经常进行修补或更换。严重的是船身腹部长期被海水浸蚀，捻缝渗水，难于修复，龙骨处开始进水。沉船的危险随时都可能来临。

返航的第一个礼拜一切都还顺利。1月13日，船队在一个哥伦布叫做“箭头湾”的地方抛锚。在这里他们第一次碰见怀着敌意的土人。土人们手握弓箭随时准备进攻来犯者。哥伦布为了避免武装冲突下令赶快起锚离开。1月16日，趁着顺风，掉转船头朝着东偏北的方向进入茫茫大海。1月20日，礼拜天，船队向东北方向驶去，一些海鸟伴着船只飞行。船上有六个印第安人蹲在甲板后部，神情忧郁。他们显然是因为离

开自己的故土和亲人而闷闷不乐。返航的前四分之三的路程一直风平浪静。但是到了2月12日夜，海上起了风暴。巨浪迎面朝船打来。船只时而被波浪高高掀起，抛向铅色的天空，时而像麦秆一样地坠入深渊。

“尼尼亚”号由于没有了压载物眼看就要倾覆。船帆都被刮掉，船只光着桅杆挣扎着前进。哥伦布在此时表现出高度的沉着和冷静。他到处察看着，指挥着，避开了一次又一次的灭顶之灾。危难中，两只船都挂起了很多灯，以便相互保持联系，辨明彼此方位。但是由于风浪太大，“平塔”号船被抛到后面，两船的差距越来越大，后来再也不见“平塔”号的踪影。全体船员在千钧一发的关头，三次抽签，决定在万一得救后由谁代表他们去教堂感谢神灵。哥伦布和船员们一齐向上帝发誓，如果得救，回到陆地上，“他们一定打着赤脚，穿着剩下的一件衬衣，整队到附近任何一个教堂去，向圣母玛利亚感恩祈祷”。在风暴肆虐最凶的时候，在极度绝望的时候，哥伦布把自己远航发现陆地的经过扼要写在羊皮纸上，郑重其事地签上自己的名字，用涂上蜡的布包裹好，放入一个小木桶，然后把木桶投入海里，希望在他遇难后有人会把木桶从海里捞起来，使他探险的成就能为世人所知。

在连续两天与风浪殊死搏斗中，船员们个个精疲力竭，似乎陷入一种麻木状态。好在到了傍晚，狂风巨浪渐趋平息。更加令人欣喜的是2月15日在东北面地平线上露出了一抹银色的陆地。有人惊呼，这是非洲北部海外的马德拉群岛；还有人说这是葡萄牙的海岸；海洋统帅以十分权威的口吻纠正他们说，这是葡萄牙所属的亚速尔群岛。但此后三天狂风巨浪又起，船员们经过艰难的搏斗才靠了岸。

海浪的咆哮打击，桅杆和船板的嘎吱嘎吱声，风的呼啸和呻吟，浑身泡浸在水里——一切困苦都过去了。在岸上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呢？

2 葡萄牙人的“欢迎”

1493年2月19日，“尼尼亚”号船借着风力顺势驶入圣玛利亚岛上最南端的亚速尔港，抛了锚。要上岸了，船还需稍作打扮。主桅杆上升起了镶金的石榴红西班牙旗，飘扬的三角航海信号旗显得神气活现。但是船员们却打不起精神来，从上个礼拜五开始他们一直与风浪搏斗，个个都缺少睡眠。

哥伦布尤其感到困倦。在狂风巨浪中他一直站在船楼上，指挥航行。他的双眼熬红了，布满血丝，双腿酸疼，勉强支撑。他派出一批人上岸与葡萄牙人联络，让他们去找一个合适的教堂履行他们在危难时向上苍发下的誓言。他们现在惟一的需要是安静与和平。但在这块土地上等待他们的却不是安静与和平。

在船只抛锚的地方，哥伦布了解到附近有一个敬奉圣母玛利亚的小教堂。他还记得在船只遇险时许下的诺言，于是派遣了一半的船员作为第一批到教堂去感谢圣母对他们的拯救。岛上的葡萄牙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批人上岸进入那间小教堂，跪伏在圣像前祈祷着。这时岛上的一伙人有的骑马有的步行突然奔来把在教堂里所有的西班牙抓捕了，随即投入监狱。然后，一队全副武装的人员来到船边。哥伦布大发雷霆，不准他们上船并威胁说要用武力攻占全岛。

这种紧张局面维持了几天。后来当地的一位教士出面调停，他看到了哥伦布出示的文件，证实了哥伦布的身份。他说服岛上的卫戍司令相信哥伦布确实是西班牙王室任命的海洋统帅，此行是从“印度”远征回来。这时，被监禁的船员才被释放，还给哥伦布的船上补给了淡水 and 新鲜食物。

哥伦布率领着两条船刚刚离开亚速尔群岛驶向回家的路上，又遭遇了一场冬季的狂风巨浪的袭击。这一次来得十分突然，船上所有的帆全部被刮光，两条船只好听天由命，完全受海浪摆布。两条只有光溜溜的桅杆的船整整五天五夜向东北方向漂流而去。

到第六天，他们终于又看见了陆地。这一次确实是葡萄牙的海岸。哥伦布凭着他的经验，正确地估计这里是里斯本河口以北的地方。沿着这条河行驶离约翰二世的王宫不到一天的航程。这当然是哥伦布在暴风雨中最不愿意寻求庇护的地方。

整个上午，岸边聚满了人看着这条小船倾覆之前在风浪中拼命挣扎。狂风巨浪有增无减，眼看这条船就要碰上岸边的岩石被砸得粉碎了。在这种情况下，船上的人没有一个有可能生还，惟一个活命的机会就是设法把船驶入里斯本河河口。这样做必得要冒全部侧舷迎风的危险，这在无帆操船的情况下近乎一种自杀的行动。

海洋统帅沉着地站在船艏上，用他那双训练有素的眼睛目测“尼尼亚”号飘泊的动向，在它即将突然横过身子来以前，及时地向舵手发出指令。哥伦布一边计算着船速，一边观察着河口波浪的冲击力量，不断地命令舵手调整舵柄的位置，防避航船偏离方向。在风浪咆哮声中，他只能够拉开嗓门呼喊才能传达出他的命令。他镇定自若的神态中又带着几分激动，接受大自然的挑战最能充分显示他的智慧和能力。他从自己那双炽热发红的眼睛上抹去雨水，目光紧盯着前方。现在是性命攸关、分秒必争的时候，他已经听得见波浪撞击海岸发出的哗哗声。船上的人似乎感到海岸向他们迎面扑过来。这是决定全船命运的时刻，不能容许一丝一毫的差错。暴风雨中不时传来海洋统帅坚定洪亮的命令声。

船身受到海浪的拦腰打击，似乎发出一阵呻吟后，整个船身倾侧，海水紧贴着舷缘滑过。人们惊叫起来，船身看似要完全倾覆。但它终于还是挺住了，慢慢地又恢复了正常的位置。一阵巨浪把船身抬起后，把它投入了河口。在波涛声中，哥伦布听到船员们的欢呼声。“尼尼亚”号脱险了。

“尼尼亚”号抓紧时机趁着浪潮沿河上行，到达拉斯特洛港后抛了锚。到了这里，他们才打听到由于这一场此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暴风雨，许多船只封闭在港里已有四个月之久了。哥伦布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那年冬天，单是在佛兰德海岸就有 25 艘船沉没。

伤痕斑斑的轻帆船从“印度”胜利返航的消息迅速传布开来。哥伦布鉴于他们在亚速尔岛上的遭遇，采取了紧急的安全措施。他立刻派出一名信使上岸，携带着他致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的一封信求见，他在信中说明了他目前所处的困境，请求允许他的船沿河上行前往里斯本。他担心由于船上载有黄金，不法之徒可能在他停泊的这个偏僻之处打劫，希望葡王对他的船加以保护。他迅速与他原来里斯本生活时结识的一批有地位而又可信赖的朋友取得联系，同时用不同的渠道向费迪南和伊莎

贝拉送去了有关他航行归来的简明报告。

办完这些事以后，哥伦布和他的船员们感觉轻松一些了。他们的名声传到四面八方。由于暴风雨持续不停，无法开船返回帕洛斯。在哥伦布停船的地方停靠着葡萄牙一艘威武雄壮的战船。第二天上午，战船船长派了一艘武装小艇前来联络，艇上的长官名叫巴特罗缪·狄亚斯，此人因乘船成功地绕过好望角而声名显赫。狄亚斯走近哥伦布，要他登上战船说说他远航的事。哥伦布高傲地回答说，作为卡斯蒂利君王的海洋统帅，他不会向任何人讲他远航的事，他也不会离船，除非对他采取强制手段。他还特别补充说，卡斯蒂利亚的海洋统帅宁愿死也不会向任何人屈服。

可能是因为职业和经历相同，狄亚斯并没有为哥伦布的傲慢态度而感到恼火。相反地，他在这艘遍体鳞伤的帆船上见到这个胡须满脸饱经风霜的哥伦布反倒产生了一种敬佩之情，可算是“英雄识英雄”吧。他们之间很快就建立了友谊，哥伦布被邀请到葡萄牙战船上参观，受到有相当规格的欢迎。战船上的号手和鼓手为他演奏了欢迎曲。哥伦布收到一封盖有葡王印鉴的邀请信，他感到不能不接受邀请。

约翰二世在信中对哥伦布大加赞誉，国王显然也想从他那里掏一掏此次航行情况的口风。哥伦布来到离里斯本大约 30 英里的圣·玛利亚·达·维土德修道院晋见葡王。葡王以礼相待，态度十分友善，对他大加赞扬，少不了溢美之词。虽然海洋统帅此时心情愉快而又轻松，但他仍然没有放松警惕。因为正是这位反复无常的葡王差点将“印度”从他手中偷去，此事已发生两次。拉斯·卡萨斯在其《印度群岛史》中对此有详尽的描述：“当国王和统帅谈话时，他命令在他身旁的桌上摆一碗豆子，然后用手势示意一个在场的印第安人把豆子排列在桌面上，表示哥伦布声称在那儿的王国中发现了的各个岛屿的位置。那个印第安人迅速地排列出了伊斯帕尼奥拉、古巴、卢卡约群岛和其他一些岛屿。葡王闷闷不乐地观察着，过了一会儿，他似乎毫不经心地顺手把这些豆子抹开，然后令另一个印第安人用其他豆子重新排列一次。这个印第安人像第一个印第安人一样迅速排列出来，而且还排列出更多的国家和岛屿，同时，用他的土话作了解释。这些话当然别人都听不懂。当哥伦布带着印第安人离去后，葡王终于意识到这次新的发现所包括的广大范围以后，他毫不掩饰为失去这么宝贵的财富而懊丧，激动中捶胸高喊道：“啊！无知的人啊！你为什么让这样的事业从你手中滑掉呢？”

最近，一位哥伦布的传记作家兰德思聪曾经引用过葡萄牙的编年史家的说法：“统帅夸夸其谈而且傲慢无礼，竟然指责国王当年拒绝了他的建议实为一大错。国王的大臣们见到哥伦布如此狂妄，国王如此不悦，曾向国王进言杀死哥伦布，不让他把西航成功的信息带回到卡斯蒂利亚去。但是国王没有同意。”哥伦布在圣·玛利亚·达·维土德修道院住了两天，然后回到船上。

3 凯旋

在此以前，有人似乎发现“平塔”号远远地跟在“尼尼亚”号后面，但是因为距离太远，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平塔”号没有在亚速尔群

岛停留，避开了最后一段航程中猛烈袭击“尼尼亚”号的那场飓风。2月底平松驾驶的“平塔”号就到达了西班牙西北部加利西亚岸边的一个港口（巴荣纳）。哥伦布早就怀疑马丁·阿隆索·平松想赶在他之前回到西班牙邀功，事情果不出他所料。平松不知道“尼尼亚”号是否能在那场罕见的飓风中保全下来，立即上书住在巴塞罗那的费迪南国王和伊莎贝拉女王求见，国王不给面子，坚持要先见哥伦布，他只好灰溜溜地回到帕洛斯自己的庄园。在这里，他看见“尼尼亚”号平安返航。受到这一打击，他心情十分沉重，再加远航中的种种艰苦磨难，这位年纪已经不轻的航海能手很快就与世长辞了。

3月13日，礼拜三清晨，“尼尼亚”号启碇，离开里斯本。3月14日清晨，“尼尼亚”号绕过圣维森特角，经过17年前他在一场海战中溺水登陆的地点。15日，礼拜五中午，以英雄的姿态驶入帕洛斯港。海湾周围，人山人海，鼓掌、欢呼。钟声、号声、鼓声、笛声在一起交响。人们在此期盼已久，向“尼尼亚”号，向海洋统帅致敬。哥伦布挺立在船头上，身穿那件在“印度”登陆时穿的石榴红大礼服，脚登装有金马刺的皮靴，佩带宝剑，腰插匕首，神采奕奕。欢迎的人群中有国王的代表、公爵、镇长、拉比达修道院的修士、船长、水手、工人、农民、渔夫、商人……

欢迎仪式结束后，哥伦布与贝特丽丝和孩子们团聚，享受天伦之乐。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哥伦布原先已经写好一个正式的远航探险报告，派人把这个报告从里斯本经陆路送往巴塞罗那西班牙国王。4月7日，哥伦布收到了国王费迪南和女王伊莎贝拉的信。国王信中称呼他为：“唐·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海洋统帅，在印度所发现的海岛的副王和总督。”这正是当年国王答应在他到达印度时授予他的一切职衔。国王召唤他尽快前往塞维利亚的冬宫见驾，希望他把已经开创的事业继续扩大，要求他马上着手准备第二次远航。那封信在对哥伦布表示祝贺后说：“我们的意愿是，在上帝的帮助下由你开创的事业继续下去，而且进一步扩大，我们将为你提供所需的一切，望你尽快返回你所发现的地方。”

哥伦布收到国王这封信以后，急忙又给国王写了报告，建议把伊斯帕尼奥拉岛作为殖民地，同时提出了实现这一建议的详细计划。哥伦布就新发现的殖民地的管理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需要派出2000个自愿人员前往定居，这些人应当分散居住在3~4个城镇中，每个城镇设一市长和若干职员，要建立教堂，任命教士，让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只有领有执照的人才允许从事采金活动，采金活动的时期定在每年中的一段时间，其余时间他们必须从事其他公务。采来的黄金必须上交市镇官员，其中一半归王室所有。这封信由专职信使送呈国王，然后，哥伦布准备进行长途的陆路旅行前往巴塞罗那晋见国王和王后。

之后，海洋统帅制作了一套符合自己现在身份的服装，组成了随行队伍。他们带着采集来的金样和一些在西班牙前所未见亦未所闻的稀奇东西。队伍中包括几名职员，几名仆从和从“印度”带回来的六个可担任翻译的印第安人。这些人或骑马或乘马车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印第安人还是在岛上的那些装束，只是没让他们全身赤裸，腰间围着一块布。头上和身上都佩带着羽毛、鱼骨和黄金装饰品，手里提着装

鹦鹉的笼子。一路上人们争先恐后地涌到路上带着惊奇的神色观看这些外来人。在科尔瓦多作了短暂停留，哥伦布与他的两个儿子：迭戈和费迪南，还有贝特丽丝见了面，享受天伦之乐，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美好的时光。再次出发以后经过瓦伦西亚和塔拉戈纳。大约到了4月20日，这支队伍才到达巴塞罗那。费迪南和伊莎贝拉下令将巴塞罗那装饰得花团锦簇，就像过节一样。整个城市的人都涌上了街头，街道两旁的阳台上挤满了盛装的妇女。哥伦布骑着马行进在队伍的最前头。在晨雾中，人们起初只能看见他朦胧高大的身影。随着队伍逐步走近，朝阳的照耀，显出了他神气活现的形象：头上戴着宽边礼帽，披在身后的镶金斗篷随风飘扬，左手执缰绳策马向前，右手不停地高举向欢迎的人致意，靴子后面一双马刺闪着黄澄澄的光，马鞍上镶着白银装饰品。国王派出一批大臣和一支骑马的仪仗队从冬宫——阿尔卡萨宫出发，迎接哥伦布一行。这些王公贵族们在哥伦布的两侧排列成行，五彩缤纷的仪仗队紧跟其后，他们的头盔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哥伦布在宫殿前下了马，疾步进入大厅。这里点燃了上千支蜡烛，大理石的立柱反映出灯火的辉煌。宫殿的编年史家作了这样的记录：他的脸庞因长期被太阳熏烤显得黝黑，海上的航行使他的眼睛锐利有神，银灰色的头发、长而弯曲的鼻子和颇有贵族风度的举止，俨然一副古罗马元老院的元老派头。

当哥伦布一步步趋向国王鞠躬致敬时，费迪南和伊莎贝拉一反常例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当他跪下吻他们的手时，他们又破例地向他俯下身来。然后国王和王后请他起立，令人在年幼的王太子唐·胡安旁边摆放了一张椅子，要他坐下。这是十分特殊的破格的荣耀。

应国王之请，哥伦布开始讲述他远航的故事。他在国王面前描述了茂密的苍翠欲滴的热带雨林，令人陶醉的香料，色彩斑斓的鹦鹉和他们的奇妙的叫声。碧蓝碧蓝的海水，清澈透明，可以看见水下几公尺的成群的彩色游鱼。他谈到了全身赤裸的土人，淳朴善良。他谈到卡斯蒂利亚的平原和山冈，无法与之比拟的那些美丽的岛屿。他谈到“圣·玛利亚”号的沉没。谈到土著人对他的巨大帮助。说到这里，他召来六个已经穿上一件衣服的印第安人。他们把鹦鹉、丛林里活的大老鼠、不会叫的狗和奇形怪状的卤咸鱼带上了宫殿。周围的大臣发出一阵惊叹声。过后，他又叫人带进来珍贵的物品——沉香木、棉花和各种香料。他还谈到天真的土著人十分乐意用他们的金首饰换取西班牙人的鹰爪铃和其他小玩意儿。接着他叫人抬进一个橡木大箱，他像魔术演员似地猛然把箱盖揭开，引起在场的人一阵惊呼，在烛光的照射下，箱子里装满了金冠、金项链、金手镯和大小不等的碎金块。这些闪闪发亮的金子使在场所有的人对“印度”垂涎三尺！

当激动的喧嚷逐渐平息，宫殿里笼罩着一片寂静。这时，国王和王后一声不响地突然双膝跪地。其余的人马上跟着跪下。费迪南和伊莎贝拉仰面朝天感谢上帝，感谢他的慷慨的恩赐。人们齐声唱起了赞美诗：主啊！我们赞美你。唱到最后一行时：啊，主啊，我信赖你，请永远不要让我迷惑，国王、王后和哥伦布都已经热泪盈眶了。

从那时起，每当国王乘着马车出行，总有哥伦布坐在他身旁。这是王室成员也难得的殊荣。从此以后，哥伦布似乎不知不觉地逐渐地变了

一个人。海洋统帅认为这一切都是他应得之份。在这种情况下，谁都难于接近他了，包括给了他那么大帮助的佩雷斯修士。从表面上看，一切事情进行十分顺利。连教皇也为哥伦布的发现发来了贺信。那信这样写道：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

致费迪南和伊莎贝拉，1493 年 5 月 4 日

我们确实获悉……此前你们曾设想派人发现至今别人尚未发现的遥远的未知岛屿和陆地，为的是引导那里的土著居民崇敬耶稣基督……你们委任我们可爱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沐浴上帝的鸿福，依靠自身的勤勉，终于在航海过程中发现了那些别人迄今没有找到的遥远的岛屿和陆地，那里的许多居民过着和平的生活，民风纯朴。我们满怀希望，即如果加以教导，我主和救世主耶稣基督的名义就会成功地传播到上述陆地和岛屿……

哥伦布首次远征发现新世界的行动本来就已经渗透着黄金的渴求，在第一次远航归来以后，这种渴求演变成为一种狂热。哥伦布本人当然不会放过他认为自己应得的利益。

5 月 18 日，哥伦布得到了国王赏赐 33.5 万马拉维第。他对此并不满意，就在同一天，他索要每年 1 万马拉维第的奖金，作为他——第一个看见陆地的人的赏赐。虽然在他的日记中也记载着是“平塔”号上的一个海员最先看见陆地。出于对金钱的贪婪，他显然要把别人的功劳据为己有。后来，那个海员在气愤中离开西班牙远走他乡。

第一次西航往返日程表：

- 1492，8，2，从西班牙韦尔发附近帕洛思出发
- 1492，9，6，从加纳利群岛中的戈梅拉岛出发
- 1492，10，12，凌晨 2 时水手胡安·特里阿纳看见新大陆
- 1492，10，29，到达古巴
- 1492，12，24，旗舰“圣·玛利亚”号在伊斯帕尼奥拉附近沉没
- 1493，2，15，见到亚速尔群岛中的圣·玛利亚岛
- 1493，3，4，到达里斯本
- 1493，3，8，回到西班牙的帕洛思
- 1493 年返航西班牙航速及航向：

日期	校正里格数	航向
1 月 16 日	2	东偏南
	14	东偏北
	2	东南
	12	东北偏东
1 月 17 日	7	东北偏东
	10	东北偏东
	4	东北偏东
	11	东
1 月 18 日	10	东偏南
	7.5	东南东
	15	北偏东
1 月 19 日	14	北偏东
	16	东北偏北

	10	东北
	11	东北偏北
1月20日	5	东北
	2.8	东南
	9	北北东
1月21日	13	北偏东
	13	北北东
	21	北北东 1/2 东
1月22日	8	北北东
	4.5	北偏东
	3	北东
	7	东北东
	8	东北东
1月23日	21	东北偏北
	7.5	东北
	7.5	东北东
1月24日	11	东北
	14	东北东
1月25日	9.5	东北东
	6	北北东
	7	东北东
1月26日	14	东偏南
	10	东南偏东
	6	北
1月27日	16.5	北北东 1/4 北
	6	东北
	3	东北东
1月28日	9	东北东
	5	东北东
1月29日	9.8	东北东
	8	东北东
1月30日	7	东北东
	13.5	北偏东
1月31日	7.5	北偏东
	8.8	东北
	13.5	东北东
2月1日	10.5	东北东
	29.3	东北东
2月2日	10	东北东
	19.3	东北东
2月3日	29	东北东
	27.5	东北东
2月4日	32.5	东偏北
	19.3	东

2月5日	13.5	东
	27.5	东
2月6日	35.8	东
	38.5	东
2月7日	32.5	东
	22	东
2月8日	3	东
	9	东偏南
	6.8	南南东
	6.8	南南东
2月9日	3	南南东
	16	南偏东
	5	东北
	9	东
2月10日	32.5	东
	24.8	东
2月11日	39	东
	16.5	东
2月12日	19.5	东
	11.5	东
2月13日	6	东
	7	东
	13.8	东
2月14日	5	东北偏东
	8	东北偏东
	7.5	北北东 1/2 东
	2.5	东北
2月15日	13	东北东
总计里程：	1072.8	

4 发现美洲带来了什么

哥伦布西航发现陆地而且成功返回的消息在欧洲不胫而走。巴塞罗那万人空巷的欢迎的场面，国王接见时的破格礼遇，更使他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形成了一个人人争说哥伦布的热潮，西班牙红衣主教唐·佩德罗·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将他当做上宾款待，朝廷显贵争相与他结识，以此为荣。

哥伦布要求国王把去年四月在格拉纳达约定给他的权利重新加以确认。他和他的继承人“现在和将来”永远享有海洋统帅及“你所找到和发现的一切岛屿及陆地”的副王和总督的封号。他有权获得盾形纹章，有权竖立自己的旗帜。旗上绘有两座卡斯蒂利亚城堡，两只莱昂狮子，几个海岛和五个锚——统帅权的象征。这些图案只是在国王的旗帜和银币上才有！

作为副王，他有权任免“印度”的一切官吏，对他们拥有无限的民

事和刑事审判权。作为海洋统帅，他对所有从亚速尔群岛——佛德角一线向西及向南整个海洋上的人都享有司法权。

1492年4月29日，哥伦布的远航探险报告通常叫做《哥伦布书简》的拉丁文译本在罗马印行，以后在欧洲各地多次重新印行，造成极大轰动。拉丁文在当时的欧洲几乎是通用的语言。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让教皇尽早确认新发现的土地的主权归属。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是西班牙人，原来是阿拉贡的主教。他是靠了费迪南和伊莎贝拉的支持才当选登上教皇的宝座的。他在1493年5月4日颁布了第三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训谕，规定在亚速尔群岛以西318海里处按经度划一分界线，分界线以西所发现的土地属西班牙，以东属葡萄牙。哥伦布通过远航亲身体会到，指南针的磁针从东向西变化，欧洲的暴风让位给平静的信风也大致在这条线上。但教皇规定的这条分界线由于葡萄牙的反对没有生效。后来约翰二世采取敌对行动，隔断了去“印度”的一切航路。费迪南和伊莎贝拉才按照1494年的托德西拉斯条约，同意把分界线移到佛德角以西370里格处的子午线上。西葡两国君主们就是这样凭着他们的实力任意瓜分和宰割着世界。

哥伦布的发现迅速地改变了欧洲人的观念。在此以前的好几个世纪中，地中海曾经是沿岸各个民族和国家争雄称霸的活动舞台，现在代之而起的是西边的“黑暗海洋”和大洋彼岸的新奇天地。那里的金银、香料和驯服的土著居民成了他们新的争夺对象。

哥伦布在王宫受到隆重款待的日子里，碰上三一节、圣灵节和基督肉体节，气氛庄严肃穆而又不乏欢歌笑语。西班牙王室给六个印第安人受洗使哥伦布大为感动。国王、女王和王子都乐意做他们的教父教母。洗礼在巴塞罗那天主教堂的圣洗台进行。贵族、神甫和显要人物簇拥着国王们，哥伦布骑马走在国王身旁，进入巴塞罗那的大厅。居民们向他们欢呼致敬。印第安人中有一个是瓜卡纳加利亚的族人，他取的教名为“阿拉贡的费迪南”。第二个取的教名为“卡斯蒂利亚的唐·胡安”。一个充当翻译的印第安人在受洗时，取名为“唐·迭哥”。“卡斯蒂利亚的唐·胡安”后来留在王宫，作王子的侍从，但不到两年就死了，其余五人仍旧随统帅返回新大陆。

哥伦布西航的另一“发现”是烟草，即所谓“淡巴菰”（Tabacco）。这原来是阿拉瓦人给他们的Y形烟斗所起的名字。印第安人常用它来吸烟，以后又把烟叶称做淡巴菰。哥伦布11月6日星期二的日记中对此作了记述。古代印第安部落召开酋长会议时，要举行一种隆重的喷烟仪式。司仪将金色的烟叶卷折塞入长长的烟管以火点燃，用力吸取后，连续喷烟三次，第一次吐向天空，感谢圣明的神保佑部族的生命繁衍昌盛；第二次吐向大地，感谢哺育他们的慈母赐给各种食物，使人们生活美满幸福；第三次吐向太阳，感谢光明永远普照人间，使万物生长。

拉斯·卡萨斯在其《西印度群岛史》第四十六章中详细描述了此事：“两个基督徒在路上看见很多男女穿过村庄。男人手中常拿着一根柴棒和一种草，吸草点燃后冒的烟。这是一种干草，把它放在干叶子上卷成筒，就像圣灵狂欢节时小伙子们做的那种纸枪。然后，把筒的一端用柴棒点燃，在另一端用嘴或鼻子吸冒出的烟。那玩意儿能使肌肉麻痹，使人昏醉，但据说也能使人消除疲劳。当地人将其叫做——如我们今日所

称——托巴菰。我在该西属岛屿上见西班牙人也吸此物。当人们指责他们，说是一种恶习，彼等却回答说，只要一上瘾就难以戒掉。我不知烟有何味或有何好处。”西班牙人很快就学会吸烟，并把它普及到世界各地，流毒全球至今。

哥伦布和他的水手们从新大陆带回的另一样东西是梅毒。这种病毒在美洲土人中由来已久，传布很广。六个印第安人在巴塞罗那曾经与当地妇女有过亲密的交往，这些妇女可能是出于猎奇或者是出于金钱的目的和他们接触。哥伦布率领的水手也可能是在新大陆寻欢作乐而染上这种疾病。值得提到的是强壮的马丁·阿隆索·平松在返回帕洛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死亡，是否也是由于这种疾病不得而知。欧洲发现梅毒的首次记录是在1494年，是法国在远征那波里回国的士兵中间发现的，是与印第安人有过接触的西班牙妇女把梅毒传染给法国士兵的。拉斯·卡萨斯在1503年前后写作的《为历史辩护》一书中对此作了肯定。

这种病毒的可怕不亚于后来欧洲人带给印第安人的天花和麻疹。

哥伦布在新大陆也注意搜集植物，他想用这些植物证明他们已到达了亚洲大陆的边缘。他把一种带点香味的灌木当做肉桂，把秋葵当做树胶，他还声称找到了乳香大黄。但这些植物并不是地道的亚洲的产品。另外，他还发现了印第安人作为主要食物的玉米、番薯、马铃薯，哥伦布把它们带回西班牙后，陆续传入欧洲各国。

历史学家艾尔文·约瑟非指出：今日世界食物总量中几乎一半的作物是美洲印第安人种植的，而白人只是在1542年以后才知道它们。发现美洲以后，西班牙帝国迅速扩张：1509年占领牙买加和波多黎各，两年后占领古巴。从此，印第安人陷入极其悲惨的境地。拉斯·卡萨斯描写道：西班牙人就像狮子、猛虎、恶狼扑向羊羔一样扑向那些善良的印第安人。在40年中，伊斯帕尼奥拉的印第安人口从原来的300万锐减到300人，另外还有在牙买加、古巴和波多黎各的900万人受到残酷的压迫。最下等的西班牙人可以随意强奸印第安酋长的妻女，为了榨取黄金他们任意严刑拷打。骑士们耀武扬威地在街上招摇过市，他们手执宝剑和长矛以杀死印第安人为乐事。婴儿们从母亲的怀中夺走，或扔在石头上摔死，或抛入水中淹死。

西班牙殖民者在征服了这些地方以后又陆续把他们的魔爪伸向了中南美洲。

哥伦布西航成功以后不到半个世纪，加勒比群岛的大部分、整个中美洲以及南美洲的大部分全都落入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手中。

《哥伦布航海日记》，第57页。

《新大陆之光——哥伦布传》，第88~89页。

第十章 再度西航

1 第二次西航

费迪南和伊莎贝拉敦促哥伦布尽快开始第二次西航，他们想通过殖民的手段巩固对伊斯帕尼奥拉的主权，同时进一步拓宽统治的区域。他们急不可待了，因为据报告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正在装备一支船队准备西航。只是因为西葡两国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正在巴塞罗那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谈判，葡王才把他的队伍的出发日期推迟了两个月。葡萄牙建议，加纳利群岛以南的所有新发现的土地归属他们，而此岛以北属于西班牙。西班牙反对。争执提交教皇亚历山大四世裁决，此人本身就是西班牙人，而且是依靠了费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影响力才在最近的一次选举中登上教皇的宝座。

为了加快事情的进行，国王和王后指定塞维利亚的副主教唐·胡安·德·方塞卡与哥伦布共同负责第二次西航的组织工作。由于有了国王的支持，此次航行的准备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地点选在加的斯港。加的斯城建立在大陆伸入海洋的一个小小半岛的尖端上，三面临海，是西班牙南边一个重要的港口。这一次的远航从规模和人数上都远远超过第一次。第一次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凑齐三只船，其中两只还是惩罚性地从帕洛思强行征集的；而这一次的船队拥有了十六条船只。第一次费尽心力勉强招募了 90 名船员，其中还有从监狱中释放的囚犯；这一次 1200 人中有 200 人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贵族子弟，他们自己支付路费，想在这一次探险中建立功勋。他们都是骑士，携带着武器，准备着去征服，随时都可以投入战斗。除了船员以外，还有一大批平民百姓，包括殖民地开拓者、淘金者、种地人、工匠、学问家。还有马匹、奶牛、鸡、羊、种子、植物。装了足够往返六个月吃的粮食以及大批供移民使用的农具……这支舰队的规模和气势似乎可以配得上他海洋统帅的头衔了。

船队中的重要的人物是安东尼奥·德·托雷斯，他的姐姐是唐·胡安王子的保姆。此人深得国王们的信任，不少皇家仆从跟随他参加这次远征。这些人反对权威，不接受任何约束，热衷于冒险。在这些人当中，应当提到的是阿隆索·德·奥赫达和莫塞·佩德罗·马尔加里特。奥赫达是梅迪纳塞利公爵的仆从，无论是在卡斯蒂利亚或是后来在新大陆发生的许多战斗中，他都是最勇敢的人之一。至于莫塞·佩德罗·马尔加里特，哥伦布曾多次把最危险最困难的任务交给他，并请求国王奖赏他。船上还有一位来自塞维利亚名叫海昌的大夫。他不仅是远征队面临严重疾病时的医生，而且是一名合格的考察动植物的自然科学家。参加第二次西航的人中有第一次的参加者胡安·德·拉·科萨（擅长绘制海图）。还有佩德罗·德·拉斯·卡萨斯，他的儿子拉斯·卡萨斯，我们在前面已多次提到他所著《西印度群岛史》和有关哥伦布的生平和传记。还有阿隆索·桑切斯·德·卡拉瓦雅，是巴耶札的市长，他是哥伦布的好朋友。还有胡安·朋思·德·莱昂，是他后来征服了波多黎各，发现了佛罗里达。还有弗朗西斯科·德·彭尼亚洛沙，负责指挥船队的武装力量。还有米歇尔·德·库尼奥，他也是哥伦布的好朋友，来自哥伦布的家乡热那亚。据估计参加此次西航的人数在 1200 ~ 1300 之间。平松家的人避

不参加此次航行。尼尼约家有 4 人参加。其余的多数海员同第一次一样主要来自韦尔发及其附近地区。

1493 年 6 月，哥伦布又来到塞维利亚，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山区的瓜达卢普修道院进行了朝拜，完成他返航途中遭遇暴风时许下的心愿。途经科尔瓦多时看望了贝特丽丝，并把两个儿子迭哥和费迪南也带到了塞维利亚。与此同时他写信给他仍在法国居留的大兄弟巴特罗缪，和还在热那亚干羊毛纺织的小兄弟迭哥，告诉他们西航成功的消息，要他们也来参加今后的航行。小兄弟迭哥从热那亚及时赶来。他是一个诚实的人，谨慎朴实，善良温和，可惜的是这些优点没能使他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人，无力承担落到他肩头上的重任。巴特罗缪比他更为成熟，做事很有魄力，可惜的是来晚了一步。当他赶到加的斯时，船队已经出发航行了好一段路程。

根据费迪南和伊莎贝拉 1493 年 5 月 29 日发出的训谕：第二次远征的首要任务是教育和改造土人，让他们皈依基督，为此目的远征队配备了五名传教士，由本笃会修士弗雷·贝纳多·布伊尔带领，指示哥伦布“尽可能以善良而慈爱的态度”对待印第安人。第二个任务是考察古巴，确实弄清它是不是通往中国的大陆，或者只是一个岛屿。

哥伦布受命担任“大船队的总指挥”，有权独立处理殖民地的行政事务。但组织工作完全由他的朋友塞维利亚副主教唐·胡安·德·方塞卡主持。7 月初，哥伦布到达加的斯。方塞卡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出色。国王和女王命令安达卢西亚地区所有行政官吏向方塞卡提供一切方便。

但在哥伦布和方塞卡之间很快便发生了龃龉。哥伦布要求带领一批属于他个人的随从人员，方塞卡认为多余。哥伦布越过方塞卡将此事提交国王和王后以后他个人的要求得到了满足。

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哥伦布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加的斯，干预方塞卡已经办得很好的组织工作的每一个细节。他们之间的争执越来越多。哥伦布在方塞卡租的船、雇的人、订的货等等事情中总能挑出些毛病。

哥伦布的旗舰是船队中最大的一艘，载重 200 吨，正式名称“圣·玛利亚”号，译名“玛利亚加朗特”号。另外两条船吨位和它差不多，一条叫“柯林娜”，另一条叫“加列加”。另外 14 条全是轻便快帆船，其中一些可用于到达“印度”后的内河航行。立了大功的“尼尼亚”号经过维修保养也要参加第二次的西航。

此次招募海员不费吹灰之力，应征人数超过定额两倍。哥伦布的任务是从其中选拔最合适者。他的选择有时并不完善，其中有的贵族子弟完全是一帮纨绔儿，他们一贯游手好闲，只把这次西航当做休假旅行，梦想着返回时可以带回大量的金银珠宝。

船队即将出发时，谣传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已经向西派出一支船。西班牙就此提出抗议，葡王称他对此事全不知情。但费迪南和伊莎贝拉却将此事看得很重，他们指令哥伦布在航行中密切关注此事，如在西班牙的水域中确有葡萄牙的船只一定要加以狠狠的惩罚。

9 月 25 日，船队从加的斯出发，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

紧接着的第二天，教皇亚历山大四世就西葡两国的争端发布了一道诏书，实际上把向西边和南边航行已发现和未发现的全部陆地和岛屿都划归给西班牙。约翰国王提出抗议认为对葡萄牙太不公平。之后进行了

繁忙的外交交涉，结果西葡两国都置教皇诏书于不顾。他们在 1494 年 6 月 7 日在托德西拉斯签订了一份划分势力范围的条约才使两国间避免了严重的冲突。条约规定：在佛德角群岛 370 里格处从北向南划一条分界线，西边属西班牙，东边属葡萄牙。

哥伦布率领的船队出发时天气晴好，他们直驶加纳利群岛。才过 10 天，10 月 5 日，他们在戈梅拉岛的圣·塞巴斯蒂安港停靠。补充给养，又带了一批猪、牛、羊和家禽上船，准备到新的地方繁殖饲养。到了 10 月 13 日，趁着东南风，船队朝着西偏南的航向行驶。哥伦布明白这条路线很快将把他们带到伊斯帕尼奥拉南边，但在航行途中都又想考察和探索在第一次航行时土人告诉他的加勒比的一些别的岛屿。为了防止别的船失散，他把如何到达伊斯帕尼奥拉和纳维达德的指令密封好以后分发给各位船长。实际上，没有一条船失散，除了途中遇到的一次暴风雨外，整个航行十分顺利。

11 月 2 日晚间，哥伦布十分有把握地肯定快要到达陆地，为了避免夜间航行绕过就要到达的地方，他下令卷帆。哥伦布采用的航位推算法十分精确，第二天黎明时分果然看见出现了高山耸立的岛屿。旗舰上的全体人员聚集到后甲板上，高唱赞歌，齐声祷告，感谢上帝保佑他们如此快捷如此平安的航行。那一天是礼拜日，哥伦布为这个岛命名为多米尼加，在拉丁文中，多米尼加为主日，即礼拜日。不久又发现第二个岛屿，没有高山但林木茂密。哥伦布用他的指挥船名为此岛命名：“玛利亚加朗特”。到了中午又发现四个岛屿，其中较大的一个岛，哥伦布命名为玛利亚·德·瓜达卢普。是为了履行自己对瓜德罗普修道院僧人所许下的诺言，哥伦布给这个岛取名圣·玛利亚·德·瓜德罗普岛。此次航行出发前，哥伦布曾经去过这间修道院还愿。后来人们简称为瓜德罗普岛。虽然玛利亚加朗岛没有港口，船队在其避风面抛锚过夜。第二天，哥伦布令人在这些岛屿上竖起十字架，以国王和王后的名义举行了占领仪式。第二天，在瓜达卢普岛南岸登陆，土人见状四散奔逃。哥伦布派送哥·马奎斯率领一个十人的武装小分队向岛内进发。

又过了一天，小分队没有回来。哥伦布十分不安，又派了四个分队出发去找寻，每队 50 人。这些人没有找到前日派出的小分队，却在居住着加利布人的各个林子里发现了准备下锅的人的躯体。他们解救了一批讲阿拉瓦克语的奴隶，男女都有。其中男人经过阉割后养肥作为美味佳肴，女的则用于生育女繁殖后代。从这个部落的名称产生了“吃人生番”（Cannibal）这个新词。

人们担心第一次派出的小分队可能已经遇害，说不定已被吃掉。然而四天过后，他们忽然间又回来了。这些人疲惫不堪，饥肠辘辘，但却没有受到伤害。他们叙说是在丛林深处迷了路。这个岛上没有黄金，但风景秀丽，土壤肥沃却使西班牙人赞不绝口。这里还有成群的色彩绚丽的鹦鹉。白人在这第一次尝到了菠萝的滋味。

11 月 10 日，船队启锚航行。哥伦布下令将所有的独木舟全部销毁，以防加里布人袭击伊斯帕尼奥拉，抢劫奴隶。那些被搭救的阿拉瓦克少男少女都留在船上同行。此外还有几个俘虏来的加里布人。

离开瓜德罗普岛以后，船队趁顺风或侧面风沿小安的列斯群岛的背风岸前进。这里风景如画，加勒比海的海水在不同的深度变幻着绚丽多

彩的颜色。每一个岛屿都是一座高高耸立的峰。一连几天，哥伦布差不多把所碰到的每个岛屿都加上一个圣·玛利亚的名字，以至后来造成混淆。

船队继续前进，哥伦布先后给一些岛屿按照他的方式命名：圣·玛利亚·德·蒙特塞拉特岛，圣·玛利亚·拉·列当达岛，圣·玛利亚·拉·安提瓜岛，圣·马丁岛，圣·克鲁斯岛，等等。哥伦布的船队没有在圣·克鲁斯岛久留，朝北方航行，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岛屿。哥伦布按照典故中的传闻给它们取名为“1.1万个贞女群岛”，即维尔京群岛(Virgin Is)。以后又陆续发现圣·托马斯岛。

11月14日，西班牙人和加里布人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当船队在圣克鲁斯岛外停靠时，一个25人组成的队伍上岸取水。在一个看似无人居住的村落里发现了一批年轻的男女奴隶便解救了他们，然后带着他们回船。这时载着4男2女和一个男孩的独木舟突然冲出来，这些人手执弓箭袭击西班牙人，两人中箭负伤，其中一人后来死去。西班牙人反击，杀死一些，俘虏一些。其中一个女人被库尼奥捕获，哥伦布允许他留用作为奴隶。此女年轻漂亮，赤裸着身子。而那些男人外貌十分凶恶和残忍。

5天以后，船队来到一个大岛，整天沿着岛的南岸航行。哥伦布把它叫做“圣·胡安·巴蒂斯塔”（施洗者圣约翰），在今日的地图上此岛名称是波多黎各。在此停靠两日，补充淡水和食物。11月22日，船队通过分隔波多黎各和伊斯帕尼奥拉的海峡。

虽然哥伦布想急于到纳维达德了解他上一次留在那里的人和城堡的现状，但他认识到需要寻找一个更好的地方作为永久的定居点。11月25日，船队在蒙特·克里斯提港停泊，哥伦布派出一个分队上岸寻找一个理想的地方。这些人回来说这样的地方没有找到，倒是发现了两具被肢解了的人体，第二天又发现了两具，其中一人还蓄有唇须。哥伦布担心这是四个被杀害的西班牙人。显然他的担心不无道理。

11月27日夜，船队到达纳维达德，天黑无法进港。下令鸣炮但岸上毫无回应。哥伦布知道情况不妙。夜间一些土著人驾着独木舟出来但不愿靠近哥伦布的指挥船。哥伦布举灯自报姓名，这时才有一个土人首领上船，他是瓜卡纳加利酋长的堂弟。据他说留守纳维达德的人，有的死于疾病，有的死于械斗，其余的安然无恙，完好无损。

哥伦布在这次远征中，发现了20个大岛和40多个小岛。作为船队总指挥，他的工作是出色的。

2 殖民者凶相毕露

第二天一大早，哥伦布派出一支队伍探听虚实。他们看到的是瓦砾废墟、残垣断壁，到处都散落着烧焦的木头。一片残破景象。

经过进一步询问，瓜卡纳加利酋长的堂弟才说，西波地区的加里布酋长卡奥纳波前来进攻，杀死了守寨的人，瓜卡纳加利本人在保卫战中受了伤。

哥伦布决心弄个水落石出，带着100人，其中包括医师海昌，前往瓜卡纳加利的村庄。当海昌揭开酋长的绷带时发现并没有什么伤痕，但

酋长仍然坚持说卡奥纳波的袭击确有其事。教士布伊尔催促哥伦布将瓜卡纳加利处死，哥伦布没有同意，认为应当采取“怀柔”政策。

通过他这次带来的印第安人翻译与当地土人的交谈，哥伦布才了解到事情的原委。一年以前，当载着哥伦布的“尼尼亚”号刚一离开，留下的西班牙人便露出凶残的本性，他们到处抢夺黄金，绑架、奸淫印第安妇女。由于分赃不均，争夺女人，内部发生激烈火拼，城堡秘书埃斯科维多联合皇家御厨瓜特里尔，杀死金匠哈孔德，结成团伙，为非作歹。一批人闯入一个印第安部落抢掠，遭到酋长卡奥纳波率领的土人的抵抗，结果全部送了命。卡奥纳波为了彻底铲除纳维达特这个毒瘤，带着队伍深夜来到营地，发现留守的西班牙人正在强迫抢来的许多印第安妇女供其淫乐，愤怒之下，把这些西班牙人斩尽杀绝，有的人被赶入海中淹死，有的躲入树林中也未能幸免，被一一搜查出来，结果了性命。将纳维达特整个营地付之一炬。

瓜卡纳加利在这场突然袭击中确实是站在西班牙人一边的。他受了一点伤现已接近痊愈。他的部下身上还带着伤痕。

从此以后，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关系急剧恶化，哥伦布花了很大的力气，甚至不惜以判处死刑相威胁，才暂时阻止了新的流血冲突的发生。

但是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哥伦布第一次西航来到这里就已经种下了祸根。哥伦布远征的目的就是为了占有和征服所发现的土地，包括在这些土地上的人，夺取他们想象中的大量黄金。当他发现土著居民淳朴善良即意识到这些人很容易被管束、被驱使作为奴隶使用。这和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在非洲抢夺贩卖黑人奴隶如出一辙。哥伦布第一次远航抓走的六名印第安人便是他作为战利品带回西班牙的，这就开了一个十分恶劣的先例。虽然西班牙天主教徒国王给这些人施行洗礼，给予了一定的待遇。不过是为了以上帝的名义，用宗教的外衣把他们奴役印第安人的罪恶行径略加粉饰而已。

哥伦布第一次到达美洲在与泰诺人初步接触以后就有了奴役他们的完整的计划。他在呈送西班牙国王看的《航海日记》中这样写道：“两位陛下可以相信……这个岛屿以及其他一切地方都同卡斯蒂利亚一样是属于两位陛下的。这里除设置一个殖民地以外其他什么都不需要，您们可以指挥他们去做您们将要做的一切事情。因为我率领船上这些为数不多的人员就能够走遍这里所有海岛而未曾遇到阻碍。我已经看到，我仅仅派三个船员上岸，那里无数印第安人都只顾四处逃散，没有一人敢向船员们为非作歹。他们没有武器，没有自卫力量，他们是这样胆小怕事以至上千人不能对付三个人。由此可见他们适于俯首听命，适于受迫工作，适于播种以及做我们需要做的其他任何事情。这样您们就可以叫他们建设城镇，教他们穿着衣裤以适应我们的风俗习惯。”

拉斯·卡萨斯对哥伦布这些话作了如下的评论：

“这时请注意，印第安人这种天真淳朴和友好的高贵风度和他们的谦虚作风以及他们缺乏武器、缺乏自卫力量的情况，使得西班牙人对他们

们傲慢无礼、目空一切，并且把自己找得到的最苛刻最艰苦的工作强迫他们去做，使他们饱受压迫和面临灭亡之灾。的确，这里哥伦布用语言过分夸大自己，他在这里所设想的和他嘴里讲出来的，就是他后来使印第安人蒙受暴虐待遇的开端。”

3 美洲的第一个殖民地

12月7日，船队向东行驶，寻找一个可以安身的地方。之后三个礼拜一直刮着强劲的顶头风，船队只好在离蒙特·克里斯提以东大约30英里的一个半岛的背风面停泊。虽然在这里建设城镇并不理想；虐蚊遍地，水源缺乏，港湾不便停泊。远征队员们也不愿长期在水上飘泊，动荡不定的生活使他们厌倦。哥伦布决定在这里上岸。好在岛上土壤肥沃，可以种植。

人、给养、武器和牲畜都上了岸。规划了街道和广场。建立了临时草屋。石匠们开始修筑一间教堂。为哥伦布专门修了一所住房。种植了树木和作物，包括从西非带来的甘蔗和葡萄，以便酿酒。哥伦布把这座新城命名为伊莎贝拉以纪念王后。

建城伊始就有了麻烦。带来的食物一天天减少，牲口成批死亡，农作物种子霉烂。许多人，包括哥伦布自己；身患疟疾，或因水质和食物中毒染上了各种疾病。据海昌的统计病人数在400以上。为了加快建设城堡，哥伦布命令“骑士们”——那些贵族子弟干活，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反感和对抗。哥伦布规定，对拒绝干活的人停发口粮，引起了强烈的敌对情绪。

为了减少租船费用，哥伦布本想当大多数船只卸下货物后把船员都遣返回西班牙。但他又不愿意让这些船空舱回去，他想载回一些黄金至少可以偿还一部分远征费用。土人告诉他说西波的金矿离此地不远。1491年初，登陆之后不过几天，哥伦布派遣阿隆索·德·奥赫达带着20来人再加土人作为向导去探明金矿之所在。因为要经过卡奥纳波的领地，派出的人个个全副武装，准备应付不测事件。

在穿过一大片茂密的丛林、翻过一个山梁之后，人们发现了一片宽阔富饶的山谷。使他们放心的是卡奥纳波并没有出现，而当地的土人对他们友好而又合作。没有发现金矿，但从周围许多山峰上泻下谷地的溪流中肯定有大量的金沙。

奥赫多只用几天时间就弄到了不少的黄金，然后带着几个人急忙赶回伊莎贝拉。他把他的副手吉内·德·戈巴兰留下，管束其余的人。戈巴兰深入内地，为他自己搞到不少黄金，然后在一月底也赶回伊莎贝拉。

哥伦布对他们的发现很高兴。他们带回的黄金数量虽然有限，但却唾手可得。他向西班君主报告说：“河流如此众多，其中黄金亦多。”

2月2日，12艘船在安东尼奥·德·托雷斯率领下动身返回西班牙，只留下玛利亚·加朗特、加列加、尼尼亚和另外两条较小的帆船。船队除了装载着黄金外，还有肉桂、胡椒、檀香木、鹦鹉和一批从各个岛上

挑选出来的土人，包括其中三名加里布人，这些人到达西班牙时存活下来 26 名。

哥伦布将致西班牙君主的信委托托雷斯面呈，在信中他请求国王将 3 到 4 条帆船尽快派回，让其带来急需的粮食、医药、酒、衣服、武器和铠甲。他还请求派一些熟练的金矿矿工、驴子和骡马来。他惟一的抱怨是骑士们不会干活。经过四个多礼拜的航行后，3 月 7 日船队平安到达加的斯港。

3 月 12 日，哥伦布将伊莎贝拉城交给他的弟弟迭哥管理，自己带着一个庞大的探险队沿着奥赫多等人走过的路线深入内地。这是一支有 400 人的队伍，有步兵、骑兵，还有一帮工匠。士兵们穿带着全幅盔甲，擎着各色各样的旗帜，马匹都披着绚丽的毛毡，又是吹号，又是击鼓，尽量招摇过路。哥伦布有三个目的：一是向土人抖抖威风；二是要在西波地区建立一座碉堡；三是找到金矿进行开发。

在第一座山梁上，哥伦布俯瞰下面是一个富饶而又美丽的山间谷地。他派遣的先头队伍就来过这里。高兴之余，他称它为“皇家平原”。这里土壤肥沃、水源充足而且人口稠密。哥伦布的大队人马经过时，每到一村，诚惶诚恐的土著居民迎接他们，献上食物和金沙。谷地再往前是中央山脉，奥赫达一行人就是在那里弄到黄金的。到了这里已是 3 月 16 日，哥伦布下令在此停歇，他选择了一个地方下令立即开始修筑城堡。他给取名为“圣·托马思”。

哥伦布在此停留了 5 天，监督工程的进行。与此同时他派人前往山区侦察，寻找黄金的出处。派出的人回来以后交出了价值约等于今天 3000 英镑的金块和金矿。有的人暗地里给自己留下一半，结果被发现遭到严刑拷打，落得个皮开肉绽，惨不忍睹。

哥伦布到了这里终于明白西波并非西潘左，但他仍然坚信这里可以找到大的金矿。

哥伦布指派莫塞·佩德罗、马加利特负责管理正在修筑的城堡，并给他配备了 356 人的卫队。3 月 21 日，哥伦布和其余的人动身返回伊莎贝拉。在他离开的短暂时间里，那里的情况日益恶化。许多病人死去，粮食已经耗尽，士气极其低落，人人都不满意，个个都想尽快回到西班牙去。

仅过一两天，马加利特就派人送信说，卡奥纳波正在聚集他的队伍，准备进攻正在兴建的城堡。为了加强那里的防务，哥伦布急忙向那里派去七十多个士兵。一个星期以后，他又向那里加派了四百余人，由阿隆索·德·奥赫多率领，支援新建的城堡。而马加利特本人却领着一支人马深入岛内进一步探寻。

哥伦布本人此时渴望回到海上去。他指望伊莎贝拉城的管理会逐步走上正轨，于是任命了一个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是他的弟弟迭哥、弗雷·布希尔、佩德罗、费尔南德斯、科龙内尔、阿隆索·桑切斯·德·卡拉瓦雅和胡安·德·鲁克山。4 月 24 日，哥伦布乘“尼尼亚”号船并带着另外两条船：“圣·胡安”号和“卡尔德拉”号出航，此行目的是要彻底弄清，究竟古巴是不是亚洲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是，他企盼有幸面见大汗本人。

此行费时 5 个月，主要功绩是发现了牙买加。哥伦布两次来到这个

地方，一次是5月初，一次是8月中。虽然和古巴以及伊斯帕尼奥拉的土著人同样，都是泰诺人，但牙买加的人却要剽悍得多，也更加好战。哥伦布第一次来此时，船只停泊在一个叫做波多布易诺的港湾。他派人驾小船上岸打柴取水。这些人上岸遭到土著人的抵抗。土人投掷长矛和石块，发射石弓箭，还放出一批恶狗咬伤多人。几个被石弓箭射中的人当场毙命。

可是到了第二天情况忽然起了变化。土人们谦卑地过来献上食物作为礼品，从此这里再没发生过麻烦。当哥伦布第二次来此时，他勘察了这个岛的西岸和南岸。在此期间，他的船受到良好的保护，得到充足的淡水供应。当他就要离开时，土著酋长带着妻子、儿女、兄弟和随从乘独木舟来到“尼尼亚”号船上，恳求哥伦布带他们前往西班牙。哥伦布婉言相拒，他们也就友好地离开了。

在两次探查牙买加之间，哥伦布考查了古巴南岸的大部分地区。一路上也有不少风险。差不多整整一个月时间，船队缓慢地、小心翼翼地在几百个小岛中间穿行。有的地方水很浅，船锚就在海底下拖着行驶，船员们一个也不敢粗心大意，好歹渡过了这么一段艰难的航程。

哥伦布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捕捉着任何足以证明这里就是中国大陆的迹象。当有一个土人告诉他说此地往西有一个叫蛮宫的地方，他不假思索地断定那就是马可·波罗描写过的中国的“蛮子省”。

哥伦布当然不满足于此次出航就这么无功而返，但是面临的困难也很多：食物短缺，船员们日见烦躁不安，船只漏水，急需修理。6月13日，哥伦布认识到航行距离已经够远了。他命令参加此次探险的全体船员签署一份文件，声明他们确信：古巴就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半岛。尽管许多土人都告诉他说古巴只是一个岛屿，他根本就不要听。事实上只要他继续再往前航行两天即可到达古巴的最西端，从而证实其的确是一个岛屿。但哥伦布此时需要的恐怕是“自欺欺人”。他命令返航。

返航途中经过牙买加。8月19日离开牙买加，第二天船队到达提布隆海角，海地的西南端。此后五个礼拜遭遇顶头风，船队沿着伊斯帕尼奥拉南岸向东缓慢行驶。在到达一个湾汊处时（此地后来兴建了圣·多明各城），哥伦布命令9个人上岸，要他们抄陆路前往圣·托马斯，通知他的弟弟迭哥，就说他即将返回伊莎贝拉。

哥伦布返回以前策划了一次在波多黎各抢掠奴隶的行动，但未能付之实现。他突然发病，失去知觉和记忆，差点丧了命。船队直接驶向伊莎贝拉，并于9月29日到达。当时哥伦布已经处于昏迷状态。

4 哥伦布的暴政

当哥伦布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发现自己已经上了岸，使他不胜惊喜的是他的大弟弟巴托罗缪正站在他病床旁边。他回忆起来曾给兄弟写信要他赶来参加这一次远航，但未能及时赶到。后来哥伦布要求国王将他的两个儿子迭戈和费迪南收入宫中为王室服务。国王答应了他的请求。两个孩子是由巴托罗缪带进王宫的。国王答应任命他们担任小王子唐·胡安的伴童。巴托罗缪时年33岁，长得一表人才，英俊而有风度。他在法国的一段经历使他的才能大有改善。国王和王后对他印象极好，指令他

率三条船为伊莎贝拉运送给养。实际上他在六月就已经到了这里。

伊莎贝拉和伊斯帕尼奥拉的形势不但没有如他设想的那样；在他离开期间有所改善，相反的情况更糟。哥伦布的主意是让马加利特带一批人深入岛内寻找黄金，结果适得其反。在圣·托马斯得到奥赫达的支援以后，马加利特率领三百五十多人在岛上一连几个礼拜无恶不作：从土人手中抢夺食物和黄金，残酷拷打他们，奸淫妇女，强迫年轻人当奴隶。

这一伙人的胡作非为传到迭哥·哥伦布耳中时，他给马加利特写了一封信，指责他的错误行为。马加利特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带着他的一部分队伍进军伊莎贝拉。他争取了一批反哥伦布的派别站到他的一边，其中就有弗雷、布伊尔神甫。马加利特夺取了巴托罗缪·哥伦布带来的三条船，和他的同党一起径自开船回西班牙去了。马加利特留在岛内的另一帮人又进而分裂成新的团伙。他们更加野蛮地欺凌和杀害土著人，土著人奋起反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哥伦布一旦恢复健康，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便是任命巴托罗缪·哥伦布为他的副总督。这更加激起了反对派的不满。尤其错误的是，哥伦布对西班牙人对土著人的暴虐行动采取放纵的态度，而他自己对土著人的政策也变本加厉的严酷。他显然是想用对土著人的战争缓和或转移内部的矛盾。

哥伦布派出一批清剿队伍，骑着马，带着狼犬，深入岛内清剿，经过一场血战，抓获了一千五百多无辜的印第安人，包括妇女和儿童，把他们统统押解到伊莎贝拉来。

这时安东尼奥·德·托雷斯率领 4 条帆船带着给养来到伊莎贝拉。托雷斯还带来了一封国王给哥伦布的信。此前对哥伦布十分不利的消息也不断传到国王的耳中，但国王和王后仍然表示了对他的信任。他们在信中说：“你当初告诉我们说可以实现的那些事情，大部分都成了现实。”国王还签发了一条命令，要求伊莎贝拉的所有人，包括骑士和绅士必须服从哥伦布的指挥。国王和王后为了加强伊莎贝拉与国内的联系和信息的交流，提出两地之间每月对开一条船。国王和王后同时提醒哥伦布善待印第安人。

安东尼奥·德·托雷斯的船队在港口待命，准备返回西班牙。哥伦布派遣他的小弟弟唐·迭戈与托雷斯同行，返回卡斯蒂利亚向王室进一步说明情况，反击那些造谣中伤他的人，其中包括马加利特和弗雷·布伊尔神甫等。此举收到一定的效果。西班牙国王重新确认了哥伦布的权利，包括他应得的黄金份额。

哥伦布没有多少黄金可供托雷斯的船队带回西班牙去，但却有他的奴隶。他将俘虏来的 500 名印第安人装上船，准备到西班牙以后作为奴隶出售。此事他特别嘱托迭哥办理。哥伦布这么作更加怂恿了其他人对印第安人的残酷劫掠。

1495 年 2 月 24 日，船队动身返回西班牙，途中花费近 3 个月时间，大约 200 名印第安人死去被抛入大海中。其余的印第安人在加的斯港上了岸但几乎个个都身染重病，气息奄奄，在奴隶市场上都卖不出去。其中的大部分几个月以后先后死去。

在此期间，哥伦布在伊莎贝拉挑起了一场全面的战争。岛上东南部的一个酋长瓜亚提瓜纳集合了上千人的队伍，准备进攻伊莎贝拉。哥伦

布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任命巴托罗缪·哥伦布和奥赫达做他的副指挥，三人一起率领着 200 名步兵和 20 名骑兵前往清剿。在北部山区向下倾斜通向皇家平原的地方，印第安人中了哥伦布等事先周密布置的埋伏，短兵相接，武装精良的西班牙人占了上风。几百印第安人被杀害，几百名被俘获带回伊莎贝拉作奴隶。过后不久，又接到消息说大酋长卡奥纳博准备进攻圣托马斯堡，海洋统帅——副王决定派遣奥赫达带领士兵前去征剿。奥赫达带上 16 名骑兵，250 名弓箭手，110 名长铳手和 20 名军官出发了。哥伦布给他的指令是：活捉卡奥纳博。卡奥纳博深居内陆山地，拥有一支英勇善战的队伍。奥赫达挑选了一些骑兵，通过将近 200 英里的大森林，突然出现在卡奥纳博所在的村镇里，谎称是哥伦布派来的友好使节，邀请酋长到伊莎贝拉城堡去。卡奥纳博信以为真。便同奥赫达一道向伊莎贝拉进发。

卡奥纳博是带着大批卫队行进的。奥赫达施展了阴谋诡计。在途中，他取出一副特制的锃光闪亮的手铐脚镣向卡奥纳博炫耀，谎称这个东西是西班牙国王在节日骑马带在身上的装饰品，今天当做礼品赠送给他。如果他下河洗个澡，就可以给他戴上，就能像西班牙国王那样威严堂皇。卡奥纳博信以为真，一一照办，于是这副钢铁刑具就锁住了他的手脚。阴谋诡计一旦得逞，西班牙殖民者马上凶相毕露，把卡奥纳博捆在马上，把他只身绑架到伊莎贝拉。

几个礼拜以后，卡奥纳博的妹夫，一位住在岛的西南部的酋长贝西奇奥带队前来复仇被奥赫达打败。从此以后，印第安人被彻底地压服了。到 1496 年，西班牙人在那里可以为所欲为，高枕无忧了。

这只是哥伦布想要实现的第一个目标。他下令在岛内各地修筑城堡，并在那里驻扎武装部队，加强戒备。

哥伦布表面上执行伊莎贝拉的指示，善待印第安人。但实际上手段非常残忍。一些印第安人被割掉了耳朵和鼻子，许多印第安俘虏被砍了头。这是基督徒在新世界执行死刑判决的开始。

1495 年，哥伦布为了尽可能多地搜括黄金，命令印第安人凡年龄在 14 岁以上的男人，每人每三个月就得缴纳能装满一个鹰脚铃那么多的金砂，作为贡品，否则就要缴纳用 25 磅棉花纺织成的布匹。酋长则每两个月就缴纳一葫芦的金砂，价值 150 马拉维迪。凡交不足数的，就要判处死刑。当时印第安人主要是从河床泥里去淘洗金砂的，在盛产金砂的河床，每人每年也只能淘到四个鹰脚铃的分量。哥伦布规定的贡金配额是无论如何也无法交足的，以致大批印第安人劳累致死。

有的人奋起反抗被杀害；有的逃进山区或饿死或病死；有的逃入森林被西班牙人放出搜寻的恶犬被咬死，完全陷入了奴隶的悲惨境地。

5 争权夺利

在此期间，有关哥伦布在伊斯帕尼奥拉管理不善的信息不断地传到国王和王后那里。他们决定派遣自己的御厨、专事糖果糕点制作的胡安·德·阿瓜多去查明原因。此人曾在第二次西航时随船来过，因而对当地的情况有所了解。阿瓜多怀揣着 1495 年 4 月 9 日国王和王后颁发给他的一纸命令，委他以重任：代表国王和王后说话。阿瓜多同时还带来

了一些事先写好的委托状。国王和王后的命令还要求驻扎在“印度”群岛的骑士们、绅士们和其他人员服从和信任阿瓜多。

1495年10月，一支4条船的船队到达伊莎贝拉，阿瓜多就在其中一条船上。当时哥伦布正在岛屿内地，接到巴托罗缪·哥伦布的通知后立即赶回伊莎贝拉城。

阿瓜多对哥伦布抱着敌对的态度，他和哥伦布之间开始了一场权力之争。阿瓜多逐步搜集了殖民地对副王不满的材料。哥伦布看到国王的糖果点心师——一个宫廷的仆从——竟然和他平起平坐，有时还以国王的名义批评和威胁自己时，感到极大的痛苦和耻辱。他认为，自己在印度群岛的权威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在此期间，一场飓风袭击了伊斯帕尼奥拉岛，伊莎贝拉港受到严重破坏。阿瓜多带来的四条船全部被毁。但哥伦布与他的矛盾和冲突却与日俱增。

此时，哥伦布想到必须返回西班牙，但无船可用，只能自己建造船只。在造船期间，为了削弱阿瓜多的势力，他任命大弟弟巴托罗缪任总督兼总司令，任命小弟弟迭哥做巴托罗缪的助手。他任命了自己的亲信随从弗朗西斯科·罗尔丹任市长，负责掌管伊莎贝拉城和全岛的司法权。罗尔丹后来羽翼丰满给哥伦布兄弟制造了很大的麻烦。这种任人唯亲的做法也成了别人、尤其是上层人物攻击他的口实。

国王下令，要哥伦布将病人和穷困者带回，还有些人的家属向皇家枢密院告了状，这些人也得到保证返回。共计二百二十余人。

1496年3月10日礼拜天，哥伦布乘“尼尼亚”号，阿瓜多乘新造的“印度”号离开伊莎贝拉港。

航行初期，逆风迫使他们在瓜德罗普岛停留，上岸补充淡水和食品，遭到岛上的加里布人的抵抗，双方均有伤亡。以后经过3个月的困苦航程，6月11日终于在加的斯港靠岸。哥伦布带来的30个印第安人只有少数幸存。死去的人中就有被俘虏的酋长卡奥纳波。

6 再次赢得信任

哥伦布率领着两只船，经过52天的海上漂泊，1496年6月11日返回加的斯港。当他踏上陆地时，感到心力交瘁，明显地衰老了。年纪不过45岁，但头发和胡须都已雪白了。王室此时正在西班牙北边的某个地方，他等待着召见。

稍事休息之后，他动身前往塞维利亚。这一次，在他的队伍中虽然也有鹦鹉和印第安人，也带着金子，但已没有第一次返国时的轰动效应。他本人也明显地衰老了。满头白发，一脸胡须，面庞消瘦，眼眶凹陷。这一次他没有穿做工考究、装饰华丽的丝绸礼服，而是一件圣方济各会修士习惯穿着的深褐色的粗布袍子。他住修道院设备简陋的房子，吃粗劣的食物。他的这身打扮和一副憔悴的面容似乎是为了赢得人们对他的同情。面对包括布伊尔神甫在内的先期返回卡斯蒂利亚人对他的种种控告，他必须向国王说个明白。唐·胡安·德·方塞卡告诉他，他送来当奴隶贩卖的500名印第安人大部分死去，引起了国王的极大不安和烦恼。

哥伦布再一次有了机会在国王和王后面前申辩。他明白：与自己的批评者、诋毁者论战的时候到了。经过充分的准备，他胸有成竹的发言

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他历数自己的困难：治理殖民地的时间太短，生活条件的艰苦，印第安人的反叛。后来，他向国王们献上了大小不等的金粒和一根特大的金项链。

国王和王后听着哥伦布的申述，被他的激情善辩和卓越口才所折服。哥伦布在这次申辩中，不再吹嘘他想象中的西潘古了。相反，他建议国王们拿出钱财建设现已被卡斯蒂利亚征服的新的土地。这一点投合了国王们的心意，对于他们来说，“印度”群岛事业中的最大收获是王室得到了新的领土，这是比金子更为宝贵的东西。但这个收获似乎来得太突然，西班牙国王们对它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他们刚刚把西班牙境内的各个王国从以前的封建割据的混乱状态下解脱出来，还没来得及组织起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国家，一个新的帝国一夜之间又摆到了他们面前。如今，国王们对哥伦布的性格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与平松、方塞卡、布伊尔和阿瓜多等人关系恶化乃至破裂，反映了他的性格缺陷：专横霸道、急躁、傲慢与严酷。很明显，治理“印度”群岛的任务是哥伦布所不能胜任的。他所推行的种种政策，无论是针对西班牙殖民者，或是针对印第安人的，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

第一次来到伊斯帕尼奥拉时，他想通过采取友善措施，让西班牙殖民者与印第安人和平共处，结果纳维达德被毁，留守人员被杀。后来使用武力征服土著人，也不见效。强迫他们劳动遭到抵制，强行向他们征税也没有多大收益，最后还是只有采取武力讨伐的手段逼迫土著人充当奴隶。由于印第安人拒绝劳动，而且从事农耕也非这个游猎民族之所长，那就只有把西班牙人弄来种地，哥伦布向国王们要 500 名雇佣人员，国王们只给了他 330 人。其中包括：侍从、海员、见习水手、各类官员、士兵、淘金工人、农民和园艺工人。王室还规定了这些人的薪水和膳食费用标准。这 330 人中有 30 名妇女，她们没有薪水，但每日可得膳食费 12 马拉维迪。王室规定，已经在伊斯帕尼奥拉的人员，继续领取自己的薪水。农民将得到种子和耕畜——母牛和母马。王室批准使用岛上的金子铸造货币。印第安人要向副王纳税，对那些不纳税的印第安人要实行惩罚”。

除此而外，哥伦布在个人权利方面还得到了国王们的种种优惠。1497 年 4 月 23 日，国王们签署了一系列重要决定：“第一，禁止进入印度群岛黄金国的西班牙货主抬高供应给杰出发现者的商品价格；第二，授予海洋统帅招募他已提出的 330 人；第三，如果海洋统帅认为需要，这个数字可增加到 500；第四，命令‘印度群岛财政部’司库，付给海洋统帅或他的代理人答应给予奖赏的那些人的奖金；第五，运往印度群岛和从那里运回的所有商品，在第一次成交时不付进出口税和任何其他税。”

“也是在 4 月 23 日这一天，国王们……明确批给他圣菲协议所规定的利益和特权；也是在这一天，他得到圣旨，授权他立下一份长子继承书；5 月 6 日、4 月 23 日授予他的税收豁免权又扩大到所有商品和税收项目；5 月 9 日，国王们又指示‘高级会计’们，满足海洋统帅已付给或

预付给印度群岛人员的工资总数。”30日，皇家枢密院同意在印度群岛收支账目的管理中有他海洋统帅一名代表。

围绕如何解释圣菲协议中有关印度群岛收益权的问题，哥伦布与王室开展了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国王们最后作了让步：除了第一次远航他花出去的钱外，哥伦布不再负担任何开支和本钱（他应该负担八分之一）；这就是说，直到此时为止的一切旅费和行政开支，他分文不付。1498年2月18日和19日，唐娜·伊萨贝拉尔批准哥伦布的两个儿子作为王室的伴童，每人津贴9700马拉维迪。……就这样，海洋统帅使他两个儿子在宫廷里有了保障；甚至在王子唐·胡安死后，他的这两个伴童仍保留着。”

6月22日，皇家的三道新的命令表明，哥伦布心中最秘密的思想也取得了最后胜利：他获准将普通刑事犯移往伊斯帕尼奥拉岛；在伊斯帕尼奥拉期间，刑期加倍计算，10年既抵无期徒刑。此外，犯人如愿意在伊斯帕尼奥拉落户，将免于服刑……这一天，还授权副王给自愿居住在伊斯帕尼奥拉满4年以上的人分配土地。

哥伦布战胜了他的所有批评者和对手。国王们采纳了他的计划，批给了他的特权并答应给他新的好处。

哥伦布很得意于自己获得的胜利，于是开始准备他的第三次航行。国王们命令付给海洋统帅600万马拉维迪作为远征费用。

第十一章 难于定论

1 第三次西航

国王和王后虽然同意哥伦布第三次前往“印度”群岛，但他们现在的精力集中在政务上，尤其热衷于安排儿女的婚事，希望通过与其他国家王室的联姻加强西班牙在欧洲的地位。1497年4月3日，唐·胡安王子与奥地利公主玛加丽达完婚。此后他们才有暇过问哥伦布出航的事。国王和王后批了600万马拉维迪供远航用，但这笔钱一直都不落实。他们再次任命胡安·德·方塞卡安排出发的准备，此人是哥伦布的老对手，两人积怨已深。方塞卡处处刁难，设置关卡。招募人员的工作也遇到很大的困难，西班牙人对那块遥远的殖民地的景况听说不少，没有多少人愿意到那里去过苦日子，而且还有被印第安人袭击和杀害的危险。

1497年就这样在拖延中过去了。哥伦布十分着急，因为就在这一年的7月，葡萄牙船长瓦斯科·达·伽马从里斯本出发绕道好望角驶往印度成功，还在当地建立了永久性的贸易站。

在此期间，“尼尼亚”号和“印度”号载着急需的补给品离开加的斯港前往伊斯帕尼奥拉。但哥伦布由于方塞卡的拖延还得在塞维利亚等着。传说哥伦布在盛怒之下挥拳打倒方塞卡的会计，一个叫西门诺·德·布雷维恩卡的人。哥伦布余恨未消，对倒在地上的西门诺又狠狠地踢了几脚。

到了1498年5月下旬总算准备停当，哥伦布将要指挥的6条船从塞维利亚出发，沿瓜达基维尔顺流而下，停泊在河口处。哥伦布在这里登上船，于5月30日开始了他的第三次西航。

他的航行计划是三条快帆载着人和给养直接驶向伊斯帕尼奥拉。这三条船的船长都是哥伦布信得过的人：他的老朋友阿隆索·桑切斯·卡拉瓦雅，佩德罗·德·哈腊纳是贝特丽丝的堂兄弟。还有一个是他的堂兄弟，来自热那亚的乔万尼·安东尼奥·哥伦波。哥伦布本人乘坐的旗舰载重量与他第一次西航时的“圣·玛利亚”号差不多。

哥伦布的旗舰和另两条快帆船将走另一条路。这两条快帆船分别由佩德罗·德·特雷洛恩和赫尔男·佩雷斯任船长。一条船名叫“艾尔·科雷欧”，另一条叫“瓦奎尼欧”。

在马德拉群岛只作了短暂的停留，然后驶向群岛中的戈梅拉岛。在这里，船队一分为二。哥伦布对三只快帆船应当采取的航线——西偏南，以及如何保持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如何对付印第安人等等都作了详尽的指示。哥伦布叮嘱他们抓紧时间赶路，因为在伊莎贝拉主持政务的巴托罗缪急需支援。哥伦布的旗舰在另外两条快帆船的护卫下采取了更加向南的航行路线。哥伦布仍然梦想着发现新的大陆。他要越赤道，因为他相信那里有更多的黄金和珠宝。1498年6月21日，哥伦布率领船队直接向佛德角群岛驶去。从佛德角群岛开始他采取了西南方向，航向450里之后，他计算确定航位大约在马赛拉利昂大致相同的纬度上以后转而向正西行驶。

此时信风微弱，航行极慢。

7月13日，哥伦布的船队进入赤道无风带，随后八昼夜船队随着赤

道洋流漂流。天气异常炎热，木桶开裂，淡水和酒流失。肉食和麦子都像被烤焦似地烂掉。哥伦布和船员们都担心他们会在这里饥渴而死。

哥伦布后来向王后讲述说：“天气如此炎热，阳光如此强烈，我以为我们会被烤焦。”好在后来刮起了强劲的东—南—东风，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大雨使他们绝处逢生。7月22日，带着凉意的信风从东南方向吹来，三条船加速前进。哥伦布指挥船队笔直向西航行。一连九个昼夜，在信风的推动下，平均船速达到每小时六个多海里。

7月31日，哥伦布宣布：船队已经到达小安的列斯群岛所在的子午线上。中午，他的仆人阿隆索·佩雷斯爬上桅杆发现了位置在西方、形状像三座小山的陆地。哥伦布深信此次航行的成功应归功于圣三位一体的保护，因此他把新发现的海岛命名为特立尼达岛。“特立尼达”是Trinity（圣三位一体）的译音。圣三位一体指圣父、圣子和圣灵。

在特立尼达岛的东南角上了岸，然后改变方向沿着此岛的南岸行驶。在一个有几条河流注入的海湾处，船员们取来了大量淡水。

两天以后又上了岸，和当地印第安人有了友好的接触。他们当然不是哥伦布想见到的亚洲人，但他发现这里的印第安人很有吸引力，外表文雅，皮肤没有先前见过的那么黑，披着长长的头发，头脑更聪明，性情更为开朗。

哥伦布一行人受到热情接待。许多印第安人脖子上挂着金项链，手腕上戴着珍珠。他们拿出一种用玉米酿制的酒招待他们。西班牙人发现玉米既可做面包又可酿酒，就把它带回加斯蒂利亚以后广泛传播开来。

在以后的9天里，哥伦布考察了特立尼达岛西边的帕里亚湾。他怎么也没想到海湾西边的陆地实际上就是南美洲大陆的一部分。帕里亚湾是一片位于特立尼达岛与大陆之间几近封闭的海域。海洋统帅在远处看到了大陆——第一次看到了南美洲大陆——但他却以为它只是个岛屿。哥伦布就这样和他梦寐以求的事业——发现新大陆失之交臂。他错误地认为这里不过是他第二次西航时发现的古巴海岸。

哥伦布在岛的北边上了几次岸，竖立了十字架，代表西班牙举行了占领仪式。周围的印第安人对他们的举动莫名其妙，一个个目瞪口呆。

此次西航出发前哥伦布就已感到十分疲惫，又受疾病的折磨，他患有关节炎和严重的眼病。航行过程中的艰苦更使他的病情加重，眼睛近于失明。在发烧的状态中，他对地圆说产生了疑问，提出了一种古怪的理论。他说他读了一些大学问家的书都说地球是圆的，世界是圆的，但他在航行中却看到了那么多畸形。因此他认为地球并不那么圆，只能说是像一个圆的梨子。在这个梨子上有一处像妇女的乳头高高隆起，这个地方离天最近。船只来到这里就像驶向了天空一样，他称这里为“人间天堂”“东方之端”，他说这就是为什么特立尼达岛的气候比塞拉里昂柔和的原因，尽管它们都处于同一个纬度带上。而世界上的主要河流：恒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都发源于地球上这个高高隆起的地方。

8月13日，船队通过北部的狭窄海峡驶离帕里亚湾，这里浪高流急，哥伦布称它为龙口。连续两天，船队一直沿帕里尼半岛北边航行。这里的海岸线一直延绵好像没有尽头，哥伦布此时又修整了他的看法。猜测这里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大陆的一部分”。但是他的头脑中充满了荒诞

的地理概念，疾病妨碍他作出正确的判断。他中止了这一次极其重要的探险。他认为此时回到伊斯帕尼奥拉对他来说是头等大事。在船队即将到达一个他叫做玛嘉丽塔的岛屿时，他命令转向朝北行驶。他没有察觉这里是一块盛产珍珠的宝地，如果他能派人在此开采的话，所获珍珠的价值将超过伊斯帕尼奥拉所产黄金的数百倍。

2 戴罪回国

在哥伦布长期不在伊斯帕尼奥拉的情况下，他的弟弟巴托罗缪下令，在岛的东南岸边奥扎马河口上建立新的首府，叫做圣多明各。这里比伊莎贝拉条件优越得多：土壤肥沃，卫生状况良好，有固定的淡水供使用，还是一个可避风暴的良港。时至今日，圣多明各仍然是加勒比地区最古老的城市，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首都。

8月31日，哥伦布一行到达新的首府。由于缺少劳力，城市建设只进行了一半。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巴托罗缪·哥伦布必须把精力集中在别的事情上。作为代理总督，他未能赢得人心。对他的不满情绪逐渐增长，后来终于爆发了由岛上大法官弗朗西斯科·罗尔丹领导的叛乱。哥伦布到达时，罗尔丹和他的追随者正在岛屿的西南边省份哈腊瓜和当地的酋长贝西奇奥拉关系，其中还有贝西奇奥的妹妹——漂亮的安娜考纳。她是死在去西班牙的船上的酋长卡奥纳波的遗孀。

哥伦布从加纳利派出的三艘快帆船由于计算的错误未能直达圣多明各，错开的距离竟达好几百里。更为糟糕的是他们到达的地方竟是罗尔丹现在所在处。船长们不知道罗尔丹发动的叛乱，欢迎他登船，交给他给养和武器，还让自己的船员上了岸。这些人中间许多都是罪犯，罗尔丹轻而易举地把这些人收编，结果是他率领的这伙约70多叛乱分子组成的队伍大大地增强了威慑力量。

罗尔丹在哈腊瓜扎下营寨，在那里形成了一个由他发号施令的独立王国。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罗尔丹公开宣布全面“保护”印第安人的政策，以此来和伊莎贝拉城的巴托罗缪分庭抗礼。他所谓的“保护”实际上是把印第安人分给西班牙殖民者个人所有，成为附属于他们的私有财产。哥伦布从西班牙弄来的是劳动者，而他们在得到印第安人以后个个都当了主人，过着强迫印第安人劳动并让他们服侍自己的王公贵族般的生活。罗尔丹的这一项政策既缓和了与印第安人的全面冲突，又赢得了大多数西班牙殖民者的拥护。

与此同时，哥伦布发现帕里亚湾的消息传回西班牙后，引起了轰动。阿隆索·德·奥赫达搞到一张哥伦布的航行路线图，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他怂恿主持发现事务的主教方塞卡颁发给他一张许可证，授权他装备一支船队到帕里亚湾和盛产珍珠的沿岸地区去“发现”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这一消息传出，人们以为哥伦布被奥赫达取代了。

1498年秋，奥赫达的船队出发了。他的随行人员中有善于绘制地图的胡安·德·科萨，还有一个佛罗伦萨的冒险家，名叫亚美利哥·维斯普奇，此人这次是第一次参加横渡大西洋的航行。

1502年，他从南美探险回到欧洲，印行《新大陆》一书，得到广泛传播。1507年日耳曼地学家马丁·瓦德西茂勒提议称此新大陆为亚美利

加洲，即以亚美利哥的名字为洲名，到 16 世纪末北部大陆也包括进去，称为北美利加洲。这是美洲大陆现在的名称的由来。

奥赫达从帕里亚出发沿着西边海岸航行约 700 里，确认了另一个相当大的大陆的存在。他找到了哥伦布在马加利塔地区忽视了的大片珍珠产地，接着发现了邦内尔、库拉绍和阿鲁巴岛，还发现了地域辽阔的马拉开波海湾。在这里他看见一些土人把村庄建筑在靠岸的水边高高的木桩上，他称之为委内瑞拉，表示是“小威尼斯”的意思。在马拉开波海湾的西边，奥赫达离开了大陆，转而向北朝伊斯帕尼奥拉行进。奥赫达的船队小心地避开了圣多明各在萨拉瓜登陆，在这里与罗尔丹的人马发生了小的冲突。紧接着他的船队继续驶向巴哈马群岛，船舱里装满奴隶回到西班牙。

从理论上说，哥伦布仍然垄断着对“印度”群岛的发现权，但方塞卡颁发许可证给奥赫达允许他来这些地方活动的事实说明，费迪南和伊莎贝拉对年事渐高的海洋统帅逐渐失去了信心。方塞卡此后又批准了两次这样的航行，更加证明了这一新的情况。其中第一次航行是由哥伦布从前的领航员皮拉隆索·尼尼诺率领进行的，他们到了帕里亚，满载珍珠回到西班牙；第二次是由“尼尼亚”号的老船长文森特·平松带领进行的，他们考察了现在的巴西的东北部海岸，发现了亚马孙河河口。

1498 年 8 月 31 日，哥伦布回伊斯帕尼奥拉岛。他的弟弟——唐·巴托罗缪向他介绍了当时的形势：情况不妙唐·克里斯托瓦尔采取了比唐·巴托罗缪更加软弱的政策，他倾向于不使用武力。10 月 25 日，哥伦布给罗尔丹写了一封非常客气的信，允诺了他的条件。另外还给罗尔丹及其追随者写了一封对他们的反叛行为不予惩罚的保证书，目的是诱使他们与自己谈判，以后再与他们算账。在此期间，哥伦布带来的西班牙人继续不断地投奔罗尔丹，剩下来忠于他的只有 70 人。罗尔丹在和哥伦布的谈判中要价不断提高，最后才达成协议。会谈以副王向“起义者”完全屈服而结束；罗尔丹被任命为大市长；如果哥伦布不尊重协议，罗尔丹及其随从有权武装反对他；这次“起义”仅仅被说成是对唐·巴托罗缪个人的公开非难行动，并且既往不咎。

哥伦布“让步”的结果是对他的“离心”倾向越来越严重。他对罗尔丹的妥协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威信。新的反叛接踵而来。一个名叫费南多·德·格瓦拉的年轻贵族子弟发动了一场“起义”，此人和王室有亲戚关系，被镇压下去了。格瓦拉被监禁。第二次是罗尔丹的副官亚德里安·德·莫克赛卡发动的，后果极其严重。当时哥伦布正在康谢普赛翁岛上，那里设有要塞，是按哥伦布兄弟早先的命令在岛内设立的一连串要塞中的一个。当哥伦布听说莫克赛卡带着队伍前来进犯时，哥伦布只带了十来个亲信从要塞中出来迎战。他们利用夜间进行突然袭击，捕获了莫克赛卡和他的几个追随者，把这次骚乱也镇压下去了。莫克赛卡在圣多明各被当场处以绞刑，他的同伙被加上镣铐投入监狱。其余的逃入森林，哥伦布兄弟此时对他们毫不手软，追捕到手以后或当场杀死，或处以绞刑。

此后，哥伦布兄弟更是恶名难于洗刷。他们对殖民地的管理受到谴责，被指斥为“暴君”，“不惜用西班牙人的血维持残酷的统治”。满怀怨恨的人继续不断回到西班牙，他们衣衫褴褛，身无分文。仇恨扩展

到对哥伦布的儿子身上，在宫殿里做伴童的迭戈和费迪南几乎不敢在公开场合露面。

最恼火的问题是殖民地花费了西班牙大量钱财制造船只和保证提供殖民地所需的一切物资。哥伦布关于从“印度”群岛带回大量财富的承诺变成了一句空话。他在第二次西航时对帕里亚的勘查错过了那里盛产珍珠的好些地方。他作为财富运回西班牙的大批奴隶并没有产生多大的经济效益，反而惹恼了伊莎贝拉女王。女王曾明确指出，她不要那些还没有皈依天主教的土著人来到西班牙。当又一船奴隶到达时，人们发现其中许多土人都是怀孕的女子或是刚生下婴儿的产妇，伊莎贝拉再也不能忍耐了，下令立即把她们送回伊斯帕尼奥拉去。虽然国王和王后对哥伦布仍然怀有好感。也肯定他的发现功绩，但对他在伊斯帕尼奥拉的管理确实有很大怀疑，因此下令进行全面的调查。

事态演变得越来越严重。国王终于感觉到为了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所有臣民——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利益，他们不得不出面干预了。他们派遣忠诚可靠而又受人爱戴的弗朗西斯科·德·博巴迪利亚前往伊斯帕尼奥拉，授他以全权处理那里的混乱局面。

博巴迪利亚的权力是绝对的。他有权逮捕任何反抗者，没收他们的财产。他有权处理一切控诉，恢复法律和秩序。他有权接管所有要塞的防务、武器和王室的财产，他就是国王和王后派出的钦差大臣。

1499年5月21日，国王们命令博巴迪利亚以王室名义行使对那些岛屿和大陆的行政权和司法权，而不必要理会同时在印度担任同一性质公职的那两个人的名字，即唐·克里斯托瓦尔——副王和大总督；唐·巴托洛梅——先行官。这个安排使博巴迪利亚有权决定：“如果他认为对我们有利……他就可以让现在在那些岛屿和大陆的，以及今后到那里的任何人离开那里；就可以不让任何人进去和停留在那里；就可以让他们回来并送到我们面前，就可以代表我们下达命令，让他们离开。”“在同一天，国王们还下达了另一项命令，称‘尊敬的唐·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我们的印度岛屿和大陆的海军上将，以及尊敬的海军上将的弟弟们’，从而谨慎和有意地略去了前者的副王和总督头衔，以及唐·巴托洛梅的先行官头衔。这个命令要求哥伦布兄弟和其他人，把‘堡垒、房屋、船只、武器、装备、给养、马匹、牲畜和我们在上述岛屿上的所有其他东西’都移交给博巴迪利亚。最后，5月26日，又给博巴迪利亚开出了一张向哥伦布作介绍的非常简单和一般的介绍信，信中也略去了副王头衔，措词如下：‘我们已命令骑士团长弗朗西斯科·德·博巴迪利亚凭着这封介绍信代表我们向你们讲一些他要讲的事情；我们请你们信任 and 相信他，你们要听他的。’”

博巴迪利亚率领两艘快帆船于1500年7月离开西班牙。他乘的那艘船上有他的顾问、官员和佣人，还有一支武器精良的卫队。另一艘船上则是按照伊莎贝拉的命令送回去的奴隶。

1500年8月23日，博巴迪利亚抵达圣多明各港。知道他此行的目的是代表国王调查伊斯帕尼奥拉情况，那些长期没有领到薪金、受到哥伦布兄弟镇压的人十分激动，奔走相告，庆幸他们的境况从此有可能改善。

当博巴迪利亚到达时，哥伦布和他的弟弟正深入岛内腹地追剿叛乱分子，小弟弟迭哥留守圣多明各。博巴迪利亚第一眼看见的就是岸边绞架上挂着已被绞死的 7 个西班牙人。他上岸以后又有人告诉他说明天还要绞死 5 个。博巴迪利亚向迭哥出示了他的委任状以后当即将迭哥逮捕，套上镣铐，监禁在他带来的船上。博巴迪利亚召集圣多明各的全体市民开会，向他们宣布了他的使命，警告他们说任何人如不服从他的命令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他接管了城堡，驻扎在哥伦布的住所里，没收了海洋统帅的一切文件和财产，包括所有的黄金。博巴迪利亚还打开监狱，释放了全部囚犯，包括就要执行的死刑犯。博巴迪利亚还派出信使带着他的命令要哥伦布和巴托洛缪立即返回圣多明各。

哥伦布怎么也没想到事态已经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他第一个到达。没容他作任何声辩，也没有向他宣布任何指控，就把他逮捕了，戴上镣铐以后关押在城堡里。巴托洛缪这时正带着一支极有战斗力的队伍扫荡叛乱分子。他这时完全有力量与博巴迪利亚兵戎相见，决一雌雄。但哥伦布给他带信恳求他放弃抵抗，于是他也被带上镣铐被监禁起来。人世沧桑，变化莫测。“红楼梦”中有几句诗可为此时的哥伦布写照：“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博巴迪利亚没费多少力气便搜集到哥伦布的许多罪状。圣·多明各的市民一个个前来控告。有的说他强制他们服苦役，有的说他克扣他们的口粮定量，有的说他滥施酷刑，有的说他残害印第安人，还不让他们皈依天主教。还有人控告他私敛本应归属国王和王后的黄金和财物，藉以肥私，说他兄弟三人狼狈为奸。等等。

博巴迪利亚下令将他们兄弟三人送回西班牙候审。

1500 年 10 月初，哥伦布和迭哥戴着镣铐从监狱中被送上“戈尔达”号快帆船，一路上两旁围观的人对他们骂不绝口。巴托洛缪被押上另一条船。

上船以后，当押送者出于对他的同情，准备给他取下镣铐时，他表示坚决反对。他说，那些脚镣是根据国王们的命令给戴上的，只有国王们下令才可摘下来。11 月底，船驶进了加的斯港。人们在码头上看到的哥伦布是一个疾病缠身，步履蹒跚、白发苍苍的老头儿。身戴镣铐，身后紧跟着押解他的狱吏。当时国王和王后都在格拉纳达，得知哥伦布兄弟一直戴着镣铐被押送回来的消息，十分恼怒，觉得这种做法也太过分，下令立即释放他们并准备接受召见。1500 年 12 月 17 日，哥伦布兄弟到达格拉纳达。在国王面前，哥伦布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他双膝下跪，一边吻着王国和王后的手，一边嚎啕大哭。好一阵以后才向国王和王后诉说自己的冤屈。

哥伦布说他如犯有过失那是缺乏经验，绝不是怀有二心。他在上帝面前发誓他对国王和王后陛下绝对忠诚。伊莎贝拉显然被哥伦布的申诉所感动，费迪南国王也对他颇为同情。他们重申对他的信任，至于博巴迪利亚，他们将召回予以惩戒。国王们还下令恢复哥伦布的所有经济收益和权利。至于说他的副王头衔，他们则颇为迟疑，没有马上表态，

但答应会予以考虑。

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哥伦布得以和两个儿子重新团聚。此时迭戈已年满 20，费迪南也有 12 岁。由于得到充分的休息，哥伦布的健康状况大有改善。

3 第四次西航

在哥伦布回到西班牙的这段时间里，在大西洋的那一边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事情。1500 年初，一支由 13 条船组成的船队在佩德罗·阿尔瓦列兹·卡布拉尔的率领下从里斯本出发到达了印度，目的是巩固达·伽马在那里建立的前哨贸易站的地位。但船队偏离方向向西行驶了很久，在 4 月 22 日偶然地到达了巴西岸边。几天以后，卡布拉尔深入内地，到达今日的塞古乐港，这里在里约热内卢北面 600 英里的地方，代表葡萄牙宣布占领该地。罗德里戈·德·巴思提达思航行到达了委内瑞拉西海岸的达连湾。另一位葡萄牙船长名叫加斯帕·科特瑞尔乘船到达纽芬兰，考察了那片大陆的海岸。此外至少有三位航海家，包括亚美利哥·维斯普齐航行到了南美洲沿岸，据称最南边的地方到了地处 52 纬度线的今日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

显然，这些航行的成功已足以说明西边有一个大陆的存在。面对葡萄牙人的成功。西班牙的国王和王后当然也不肯善罢甘休。就哥伦布来说，他也不愿意就此默默无闻地终了残生，他须要恢复他往日的地位和光荣。

但是 1501 年 9 月 3 日，西班牙君主宣布任命唐·尼科拉斯·德·奥万多为“印度”群岛的总督，另外有小部分地方由文森特·平松和阿隆索·德·奥赫达分别掌管。这一任命对哥伦布来说不啻是晴天霹雳。他明白抗议是没有用的，但经过力争，他赢得了一点权利，即由他指派一名代表前往圣多明各从博巴迪利亚索取他应得的份额。1502 年，奥万多率领一支由 30 艘船只组成的船队离开加的斯港。深受哥伦布信赖的老朋友德·卡尔瓦哈尔作为他的代表随船同行。

哥伦布十分清楚他再也不可能以副王的身份重返伊斯帕尼奥拉，但他航海探险的雄心壮志并未泯灭。他于是再度寻求王室的支持，要求再作一次发现航行。虽然无数的证据已经表明他的判断是错误的，即他认为他 1494 年到过的古巴就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但他仍然顽固地坚持他的看法。

哥伦布怀有一个想法，他认为在古巴和达连湾之间一定有一条通向西边的海峡，通过这一海峡他就可以到达印度，然后按照达·伽马的路线反方面即可回到西班牙，从而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完成环球航行的人。对于一个身体欠佳的 51 岁的老人来说，这种想法本身是足以令人敬佩的，而且也是可能实现的。伊莎贝拉和费迪南又一次被说服，同意资助他进行一次新的西航。

哥伦布得到一批钱作航行的准备。他租了 4 条快帆船，购买设备，招募船员。这一次对他有一些限制：不得从事私人贸易活动。他必须带一位官方会计——迭戈·德·波拉思同行。此人负责管理可能得到的所有金银、宝石和珍珠。不准贩运土人为奴。不准他在此次西去的航行途

中在圣多明各靠岸，在返航时如果确实需要可以在那里停留。

在 4 艘快帆船中，哥伦布乘坐最大的一艘，载重量 70 吨，名叫“船长”号，而船长是由从前与哥伦布一同航行过的忠实可靠的迭戈·特里思坦担任。“圣地亚哥”号由弗朗西斯科·德·波拉思任船长，他绰号“百幕大”，他是官方会计的兄弟。（也乘这条船前往）“艾尔·加列古”号船载重量 60 吨，由佩德罗·德·特雷洛思任船长。“维兹客诺”号船由巴托洛缪·费思奇任船长，此人是哥伦布早年的热那亚朋友。哥伦布的儿子费迪南现年 14 岁，他乘指挥船与哥伦布同行。兄弟巴托洛缪和另一个兄弟迭哥对海外航行颇为烦腻，便留在宫中照管他们应得的福利，同时学习进修当教士应会的功课。4 条船共载 140 来人，大部分都很年轻，有的水手才十几岁。

船队于 1502 年 5 月 11 日出海，9 天以后到达加纳利群岛，补充了木材、淡水和新鲜食物。5 月 26 日开始横跨大西洋的航行。天气状况极佳。信风强劲而且持续不断，只用了 3 个礼拜的时间，便在马提尼克岛登陆。哥伦布让船员们休息三天。之后，在向北行驶途中在多米尼加作了短暂停留，到 6 月 24 日，圣多明各就已经遥遥在望了。虽然出发前就有禁令不准哥伦布在西航时在圣多明各停靠，但此时此刻哥伦布却有充分理由这样做。一是有许多信件需要送回，二是“圣地亚哥”号船不便航行，再有最重要的一条理由是哥伦布凭他的直觉和经验预见一场狂暴的飓风两三天内即将来临，他的船队必须进港求得一个庇护所。

在港内，奥万多从西班牙带来的船队正准备启航回国。当哥伦布派遣托列洛思上岸请求进港时，他善意地建议奥万多的船队留在港里等候飓风过去。奥万多对他的劝告轻蔑地不屑一顾。他既不允许哥伦布进港也不听劝阻。当天晚上他就带着船队出海了，而哥伦布则取道西行希望寻找一个可以避开风暴的地方。

奥万多的船队刚刚离岛正在通过莫纳海峡，一场特大的飓风从东北方向向他们袭来，无坚不摧，势不可挡。大部分船只连同船上的人都沉入海底，另外几条被冲到岸边砸得粉碎，三四条残破不堪的船勉强开回圣多明各时已经接近沉没了。五百多人葬身在大海之中，其中有哥伦布的死对头：博巴迪利亚和罗尔丹，也有他的老朋友安东尼奥·德·托列斯，还有准备作为俘虏押送回西班牙的一位土人酋长。

牺牲了无数印第安人性命换来的价值 20 万卡斯蒂利亚金币的黄金丢失了。其中一块大金条价值就达 3600 卡斯蒂利亚金币，这是在“印度”群岛找到的最大的一块黄金。在整个船队中，只有一条轻快的小帆船“阿古哈”号逃脱了这场飓风，回到了西班牙。对哥伦布来说万分幸运的是他的财务代表阿隆索·德·卡瓦哈尔就在这条船上，他代表哥伦布向博巴迪利亚为哥伦布索取到价值大约 6000 英镑的黄金。

哥伦布率领的船队没有受到大的伤害。在飓风袭来以前，他在紧靠陆地的地方抛锚。他的三条船虽然也曾被刮到大海中与他分离，但他们没有遭到严重的损失和人员伤亡。几天以后，四条船又集合到一起。

哥伦布离开伊斯帕尼奥拉取道西南方向行驶，他们逆风前进，有时完全无风。7 月 30 日，他们到达一个土人称为波纳卡的岛屿，这是一连串群岛中最大的一个。离现今的洪都拉斯岸边大约 30 英里。土著居民对他们态度友好，但他们既无黄金也无珍珠，哥伦布没有在这里逗留。8

月 14 日，到达洪都拉斯海角，哥伦布登岸，举行了占领仪式，宣称这里的土地为西班牙所有。这里的很多土人耳朵都穿了孔，带着沉甸甸的金饰，哥伦布将此地叫做“耳朵海岸”。

此后四个礼拜，船队沿海岸向东缓慢行驶，天气十分糟糕，顶头风强劲而又持续不停。哥伦布向西班牙君主写信报告说他从来还没见过这么强持续时间这么长的风暴，在整个这段时间里，船只只能任其摆布，桅杆折断，风帆撕裂，船员身体受到摧残，人们不停地对天发誓、忏悔，许愿。哥伦布曾经这样写道：“风暴又袭来了，我累得精疲力竭，不知如何是好。旧的疼痛复发，九天来我不知道是否还有活下去的希望；眼见海洋如此凶猛，巨浪排空。狂风使我们无法前进，也不能避往一块海角。我们被围困在那片血红的海涛中，恰似置身于烈火煎熬的汤锅中。天空从来没有显得那么可怕，白天黑夜都像火炉一样燃烧着。雷鸣电闪，震耳欲聋，我担心桅杆和船帆要被刮走。闪电划出的光芒如此恐怖，我们都害怕整个船队会被劈成碎片。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水流从天上不停地瓢泼而下，我已不能用下雨二字来形容它，因为它就像又一次洪荒爆发。人们累得精疲力竭，宁愿用死亡换取这眼前难于忍受的苦难。”

哥伦布此时病倒了。惟一使他感到欣慰的是他的儿子——年轻的费迪南在风暴中表现得坚定沉着，十分勇敢。

9 月 14 日，海岸突然弯向南边。顶头风逐渐平息了，终于熬过了难关。人们习惯地唱起赞美上帝的颂歌，用祷告表示感激之情。哥伦布把他绕过的这一海角命名为“格拉西亚·阿·地奥思”，是感谢上帝的意思。此后的航行平稳而愉快，这一带海岸即今日的尼加拉瓜。哥伦布刚一发现可以停泊的地方就命令停船，让大家在这里休整 10 天，同时对船只进行修理。土人态度友好，但他们都携带着弓箭和长矛。哥伦布派一批武装人员上岸。这些人回来极其兴奋地报告说这个岛屿十分富饶，有许多鹿、山猫、猴、海龟和野猪，还有大群鹦鹉和野生动物，以及大片的树林。

10 月 5 日，船队继续前行。哥伦布仍然念念不忘要寻找前往印度的海上通道。两天以后，他们在奇里基·拉格温——今日的巴拿马停靠。哥伦布没有找到海峡的影子，但他高兴地发现许多印第安人脖子上都戴着金环，而且他们都愿意用来交换西班牙人的鹰脚铃。利用这一机会，哥伦布一行在这里停泊了十天，弄到许多黄金。哥伦布还从印第安人那里了解到这块地方叫维腊瓜，是一个地峡，从这里穿过山岭只需要 9 天的行程即可到达另一个大海，那里有一个土著人称为西古亚尔的省盛产黄金。哥伦布又想当然地把西古亚尔和西潘古给联系起来。他计算，再向前行驶 10 天即可到达印度。

哥伦布的自以为是和一意孤行，使他失去了一次新的发现机会。

使哥伦布发愁的是如何到达印度。土人反复告诉他在维腊瓜没有海峡，再往前也没有。哥伦布坚持继续前进，过了六个多礼拜以后毫无结果。他虽不情愿也只好承认土著人告诉他的是实情。11 月 26 日，他放弃了原来的想法，在一个他命名为“后退”的地方折返。从此以后他的兴趣全部集中到了获取黄金上。

1503 年初，船队离开维腊瓜海岸，在一个哥伦布叫贝伦的河口抛锚。他派出人员上岸侦察，这些人带回大量黄金，这是多年来求之不得的东西。当地的印第安人都戴着沉甸甸的金饰。岛上金矿砂在地表上面就可以找到。只要肯干，只用一双手就可以采集到黄金。哥伦布决定他的兄弟巴托罗缪带领八十来个人留在这里，建立一块小小的殖民地，“加列加”号船也留在此地供他们使用。在此以前，印第安人包括他们的酋长奎比安对他们的态度都是相当友善的，但见到西班牙在这里修建房屋，显然是要长期在这里呆下去的时候，他们的态度马上来了一个 180 度的大转弯：准备对这些定居者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进攻，只是由于巴托罗缪采取坚决果敢的防患措施，印第安人才没敢轻举妄动。

与此同时，河流入海口处的大片沙滩上水退了许多，浅得无法行船，哥伦布只能等到 4 月底下大雨以后才能驾船出海。此外，逆风也使他不能按计划到达伊斯帕尼奥拉。他被迫在离岸几英里的地方抛锚。

几天以后，迭戈·特里思坦奉哥伦布之命带人驾小船沿河上行取水。当他们到达巴特洛缪建立的定居点时，巴托罗缪的人和印第安人之间正进行着一场战斗。有一个西班牙人被杀，另外几个负伤，经过一番苦战，印第安人终于被撤退。特里思坦等人继续驾着小船尾随后退的印第安人。但他们不幸中了埋伏，特里思坦和船上的人被杀，只有一人幸免于难，他潜入水中，艰难地返回定居点。

巴托罗缪担心印第安人发起另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他把人员撤退到沙滩上，隐蔽在用酒桶垒起的掩体后面，在这里呆了三天。这时，哥伦布派人前来询问特里思坦的下落。情况紧急，定居点已无法保留，只得放弃了。由于“加列加”号无法渡过浅滩，船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用木筏转移到其他船上，然后就把“加列加”号凿沉了。

由于直航伊斯帕尼奥拉目前仍不可能，哥伦布决定向东航行寻找一个栖身之地，待情况好转以后再从那里前往。剩下的三艘快帆船现在状态不佳，船板被海水浸蚀，已经腐烂，大量的凿船虫似乎要把它们完全吞噬。人们终日忙于向外舀水。三条船中，“维兹客诺”情况最糟，到贝洛港时也只好把它放弃了。5 月 1 日，剩下的两条船：“船长”号和“圣地亚哥”号离开达连湾勉强顶风向北行驶。

但是这一次哥伦布的计算出了错误，他没有到达伊斯帕尼奥拉，而在古巴南岸“皇后花园”一片布满珊瑚礁的危险地区上了岸。在这里，他觉察到无法顶着东风行驶。他虽经尝试，但失败了；只好离岸行驶向牙买加南部进发。6 月 24 日，他到达北岸，在圣安娜湾附近抛锚，此处现名唐·克里斯托弗湾。他命令把这两艘千疮百孔的再也无法行驶的破船弄到沙滩上摆放。

在当前的这种困难处境中，一个叫迭戈·门德斯的人表现出勇气和才干。此人继特里思坦之后继任“船长”号船长。起初，他成功地与土著酋长谈判，得到定时的丰富的食品。后来，他带着几个土人志愿驾着独木舟前往伊斯帕尼奥拉。第一次，他在岛的东部上岸但被土人捕获，但他设法逃脱，回到圣安娜湾。过后不久，他又出发前往。这一次他带着两条大独木舟，另一条由从热那亚来的巴托罗缪·费思奇指挥。

他们两人带了 12 个西班牙人，20 个印第安划桨手。为了防止上次那样的事件发生，巴托罗缪·哥伦布带着一队武装人员一直护送他们离开

岛屿。

从牙买加东端到提布伦海角的距离大约 110 英里，这一段航行天气极其炎热而且又是逆流而行，花了四天时间。在提布伦海角，费思奇提出让他回去告诉哥伦布情况良好，但不管是西班牙人或者印第安人，没有一个人响应。他们都不愿重蹈那一段艰难航程。门德斯沿海岸向圣多明各前进，费思奇无奈，也只能跟随。

在向东航行途中，他们从土著人那里得知总督奥万多正带着一支强大的武装在哈腊瓜地区镇压当地的叛乱。门德斯于是下了独木舟，前往岛内在奥万多的总部找到他。奥万多对哥伦布等人的困难处境漠不关心，反复强调他现在要对付的是哈腊瓜的叛乱。他的确也在这里进行了血腥的镇压，杀死好几百叛乱分子，把他们的头领绞死，或者活活烧死，其中就有那个美丽的安娜考娜。

奥万多在继续他的镇压活动时，把门德斯扣留在他的总部里。只是在过了 7 个月以后，才把他作为囚犯似地从陆路送到圣多明各。这时费思奇下落不明，据估计是他躲避了与奥万多的见面后来回到西班牙。在哥伦布临终前吩咐遗嘱的安排时，费思奇也在场作证。

门德斯走后几个月杳无音讯，在牙买加的人们对他是否到达伊斯帕尼奥拉已不抱任何希望。这时被困在这里的人对哥伦布的不满与日俱增，终于在 1504 年爆发了一场哗变行动。为首两人是弗朗西斯科和迭戈·波拉思两兄弟。哥伦布险些被杀。他当时受痛风病折磨躺卧在床，50 来个哗变人员抢夺了 10 条独木舟向伊斯帕尼奥拉岛进发。他们一路向东，沿途抢掠岸上的村庄，杀害反抗他们的印第安人。这些人三次试图跨海前往伊斯帕尼奥拉都未能成功，只得围着岛屿游荡。

在此期间，哥伦布和其余依然忠实于他的人情况依然不妙。到如今，这一地区的印第安人得到的鹰脚铃和玻璃珠已经够多的了，他们再也不愿意为这些白人供应食品换取那些毫无用处的小玩意儿。面对饥饿的威胁，哥伦布只好施用诡计了。他从一本某个天文学家所写的书中了解到：1504 年 2 月 29 日将要发生一次月全食，于是他在那一天派人请来土著酋长和其他的头面人物开会。人员到齐以后，哥伦布告诉他们上帝生气了，因为他们不再供给食物。上帝决定惩罚他们，为此这天晚上将把月亮遮盖。听了这些话，土著人害怕了。对哥伦布来说幸运的是天文学家的预言兑现了。当月亮升起时已经有一部分被遮挡。这时哥伦布返回他的住舱一直呆在那里直到整个月亮被全部遮挡。这时他从舱里踱出来，吩咐那些惊恐万状的土著人酋长赶快向上帝祷告，要他们赶快向上帝承诺，继续给白人提供食物，上帝便不会惩罚他们。土著人一一照办。当月全食过去时，土著酋长们才放了心。这时他们围在哥伦布身边对他感激不尽，简直就把他当成了上帝的化身。

大约一个月以后，一艘轻快小帆船驶来。人们大喜过望，但这条船并不是来救援他们的，只是给他们带来两桶酒和一些咸猪肉。船上人传奥万多的话说，在条件成熟时将派一条大点的船载他们到伊斯帕尼奥拉去，哥伦布写了一封措词傲慢的信叫人带给奥万多。

不管怎么说，人们现在见到了一丝希望：那边的人了解他们的苦处，很快便会来搭救他们。哥伦布派人给波拉思兄弟率领的那批反叛者带信，告诉他们从伊斯帕尼奥拉来人的消息，宽宏大量地表示饶恕他们所

犯的过失。但他们并不领情，表示要一反到底。于是，巴特洛缪带领忠于他们的人向反叛者发起进攻，弗朗西斯科被俘，余下的人中有几个被杀，有几个被绞死。印第安人对白人之间的这一场火拼颇觉好奇。他们隔岸观火，不希望被牵涉进来。第二天叛乱者的残余人员无条件投降，宣誓效忠和服从哥伦布。

7月末，门德斯租用的一条船来到，哥伦布和余下的人上了船。返回圣多明各的航行由于逆风逆流漫长而又艰难，一直到8月13日才到达目的地。奥万多表面上十分热情地欢迎哥伦布，但也只是场面上应付，他并没有为帮助他们做任何实实在在的事情。

此次航行是最艰难困苦的一次，被围在牙买加共一年零五天。哥伦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的健康被彻底损坏了，免疫能力完全丧失。痛风病迫使他长期卧床。双眼红肿，视力几近于零。

4 晚景凄凉

哥伦布的第四次西航也是有成绩的：除了带回许多有关新大陆的信息外，还发现了一批新的岛屿，带回了大量的黄金。1504年11月7日，哥伦布历尽千辛万苦回到西班牙，在瓜达尔基维尔河口桑鲁卡尔德巴拉梅达港上了岸。在这里没有什么人迎接他，人们似乎已经把他忘记了，朝廷的人对他一再不能兑现许下的诺言感到厌烦。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十分糟糕，由于伤痛的折磨，走动都非常困难，只能让人抬上驮轿，送往塞维利亚他的住所休养。他无法北上去晋见国王和王后，但盼望着国王和王后赐见，听取他的报告，这是远航归来的每一位船长应该受到的起码的礼遇。但宫廷迟迟没有传见的消息。对他十分不利的另一件事是一贯对他持同情态度的王后伊莎贝拉此时也卧病在床，哥伦布返回西班牙后不过十几天，11月26日伊莎贝拉便与世长辞。哥伦布本来希望伊莎贝拉王后能在她的遗嘱中“恢复他对印度群岛的所有权”，时间仓促，现在也没有指望了。这对他的精神和身体都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他只好给他在宫廷禁卫军中任职的长子迭戈写信，要他在费迪南国王身边的人中寻求帮助。他决心要得到1492年他与西班牙君主达成的协议中规定他应得的利益和荣誉。迭戈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而且作为继承人，事关他的切身利益，他确实也尽心尽力，但仍然没有什么结果。哥伦布又派他的弟弟巴托罗缪、儿子费南多和他的代理人卡瓦哈前往当时设在塞哥维亚的朝廷交涉，都没有什么进展。

1505年5月，哥伦布奉召北上塞哥维亚，得到费迪南国王的接见。国王对他仍然是那么优礼相加。他的长子迭戈已经被任命为国王的侍卫官。他的次子费南多此次从新大陆返航归来也被授予宫廷侍卫的职务，而且领得了参加第四次远航期间的全部薪饷。哥伦布要求国王恢复“我的尊严的源泉，我对印度群岛的统治和占有”。国王对他理解，却不愿作出任何承诺，国王对他在第一次远航以后被授予的权益的解释上与他存在严重分歧。的确，如果完全按照协议执行，哥伦布将会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国王为了与哥伦布达成妥协，曾经允诺：如果哥伦布放弃他的种种要求在莱昂省赐给他一块封地作为补偿，被哥伦布拒绝。国王把有关哥伦布的事务委托给塞维利亚大主教德萨全权处理。国

王对他的态度与王后显然判若两人。德萨要对国王负责，他也没有权力重新任命这位雄心不减当年的海洋统帅为印度群岛的总督。德萨决定，关于海洋统帅的财产和年金，由律师来办，不必交给政府。这样一来，哥伦布的要求只能诉诸于法律程序。

哥伦布的晚年一直是在为争取对他的荣誉和利益的认可的艰苦斗争中度过的。王室仍然不停地从一地迁徙到另一地，先是萨拉曼卡，后是巴利阿多利德。哥伦布只能拖着病残的身躯紧紧跟随。他在给国王的信中抱怨说：“这就是我的命运。在 20 年的服务中，我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和危险，而我的收益为零。”“我尽了我的一切努力，剩下的只有仰仗上帝了，上帝总是在我需要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

虽然他认为他没有得到他在第一次航行时与西班牙国王达成的协议中所应该得到的那一份，但他的收入仍然相当可观，经济上并不拮据。哥伦布 1502 年 2 月在致教皇的信中曾经表示愿意装备“5 万人和 5 千匹马去攻打它（耶路撒冷），并接着在五年内连续装备 5 万匹马和 1 万人。”

他在遗嘱中留下一笔钱资助他希望中的一次新的十字军远征，收复在异教徒占领下的耶稣的陵墓。他也曾为和他一起参加远航的水手们向王室索取拖欠他们的薪饷。

哥伦布的健康每况愈下，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他于 1506 年 5 月 19 日口授了遗嘱，确立唐·迭戈为惟一继承人，让所有的亲人包括他未经合法婚姻生育的次子费南多和他的母亲贝特丽丝以及两个弟弟都能受益。费南多继承了父亲的全部书籍，他后来又把这些书籍连同他自己收藏的图书遗赠给塞维利亚教会。一些带有哥伦布亲笔旁注的珍贵图书至今还保存在那里。5 月 20 日，病情突然恶化，哥伦布的两个儿子、小弟弟和几个亲密朋友：迭哥·门德斯、巴托罗缪·费思奇都在床前侍候。牧师来了以后，举行了弥撒，作过祷告。哥伦布复述了上帝的最后一句话“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以后就去世了，终年 55 岁。他至死都认为自己是发现的是亚洲大陆。

哥伦布的葬礼十分简朴，没有僧侣，也没有显要人物参加。他的遗体先埋葬在巴利阿多利德。1509 年移葬塞维利亚奎瓦斯修道院，在那里保存了 30 年。1514 年，根据他在遗嘱里表示的愿望，他的遗体越过大西洋迁往圣多明各，安葬在当地的一个教堂的祭坛旁边，在那里保存了 250 多年。1795 年 7 月 22 日，由于巴塞尔条约的签订，圣多明各属于西班牙的那一部分割让给法国。西班牙政府将哥伦布的部分遗骸装在一个未加标志的铅质棺材中安放在哈瓦那的一个教堂里。后来由于和美国交战失败，西班牙在 1898 年将古巴割让给美国，又将其遗骨运往塞维利亚的一个教堂里安葬。1877 年 9 月 10 日，在圣多明各教堂神坛的北侧发现了一个标明是哥伦布遗骸的棺材。但权威的研究者对此意见分歧。有人认为他的墓地曾经多次被挖掘，遗体下落不明，成为历史学者激烈争论的话题，至今尚无定案。

哥伦布的继承人——长子唐·迭戈继续为他的家族应得的荣誉和权益而奋斗。哥伦布死后，他继续担任国王的侍卫官。1509 年，在他 25 岁那年娶了一位贵族出身的小姐——唐尼亚·玛利亚·艾尔瓦利丝·德·托

列多为妻，他与国王的关系更加亲密而牢固。

经费迪南国王批准他继承了其父“印度”群岛统帅的头衔。1509年，在奥维多之后被任命为伊斯帕尼奥拉岛总督，并在那里任职多年。他的行政管理能力确实比哥伦布高出一筹。在伊斯帕尼奥拉仍可见到他所建立的许多城堡遗址。他曾继续为其家族与王室进行的法律诉讼，为恢复新大陆发现者的权益而斗争。这一诉讼案一直拖到他死后到1536年才得以解决。

1509年，唐·迭戈前往伊斯帕尼奥拉就任总督时，他的同父异母兄弟费南多与他同行。但费南多的兴趣似乎不在探险而在学术方面。他在圣·多明各只待了6个月便返回欧洲。在后来的年代里他到处旅行，成了一个颇有名气的作家。他于1525年定居于塞维利亚，建立了一个藏有哥伦布图书的极有价值的图书馆。他写作有关于印度群岛史和哥伦布的传记。他死于1539年。

巴特罗缪·哥伦布在其兄长死后仍在宫殿中任职，地位颇高，在唐·迭戈担任伊斯帕尼奥拉总督期间他也去了那里，并于1514年在那里去世。

迭哥·哥伦布是家族中性格最温和的一个，他后来担任教士职务，1515年去世，安葬在奎瓦思修道院他哥哥的墓旁。

哥伦布发现了美洲，但由于偶然的原因美洲并没有用他的名字命名，虽然在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地方很多。

5 盖棺难定论

哥伦布的性格特征十分鲜明，对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人们历来褒贬迥异。

他作为一个天才航海家的伟大成就则是世所公认的；他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有目的地横渡大西洋，从而发现美洲对世界历史划时代的意义也得到世人的一致肯定。

在哥伦布的时代，航海技术还十分落后，他仅仅依靠十分简陋的工具和极不精确的海图，冒着生命危险毅然西航。他的决心来自于他对地圆说的坚信不疑。这可以说是一种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哥伦布先后四次往来于欧美两个大陆之间，历经磨难，最后都化险为夷，平安返航。他每次在航线的选取上都十分严谨而慎重。他采用了“等纬度航法”，即先往南或往北航行，找到预定的纬度，然后再东行或西行驶向目的地。他根据自己的航行经验，充分而又巧妙地利用了信风之力。如他的第二次美洲之行，从铁岛直航多米尼加，仅用21个日夜走完2600海里的海上路程，开辟了一条以后四个世纪中远航者所乐于采用的从欧洲驶向中美洲的最短航线。

哥伦布凭着无畏的胆略和丰富的经验，边探索，边勘测，边前进。他的海上定位和导航技术相当全面。他在帆船操纵技术上也达到了极其高超和娴熟的程度。哥伦布当之无愧地成为15~16世纪之交欧洲航海探险家中一名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

哥伦布没有受过多少学校教育，他的知识和技能主要是通过坚持不

懈的刻苦自学获得的，用今天的话说，他是一个完全依靠自学成才的典型。

哥伦布出生在海运十分发达的热那亚，从小热爱航海，渴望着去探索海洋的奥秘。这一志向成为贯穿他一生的追求。无论受到什么挫折，无论有多大的困难，无论遇到什么危险，始终矢志不移。

从少年时代起便到船上当水手，积累驾驶船舶航海的经验，从实践中学习有关海洋、水文、地理、气象、天文等方面的知识。从最“基层”干起一直到成为一名优秀的船长，进而指挥大型船队作跨越大西洋航行的“统帅”。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说，在哥伦布第一次西航成功返回西班牙的一次宫廷宴会上，有人对他说：“即使你不去做这件事，也会有其他西班牙人去做这件事的。”言外之意是你的西航没有什么了不起。为了反击这个人对他的有意贬低，哥伦布拿着一个煮熟的鸡蛋对同席而坐的人说：“先生们，你们有谁能把这个蛋直立起来？”在场的人怎么摆弄都不行。这时哥伦布轻轻把鸡蛋往桌上一磕，就把蛋立住了。有人不服气说，这不稀奇，人人都能做到。哥伦布反唇相讥：“是的，任何事情都是简单的，但那是在有人第一次做出示范以后。”

哥伦布成了永不停歇的探索者的化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航空航天展览馆中有一个展室，其标题用英、西、法、德、俄、日六种文字写道：“下一步向何方，哥伦布？”其中心思想是要继承和发扬哥伦布的勇敢精神，探索未知世界。其中的解说词如下：

“克里斯多弗·哥伦布 500 年前发起跨越未知海洋的探索 and 发现之旅，改变了整个世界。此前，欧洲和美洲无人预见过全然不同的文化的相遇。没人想象到‘新世界’的出现。

今天，我们居住的星球处处都有人的足迹；它的最边沿地区都已经住满了人；跨越浩瀚的海洋不过是举手之劳。我们已经进入太空，我们谈论着在月球和火星上定居。我们成了宇宙航行者。

我们还将继续进行对各个星球的探索吗？这一展览显现了今后 500 年我们探索和发现宇宙星球的前景。在我们作出有关未来的探索的决定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今后会面临何种挑战、选择和结局？”

哥伦布的性格顽强近于固执，为了实现西航到达东方的理想，他花了 18 年的时间，在欧洲各个王室中间往来奔走、呼吁。在此期间，他遭受过贫穷、绝望、耻笑、轻蔑、侮辱等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为了打通关系，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第一次西航率领的船员个个富于反抗精神，一旦遇到危险极易歇斯底里发作而又非常崇尚迷信，他用尽了各种手段才使他们就范，坚持航行到达大洋彼岸。

哥伦布对于名利的争夺是毫不手软的。这充分表现在他与西班牙王室从始至终的讨价还价乃至后来的法律诉讼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关于第一个看见陆地的奖赏的归属。明明是“平塔”号上的一个船员最先看见了陆地，但是哥伦布后来把这一“发现权”和每年一万马拉维迪的奖金据为己有。

哥伦布对于黄金的贪婪当然不完全是受他个人的品质所决定，而是代表着当时欧洲社会经济的一种普遍追求，但是这种贪婪却导致了他后来犯下的种种错误乃至罪行。

扩张海外商业贸易是哥伦布西航的原动力。当时的西欧商品生产和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一般交换手段——货币的需要剧增。在哥伦布之前，葡萄牙人十分热衷于非洲的黄金开发就是出于这种考虑。15世纪欧洲人发财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和亚洲贸易。欧洲在同东方贸易中入超很大，金属货币从欧洲诸国流向东方，这就更加深了欧洲贵重金属的匮乏。哥伦布在争取欧洲各国君主支持他的“印度”事业时，反复强调的是通过西航打开东方的门户，利用贸易换取他想象中那里的遍地黄金。他猜测在前往契丹和西潘古的途中会发现一些岛屿和陆地，也想借此尽量开拓西班牙国王的疆域。果然在刚一到达瓜那哈尼岛时，他下船伊使的第一件事就是：树立起西班牙王室的旗帜，宣布占领这个岛屿，并将其改名为圣萨尔瓦多。当他发现当地土著居民淳朴善良，对外来者友好和善，首先想到的是这些人可供驱使，以至后来将他们作为奴隶买卖。这样就在美洲历史上开了一个恶劣的侵略先例：发现即占领，占领即征服。所谓“发现”从严格意义上讲也只是以欧洲人而言，并不是说美洲这片大陆上当时荒无人烟。无怪乎有的学者对哥伦布“发现”美洲一说提出异议；有的学者提出“两个大陆相遇”，“两个世界文明汇合”的说法。但这是两种什么样的文明呢？一方面是对财富的极度贪婪，西班牙人是冲着黄金来的；另一方面是私有财产观念极其淡薄，过着简朴的毫无商品意识的生活。美洲印第安人的不同部族和部落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土地和一切生物的爱，他们把大地看作为生命的母亲，土地、空气、水都为所有人所共用，没有一个印第安人把土地作为个人的财产，禁止别人使用，没有一个印第安人会出卖他的大地母亲。而西班牙人和欧洲人在观念上则与他们完全相反。这样两种全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遇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是不难想象的。

当哥伦布一行人刚刚到达时，土著人对他们表现的是善意，从各方面给了他们帮助。可是印第安人给予的越多，西班牙殖民者的“胃口”越大，以至永无止境。这就必然导致印第安人的厌恶和反抗。而西班牙殖民者则用暴力对待他们。两个世界文明汇合的结果仍然是“弱肉强食”。

当哥伦布意识到在他发现的岛屿上黄金并不像他想象中那么多，而找到契丹、西潘古看来又遥遥无期时，他就十分积极地从事抓捕和贩卖印第安人的罪恶活动，想以此来弥补黄金的不足。他的这一做法甚至引起西班牙国王和王后的反感和制止，国王们并非对印第安人有什么同情心。显然，他们是出于对殖民地“长治久安”的统治的考虑。印第安人被作为奴隶买卖的惨剧愈演愈烈。

我们不怀疑哥伦布对宗教的虔诚。他西航的动机之一也是想把基督的教义传播到美洲的印第安人中去。但当他的这一想法和他想要取得尽可能多的黄金的目的相抵触时，他便完全背弃了基督教以仁爱待人的根本教义，露出了殖民主义者的本来面目。

哥伦布是一个经历复杂、优缺点都很突出的外向型人物，对他应该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历史的考查才能得出比较全面的评价。他将美洲纳入近代人类文明社会大家庭，是具有开拓意识和科学精神的伟大航海家。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功绩不单是发现美洲

这件事本身，而在他的“发现”带来的效果：促成了欧美两个大陆的文明的融合，促进了美洲社会历史的转折，充当了美洲社会变革的催生婆。他的过错是推行殖民政策给印第安人带来深重的灾难。但据此全盘否定他也是不科学的。过分强调历史评判法则，只注意其历史进步性，而忽略道德标准，看不到其客观进步性是建立在非正义行为基础上的，就不能揭示出阶级对抗社会历史悲剧的原因。

“功”不可没，“过”也不能不究，但必须以事实为根据。

哥伦布是一个争议很大的人物，这种争议还将继续下去。下面的两种评议反映了对哥伦布发现美洲意见的分歧：

“世界历史上仅次于基督诞生和逝世的最伟大的事件。”（弗郎西斯科·洛佩斯·德·戈马拉——西班牙历史传记作家，1552）

“哥伦布航行到达美洲开了欧洲海盗行径、残暴、奴隶买卖、屠杀、疾病、征服和种族文化灭绝的先河。”（美国图书馆联合会，1990）

18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400周年纪念日第一次非宗教性质的世界节日。在美国，哥伦布被誉为“自由的先驱”。罗马教廷则强调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对传播罗马天主教的重要性。“在1892年，不管各地的纪念活动有何差别，被称颂的人毕竟是哥伦布”。而当1992年500周年纪念日到来时，对哥伦布的评价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下面的两篇针锋相对的短文是就该不该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500周年而发表的。

迈克·伯林内克斯在1991年12月30日《洛杉矶时报》上写道：

“哥伦布没有发现美洲，因为几千年来就有人生活在这里，这个观点从政治上说是正确的。更为糟糕的是断言哥伦布的主要遗产是死亡和毁灭……”

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吗？是的，从哪方面来说都是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眼光在1492年以前没有投向美洲。它意味着：哥伦布使美洲为文明世界所注意——也就是为西欧文明所注意。当时的西欧正迈入一个伟大创造、科学成就和哲学勃兴的时代。而最终的结果是美国的诞生……

1492年以前，现今的美国罕有人烟，没有被利用，更没有被开发。居民主要是游牧狩猎者和采集者，日复一日食不果腹。几千年中没有变革，没有增长，没有车轮，没有文字，谈不上农耕，定居点稀少，但流血的战争却永无休止。除极少数例外，生活艰难困苦，生命短促。

受到诬蔑的西方文化无论造成了什么样的问题，也带来了巨大的难以想象的利益。没有这些利益，今日的大多数印第安人会遭受贫穷的煎熬甚至没能生存下去。

应当赞扬哥伦布，这样做也就是赞扬西方文明。但是批评家们不愿意赞扬他，这是他们反对将哥伦布作为美洲发现者进行纪念的真正原因。批评家们的真正目的是诋毁西方文明的价值，颂扬体现美洲印第安人部落文化中的原始主义、神秘主义和集体主义。他们抨击西方的光荣为“欧洲中心主义”。他们声言，我们应当用将一切文化看作在道德上是平等的多元化主义代替对西方文化的尊重。而事实上，他们并不是……

隐藏在反哥伦布的这一伙人的政治集体主义背后的是一种对人性的种族主义观点。他们声言一个人的认同首先是种族的：如果有人认为他的祖先是好人，那么这个人就会认为他自己也是好人；如果有人认为他的祖先是不好，那么他就会自惭形秽。但是这一套是不成立的。一个人的祖先的成败与他作为一个人的价值毫无关系。”

整篇文章充满了对所谓“西方文明”的狂热的不加分析的赞颂，带有浓厚的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味道。

另一位作者汉斯·科宁在 1991 年 8 月 14 日《纽约时报》上写道：

“令人痛苦的事实是，对印第安人来说，第一次相遇很快就成了最后的相遇。加勒比的印第安人在两代人的时期内就被西班牙发现者消灭殆尽。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改宗天主教，而这据说就是那些航行的原动力。他们一次就被绞死 13 人，据西班牙的原始文件说这样做是“为了向耶稣基督和他的 12 门徒致敬。”

当他们不能按季度交纳分配的金砂定额时，他们的双手被砍掉。他们的酋长被架到绿色的树枝燃起的火堆上炙烤。他们痛苦的呼喊使西班牙人睡不着觉，于是他们的舌头被插进木条。在第一次登陆后十年，饱受痛苦的幸存的土著人开始吞噬毒草以自戕。

是的，克里斯多弗·哥伦布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航行到美洲的欧洲人。但是哥伦布在流血的历史上掀起了一次次空前的贪婪、残酷、奴役和屠杀的暴行。他组织了对美洲土著人的种族灭绝。事无巨细，他都表现出极度的卑鄙、残酷和贪婪。

我在这里不是要发表过激的言论。以上所述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你们能在哥伦布的儿子们的日记中，在一位当时西班牙主教和历史学家巴托洛缪·德·拉斯·卡萨斯的著作中，在大量的其他文献中找到许多这样的记述。

放弃国家珍贵的传统信仰可能是一件憾事。但是我们再也不能怀着良好的信仰纪念这个人 and 这件事了。我们应当睁大眼睛看我们的过去。

显然，站在不同立场的人对哥伦布的看法是各不相同的。

